

穿越1945——美國之音獲獎紀錄片 訪談紀實(下)

美國之音

樊冬寧

美國之音

華盛頓

穿越1945—— 美國之音獲獎紀錄片訪談紀實(下) © 美國之音.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where otherwise noted.

This book was produced using [PressBooks](#)

目錄

下冊序：不容青史盡成灰！

名將後代的回憶

學者專家的分析

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廣島之行

兩岸的轉捩點？

第一章 白先勇憶白崇禧：台兒莊與崑崙關

戰神出將入相 白崇禧提持久戰略

醉臥疆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桂林米粉的滋味

湘桂大撤退

「李白」台兒莊大捷 蔣介石吃味

中共開始解禁 真相浮出水面

台灣紀念抗戰勝利 情緒複雜

回憶戰爭 是為了阻止下一場戰爭

第二章 張道宇憶張靈甫：從萬家嶺到孟良崮

74軍與萬家嶺大捷

從未謀面的父親

你的英烈 我的戰犯

張靈甫與妻訣別書

尋找父親的遺骨

照顧老兵、出書紀念父親

抗戰影片「加油添醋」 劇情不符史實

黃埔後代聚台灣 延續父輩情誼

第三章 薛昭信憶薛岳：長沙大戰失眠夜

拼湊父親的容顏

長沙大戰遭父喪 夜不成眠

《長沙保衛戰》

創「天爐戰法」 誓死保衛長沙

與蔣介石微妙的將帥關係

八年抗戰打造「戰神」傳說

成長過程少了父親身影

薛岳與陳納德的戰地情誼

戰神之子相見歡

撤退台灣之後 遠離權力中心

殺敵毋論多 比壽我最長

沉默的父親 永遠的驕傲

薛岳在大陸比台灣出名

第四章 孫安平憶孫立人：遠征軍與將軍玫瑰

父親與他的38師

懸崖墜馬 大難不死

孫立人受美軍賞識

命運的轉捩點

軟禁生涯

將軍玫瑰
以智取勝 以德服人
父親身影仍縈繞
接蔣介石上岸
父親是冤枉的

第五章 吉民立憶吉星文：從盧溝橋到八二三砲戰

歷史錯誤可以原諒 歷史真相不能遺忘
抗日「大刀英雄」吉星文 金門砲戰陣亡
紀念七七抗戰精神 思索當年為何而戰
父親們或許也在天上舉杯同慶
和父親的最後一面 日曆仍停留那一頁
英靈永存 撥亂反正

第六章 胡為真憶胡宗南：天下第一軍扼腕延安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淞滬會戰 第一軍損失慘重
整合地方力量
訓練敵後遊擊作戰
阻止蘇聯在新疆擴張 平定甘肅
進攻延安 毛澤東的茶水還是溫的
只差四百公尺歷史就會不同
抗日導致國民黨痛失江山
美中之間的盟友關係
中華民國抗戰對世界各國的貢獻
美軍肯定胡宗南
戰後的遺留問題

第七章 沈呂巡談抗戰外交：承擔與感恩

九國會議與八百壯士
抗戰外交與飛虎隊
陳納德與飛虎隊
李頓調查團
史迪威事件
廢除不平等條約
杜立德東京大轟炸
美中並肩作戰
台灣與抗戰 一言難盡
兩岸抗戰話語權之爭
尊敬抗戰老兵 正確認識歷史
檢討戰後安排得失 盱衡當今國際時勢
回顧與展望 承擔與感恩

第八章 卜睿哲談美中台關係：以史為鑒

珍珠港改變美國外交戰略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空軍與陸軍戰略之爭
美中同盟的矛盾
戰後美中互不信任
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
被遺忘的盟友
美戰略改變 中日敵友角色互換
戰後安排影響今日亞洲局勢
「台灣主權未定論」

台灣躲過一劫
中共大閱兵 改寫歷史
國共新仇舊恨 牽動兩岸關係
中日是否有可能再戰？
日本對戰爭的反省
戰爭的教訓

第九章 芮納·米德：被遺忘的盟友

你所不知道的八年抗戰
中國為何被遺忘？
國共內戰
真相被冷戰的黑洞吞噬
戰後中日情勢逆轉
戰後重建秩序 歐亞情況不同
究竟是誰打贏抗戰？
美國對華援助
陳鴻銓將軍讀後感

第十章 黃介正：戰爭與和平

二戰洗刷中國百年屈辱、收復失土
台灣紀念抗戰 尊重歷史、尊重老兵
同盟作戰的信物 中緬印徽章傳承至今
兩岸應放下己見 共同紀念抗戰
緬懷歷史 面對未來
珍惜和平 勿重蹈覆轍

編後語：記取教訓 展望未來

八年抗戰與美中天關係
戰爭的三個啟示
二戰的遺留問題
來不及說的故事

下冊序：不容青史盡成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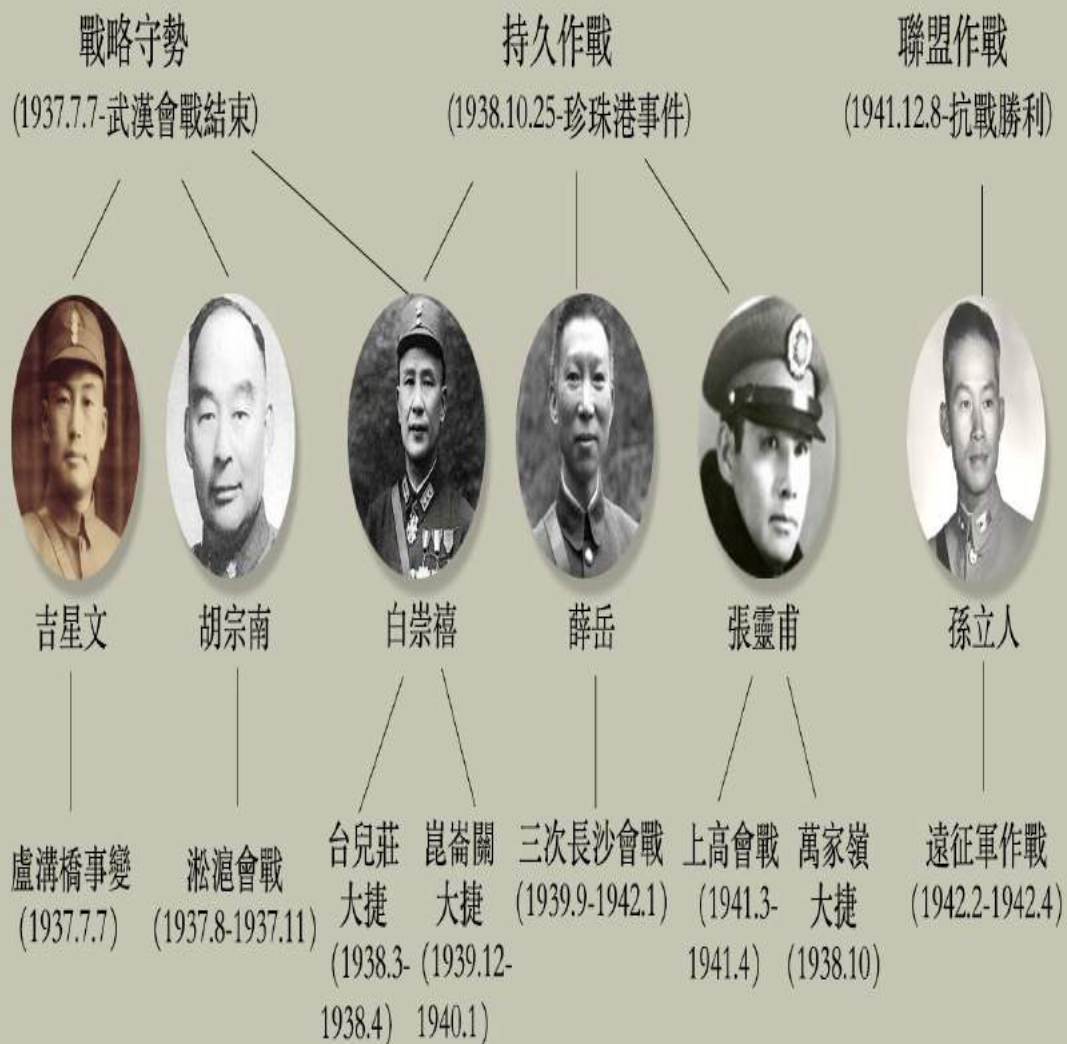
作者2015年前往台灣拍攝《穿越1945》紀錄片的過程當中，最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不容青史盡成灰！」數十位受訪者，包括抗戰老兵與專家學者，大多認為，八年抗戰這段歷史，在70多年後的今天，普遍受到人們的漠視與淡忘。而曾經參與那場戰爭的老兵們，還在世的也都已經年近百歲，紀錄與保存相關的口述歷史，真的是在跟時間賽跑。因此不論是在英美還是兩岸，都有許多受訪者不約而同地大聲疾呼：「千萬不要讓這段歷史被掩埋、扭曲或遺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讓年輕的下一代知道當年抗戰的歷史真相。」

不過，對有一群人來說，那場戰爭是他們的集體記憶，是一段「無法被遺忘」的歷史，因為那場戰爭與他們的成長的過程、思想的型塑與心靈深處的回憶，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他們是抗日名將與烈士的遺族。

名將後代的回憶

本書下冊收錄《穿越1945》紀錄片與抗日名將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張靈甫將軍之子張道宇、薛岳將軍之子薛昭信、孫立人將軍之子孫安平、吉星文將軍之子吉民立以及胡宗南將軍之子胡為真所進行的深度訪談，希望通過他們描述父親的事蹟以及對父親的回憶，讓大家從人性的角度去瞭解這場苦難的戰爭對下一代的影響。（下圖試以抗戰三階段作為時間軸，簡要介紹本書中六位抗日名將曾經參與的重要戰役。）

抗日戰爭階段劃分及關鍵戰役將領



(以上僅為紀錄片中提及之戰役與將領)

學者專家的分析

本書下冊前六章從抗日名將後代對父親的回憶與人性化的角度去回顧這段歷史，而最後四章則是藉由專家與學者的分析，帶領讀者從更宏觀的角度去了解這場戰爭的影響。在第七章當中，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從一位外交官的角度去看這場攸關兩岸命運與國際局勢的重要戰爭，同時提供許多珍貴的史實以及外交小故事；第八章的主角是非常熟悉美中台關係的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博士，他為這段歷史補充了美國的角度，並分析這場戰爭對現今東亞局勢的影響，提醒我們以史為鑒；在第九章當中，我們特別訪問了《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作者、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芮納·米德；最後一章，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黃介正教授除了以戰略的眼光分析二戰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也語重心長的呼籲讀者珍惜和平、切莫重蹈戰爭覆轍。

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廣島之行

“ 71年前，一個晴朗無雲的早晨，死亡自天而降，世界為之改觀。一道閃光，一堆火焰毀滅了一座城市，顯示人類擁有自我毀滅的手段。我們今天為什麼來到這裡，來到廣島？我們來，是為了悼念死去的受難者，也是為了思考人類的未來。我們有共同的責任直視歷史的眼睛，有關廣島原爆的回憶絕對不能被遺忘，我們可以選擇跟孩子們講述一個不同的故事，我們要創造一個無核的未來，廣島的苦難不應該被視為核子戰爭的開端，而應該被視為人類道

德覺醒的開始。

”

—— 美國總統歐巴馬

《穿越1945》電子書繁體版即將出版之際，美國總統歐巴馬展開歷史性的日本之行，2016年5月27日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同前往廣島悼念原爆受難者，讓人們的視線又重新回到70多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1945年8月6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擲第一顆原子彈。歐巴馬則是第一位在任期內訪問廣島的美國總統。而值得深思的是，當年被美國投擲原子彈的日本，從敵人變成了美國的盟友，而當時與美國並肩作戰對抗日本的中華民國，則成為被「遺忘的盟友」。



歐巴馬總統在廣島和平紀念碑獻花後，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握手致意（路透社）



歐巴馬總統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發表演說後，擁抱91歲的原爆倖存者（路透社）

兩岸的轉捩點？

與此同時，中華民國第一位女總統蔡英文剛剛在2016年5月20日發表她的就職演說，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兩岸關係處於一個分水嶺，面對重大

的轉捩點，未來充滿了不確定，但過去的歷史是一面鏡子，作者希望藉由《穿越1945》上下兩冊電子書，讓大家在緬懷歷史、面對未來之際，更加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因為眼前的幸福，是由許多上一輩的犧牲所換來的，你我都有責任守護這份得之不易的和平穩定。

本書作者、《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

樊冬寧

05.27.2016

寫於華盛頓

第一章 白先勇憶白崇禧：台兒莊與崑崙關



“

湘桂大撤退，我們是最後一班車，火車上面爬滿了人，開都開不動，日本人在後面追，一直轟炸、轟炸，火車轟隆隆地前進。車上擠得不得了，我祖母90歲，我外婆70歲，幾個老人家，還有我的小弟還抱在手裡，那真是一幅流離圖啊！

2015.7.8

台北

”

—— 白先勇

前言：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樊冬寧赴台灣專訪抗日名將白崇禧之子、著名台灣作家白先勇教授。白崇禧將軍在抗戰期間擔任中華民國國軍副總參謀長，指揮過多次大小戰役、戰鬥，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台兒莊與崑崙關大捷，之後曾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白先勇教授2015年舉辦了一系列《民國與父親》、《戰爭與記憶》的講座，講述白崇禧將軍的事蹟與他對父親的回憶。作者與白先勇教授的紀錄片專訪是在台北東區一家隱身於巷弄之間、十分幽靜的「相思李舍」咖啡館進行，白先勇教授在濃濃的咖啡香之中向我們娓娓道來他對父親的回憶……

戰神出將入相 白崇禧提持久戰略

記者：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您舉辦了《民國與父親》、《戰爭與記憶》講座，是否借此懷念父親？

白先勇：我父親白崇禧將軍跟民國史可以說是息息相關。從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開始，他18歲就參加武昌起義，然後北伐，他是從廣州領軍，一直打到北京，最後完成北伐，那時候他35歲。所以說中國統一那一刻，至少暫時統一那一刻，是他完成的，從廣州打到山海關。

然後抗戰的時候，他是第一個地方的軍事領袖飛到南京，參加抗戰。那時候是蔣委員長號召抗戰。七七抗戰，他8月4日就飛南京了。飛南京的時候，日本的報紙頭條登出來說「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所以日本人對他也有所認識的。

抗戰八年，白崇禧將軍從頭參加到尾，他對抗戰的貢獻可以說有兩方面：一方面他是軍事將領，可以奔馳疆場、克敵制勝。另一方面，他個人的軍事才能是出將入相，他也是個軍事戰略家。他是蔣委員長的最高軍事幕僚長，也是副總參謀長。他制定的一些對日的大戰略，很重要。在武漢軍事會議的時候，他提出來「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以遊擊戰輔助正規戰，對日本人作持久戰」，被中央軍事委員會採納，就變成了抗

日的大原則，影響很大。

因為中國軍隊跟日本軍隊在軍備上、訓練上、紀律上差很遠，你怎麼對付這麼一個入侵的強敵？用這套戰略把日本人拖垮，把日本人的補給線拖長。日本人要閃電戰，中國打的是持久戰。

白崇禧將軍作為一個很有名的將領，打了幾個很有名的戰役，他都是共同指揮，或者是他自己指揮的。像台兒莊大捷，他和李宗仁共同指揮的。那是關鍵性的一戰，八年抗戰中，第一次打勝。武漢保衛戰也很要緊，幾個月的保衛戰很要緊。再下來就是崑崙關大捷。

真正說得上打敗日本人、戰勝日本人的就是台兒莊和崑崙關，這都是我父親指揮的。一直到最後桂林保衛戰的時候，他是從頭打到尾。而且參與制定很多戰略，那時候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還很好，所以蔣還蠻倚重他的。

記者：白崇禧將軍有「戰神」之稱，殲滅很多日軍。他是怎樣帶領他的部隊打勝仗的？

白先勇：作為一個名將，他有他的一種人格，所謂兵隨將轉。據說，他有個特點，他可以帶任何軍隊。本來說他是新桂系的重要人物，大家以為桂系下面都是廣西的兵。其實不然，他其實帶廣西兵的時候還很少。他可以帶中央軍，其他的軍隊，他都可以統領。那些軍隊對他，對白崇禧有一種信任。所以他一來，大家好像士氣就高了。因為他有「常勝將軍」的聲譽嘛。

打仗打士氣，軍隊的士氣最要緊。還有紀律，我父親治軍嚴格，言出必行，軍令如山。另外呢，他常常是大戰略。從統一廣西、北伐、到對日抗戰，他面臨的都是比他強的敵人。北伐的時候，孫傳芳、五省聯軍，都是軍隊比他多很多，都很強勢的。打日本人，他以戰略取勝。

記者：持久戰，國民政府說是蔣委員長提出來的，毛澤東也有《論持

久戰》。您說是您父親提出來的，究竟真正的史實如何？

白先勇：這個持久戰，我父親應該是有版權的，的確是這樣的。因為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有寫，這個他不會錯的。這是1938年在武漢最高軍事會議上，他提出來的。我也聽他講過這個事情。為什麼要持久戰呢？他說，他看日本人那時候的軍備是壓倒性地勝過國軍。他們有幾千架飛機，而且都是很好的飛機。國軍才300多架，300多架裡面能起飛的才100多架，上去很容易被打下來。沒有制空權，只有挨炸的份。日本的陸軍，訓練和紀律是有名的，軍備、炮火也是壓倒性的。國軍那時候，是雜牌湊起來的，那些軍備都是從各國搜集來的。在這麼一個以弱對強的情況下，父親就想怎麼樣才能把這個強敵打垮。

他研究世界各國戰史。他說，能借鑒的就是拿破崙入侵俄國。俄法戰爭的時候，拿破崙席捲歐洲。俄國人那時候很落後嘛。可是俄國人有一套戰略，把法國軍隊往俄國內地拖。俄國的強項和中國一樣，廣大空間。法軍往內拖，補給線長啊，消耗戰，補給不上了，冬天一來就被打得……而且還有一點，俄國人在敵後用遊擊戰去騷擾法軍，全民戰爭，民間都是遊擊，這跟中國的情況很類似。

中國怎麼把敵後變成前線？我父親研究遊擊戰，他也提出建議，後來軍事委員會也採用了，把三分之一的軍隊變成敵後遊擊隊，從敵後去打他們。所以，俄法戰爭對我父親有很大啟示，用這一套對付日本人。日本人要閃電戰，速戰速決。我們這一套戰略就是拖。

記者：所以這個持久戰的戰略，是白崇禧將軍提出來的，然後獲得國府軍委會採納？

白先勇：對啊。毛澤東也有一套他的持久戰略。不過你要想想，那時候國民黨的軍隊不可能去採用共產黨的軍事戰略的嘛。用自己的一套嘛，不可能採用共軍的。

醉臥疆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記者：怎麼看抗戰勝利70年之際，北京說他們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白先勇：胡錦濤自己承認過的啊，在抗戰60週年的時候他自己講的，他說主戰場是國軍領導的，敵後、大後方是共產黨遊擊戰。這樣講比較公平。

國民黨方面，看看數字嘛，大會戰有22場，戰役有1,100多場，都是國軍打的。官兵死了300多萬，將官260多，上將死了六名。國民黨的將官，像是張自忠將軍啊，這些人都是身先士卒，那真的是「血肉長城」啊。拿什麼去擋？制空權也沒有，只有挨炸的份。不能跟他正面衝突的，正面衝突傷亡太重，所以只能迂回戰嘛。所以要打遊擊戰，所以要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拖他、消耗他。

所以日本軍隊在中國大陸經常有120萬人陷在泥沼裡面，動彈不得。它沒辦法讓這個軍隊去侵略東南亞，或者是侵略俄國，它陷在中國了，被牽制住了。它從日本本島、從台灣，從東北運戰略物資。

國軍的每一場戰役都慘得不得了，一方面慘烈得不得了，一方面那真是勇敢啊！空軍，他們知道一飛上去，是不會回來的，那種飛機。那些真是熱血青年啊！想想就掉淚。20來歲的，飛上去，自己都曉得是回不來的了。

記者：除了父親的事蹟，也請您談談兒時對父親和這場戰爭的記憶。媽媽會不會很擔心白崇禧將軍每回一去到戰場上，可能就無法再回來？

白先勇：從前我們不懂，不懂媽媽心中有多沉重。但是後來我母親經常吟一首詩：「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疆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我到長大了才懂，我父親每次到疆場去，我想她很擔心。

桂林米粉的滋味

所以每一回我父親打電話回來，我母親都是跑著去接電話……跟父親通電話的時候，還一面說「好、好、好」，知道他還活著，或是聽他說打了什麼勝仗。每次我父親一回來，打完仗回到家的時候，我母親一定是把我的大伯媽請來，我的大伯媽是個名廚，做飯做得很好吃的。那時候我們家就大吃米粉，桂林米粉，我爸爸最愛吃桂林米粉。父親就穿著那種披風，很神氣的那種。大概是打了幾個勝仗回來的那種威風。

湘桂大撤退

我還記得，最後桂林淪陷了，湘桂大撤退，我們是最後一班車，火車上面都爬滿了人，開都開不動，日本人在後面追。車上擠得不得了！一車廂的人都是我們的人，我母親帶領的。兩家，我祖母90歲，我外婆70歲，幾個老人家。還有我的小弟還抱在手裡，那真是一幅流離圖啊。而且好緊張啊，日本人天天趕在後面。後面一直轟炸、轟炸，火車轟隆隆地前進。那時候好多山洞嘛，走到山洞的時候，可憐，頂上的人不提防，太矮了，把人都刮走了，頭都沒有了！

桂林，我們走的時候一片火海，我們自己燒的，「焦土抗戰」，自己先燒掉，太慘了！大遷徙，大流離，從來沒有過。你看以前元朝、清朝入主中原，一下就打過來了嘛。這一下拖了八年，從東北到廣西，大片的國土，都牽涉了。沒有意志力那是撐不住的，算上那個九一八事變的話，就不只是八年，而是14年了。



湘桂大撤退



一片火海的桂林

「李白」台兒莊大捷 蔣介石吃味

記者：關於美國對華援助，令尊白崇禧將軍是新桂系的，他的軍隊裡面有沒有美械裝備或者是美軍顧問？您有沒有聽父親說過任何跟美軍相關的記憶或者是小故事？

白先勇：廣西好像很少，都是在中央軍區了，大部分是中央軍，第五軍啊、新一軍啊、遠征軍啊，中央的軍隊。

記者：這也接到另外一個話題，就是說，事實上，白崇禧將軍的軍隊並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李」、「白」在台兒莊打了這麼漂亮的一個勝仗。後來令尊和蔣介石的關係如何？

白先勇：這個問題蠻有意思的。按理說台兒莊是那麼重要的一個勝仗，現在回頭來看，它還算是徐州會戰的一部分。徐州會戰開始撐不住，沒有台兒莊這樣擋他們（日本）一下，武漢岌岌可危。本來華北已經被他們佔領了，八一三以後上海又淪陷了，如果在這邊沒有頓挫它（日本）的銳氣，它一路下來，武漢都打得非常危險。那中國是不是垮掉，就非常難講了。

所以台兒莊太重要，它雖然看起來規模不大，可是對全國的士氣，等於是讓全世界刮目相看，這個很要緊。等於是整個國家，用句英文來說是「galvanized」，一觸電，就全起來了。可以給中華民族信心的是，這麼強的強敵，我們也可以打敗；這麼弱、這麼落後、這麼雜牌的軍隊，也可以讓這麼一個強敵吃一個大敗仗，這個意義非凡。

蔣是很注意這一仗的。我父親在戰前調兵遣將，蔣都支持的。把桂軍給調到那邊去，川軍也給調到那邊去。那時候，軍隊不足啊。在台兒莊開戰的前夕，蔣就跟我父親一起飛到徐州，一方面是視察前線鼓舞士氣；第二呢，留下來協助李宗仁指揮。他曉得我父親的軍事才能嘛。而且「李」、「白」經常合作，有很好的機會。

打勝了以後，全國歡騰，可能有點出乎蔣委員長的意料之外。武漢大遊行，10萬人，高舉「李」、「白」的放大照片。一下子，一夜之間，李宗仁、白崇禧又變成抗日英雄了。前幾年，蔣介石跟桂系打仗，「李」、「白」還被定性為叛將，這幾個叛將啊，一下子變成了抗日英雄。

委員長心中也相當微妙，所以他就下了一個手諭，意思就是說，這不過是個小小的勝仗，不要高興得太早，大家要繼續努力。後來他在日記裡面也這麼說，外面放炮仗，他很煩。哈哈，用英文說就是 annoyed。他好像叫政治部不要宣傳。

那時候有個很有名的作家叫老舍，他很會寫大鼓詞的。台兒莊以後他很高興、很興奮，他就寫抗日將軍李宗仁什麼什麼的歌頌他。後來政治部部長陳誠看到這首歌頌台兒莊大捷的大鼓詞，就下令把這份出版品給扣下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不能歌頌個人。蔣啊，多少有點吃味吧？

記者：對日抗戰期間，軍民犧牲那麼慘，可是上面的人在戰爭中的人性反而顯得很微妙，包括了蔣介石跟「李」、「白」，還有蔣介石和美國之間，都很微妙的。

白先勇：我可以這麼講。他信任他的嫡系部隊比其他部隊多。的的確確是黃埔軍隊把他成功從北方帶起來。他抓緊了黃埔這些他手下的部隊，他底下部隊對他很忠貞。他用人，忠貞不忠貞很要緊的。

所以他跟我父親的關係很複雜。一方面很倚重他，一方面又不信任。抗戰前四年，他讓我父親打了很多仗啊，甚至於做桂林行轅主任，可以說大權都交給他，三、四、七、九這四個戰區，都在他管轄下，西南半壁。後來，後四年，就把我父親調到重慶去當軍訓部長，基本上是沒有讓他帶軍隊了。

記者：蔣介石跟你父親這種複雜的關係，也一直延續到後來白崇禧將軍到了台灣。這一段你有什麼瞭解？

白先勇：這一段我的感觸很深。因為在國共內戰的時候，一直到1947年底，他們倆關係還好。否則，他不會派我父親來處理二二八事變。一直到1948年初的時候選總統，我父親幫了李宗仁，而且把蔣心中的那個副總統人選給擊敗了，這下他面子非常下不來。這讓人覺得桂系很厲害。他於是感受到威脅了，一個是副總統，一個是國防部長。所以就把我父親國防

部長的職位給拿下來，去當剿匪總司令。當然這裡邊講起來很長了，很長的恩怨，還牽扯到淮海戰役。



白崇禧與蔣介石

中共開始解禁 真相浮出水面

記者：您在中國也有講學，談《民國與父親》，大陸的年輕人聽到這樣的史觀，是不是有不同的反應？「不對啊，我們小時候聽到的好像不是這樣？」

白先勇：他們有非常不同的反應。我在東南大學的時候做演講就講到，我不知道他們的教科書是怎麼寫我父親提出來的「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和持久戰的，我說是我父親提出來的這個。下面一片譁然，哈哈，學生譁然：「哎呀，這是毛主席講的」。很好玩。後來我就

說，不錯，毛主席也講過，但好像史學家考證以後，覺得我父親比毛主席說得早一點，而且那時候也不可能採用毛主席的。下面的學生拍手：「原來是這樣的」。

記者：您怎麼看兩岸之間對抗戰歷史的詮釋？共產黨說共產黨的，國民黨說國民黨的。

白先勇：我想，歷史就是歷史，歷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的就是偽史，是政治宣傳。歷史要靠歷史文獻，包括口述歷史，包括影像、錄音，包括檔案，這些東西都在的。不存在中國，也存在外國，也存在台灣、日本、美國。這些東西你翻不了的。

數字也騙不了人，22場會戰是國民黨打的。而且現在的網路這麼發達，中國大陸青年的資訊也都接受得很多，他們也很好奇，他們也覺得歷史真相要慢慢地還原起來，一下子兜過來不容易。我想今年（2015年）他們（北京）能夠舉行這麼隆重的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我相信，最後會是個轉捩點，很多地方會有突破的。

不管官方怎麼講，據我瞭解，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做自己的一些紀錄片、訪問。從前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不可能的。一些老兵，這些國民黨的老兵，在大陸好慘的，但現在也至少終於有人關注他們了。所以這些都是一點點地往前走。我相信，歷史的真相，歷史的趨勢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最近，他們出版了有關我父親的兩本書，我寫的書《父親與民國》，在大陸出版。他們除了文字上面有些更動以外，幾乎600張照片，沒有動，也沒有刪改。這些照片是他們頭一次看到的，要緊啊。這真是個大突破，它讓你出這本書，簡體版的，這在過去根本不可能。出版以後，我們接著就在南京開了一個研討會。在哪里開呢？在老總統府。而且誰主辦呢？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主辦，這些都是大突破。

記者：即便是官方還是有些沒鬆口，但是地方已經有這些研討會和紀

錄片，慢慢開始瞭解歷史真相了。

白先勇：那也是官方在某種程度上默許的，他可能不方便很正面地出來講。還有一點我覺得他們的確有突破，他們的CCTV是他們最官方的媒體了。我看到了近兩年，做了兩個關於我父親的節目，談我父親一生的軍旅生涯。尤其還有另外一個很有意思，講我父親和林彪之間，這兩個將領打來打去，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打到廣西。而且誰製作的呢？CCTV軍事頻道，他們的國防大學做的。

記者：講林彪跟白崇禧？

白先勇：解放軍做的。而且更叫人驚訝的呢，是很客觀，沒有大的扭曲，比台灣還要客觀。台灣對我父親的歷史不見得有這麼客觀的評述。他們承認我父親是國民黨的第一戰將，也提了毛澤東對我父親的評價是「中國境內最陰險狡猾的軍閥」。因為我父親在1949年的時候在湖南青樹坪打敗了林彪。毛澤東很氣，就講了這句話。這些節目裡面都有。所以我覺得，以我父親個人作為例子，中國大陸漸漸地在突破、在轉變，肯定要有一些時間，但是他們的確在轉變當中。

台灣紀念抗戰勝利 情緒複雜

記者：中國大陸今年拍的有關抗戰的電視劇、紀錄片、影片非常多，有幾十部。你怎麼看北京用這麼強大的文化力量去紀念、詮釋這場戰爭。相對來說，台灣這邊做的似乎沒那麼多。

白先勇：台灣很奇怪。這個仗是國民黨打的，國民黨怎麼好像自己放棄了發言權。犧牲這麼多人，怎麼會這個發言權不拿在自己手裡頭？我覺得台灣現在還是國民黨執政嗎？國號還叫中華民國嗎？中華民國國民黨執政的政府為什麼不大大地做這個來紀念抗戰勝利？應該老早做的。拍各種的影視、出各種的書籍、開各種的研討會。他們有小型的，很零碎，而且有點急就章的味道。應該是大規模的，像共產黨的那個樣子。

記者：這段歷史在台灣似乎受到漠視與淡化。這是否牽涉到台灣不同族群與意識形態之間對紀念抗戰勝利有不同的觀感？有人甚至覺得，我們為什麼要紀念抗戰勝利？

白先勇：有這麼一個說法我覺得非常荒謬，就是好像抗戰勝利和台灣沒有關係。怎麼沒有關係？沒有國民黨下面的人犧牲這麼慘重，讓日本投降，今天台灣還是殖民地，還是日本的殖民地。難道台灣的人民還願意當日本的殖民地嗎？這怎麼會和抗戰沒有關係？是這麼多人的犧牲得來的。

我覺得不要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影響對抗戰勝利的態度。這是全民族的，抵抗外族的一場聖戰，除非你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你想當日本人，還懷念當日本人。否則當然應該對這段歷史有一定的公平跟尊重。

記者：台灣有統獨的意識形態跟省籍情結，加上2016年又要舉行總統大選，所以你談紀念抗戰勝利，難免會與政治扯上關係。你怎麼看這種情形？

白先勇：我覺得這些都是多餘的。抗戰勝利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怎麼會還考慮到幾張選票？而且，也許你正氣凜然地好好紀念，還可以把你的黨魂、國魂召回來，還可能喚起民眾對你的支持。國民黨要面對自己過去的歷史，輝煌壯烈的歷史。

回憶戰爭 是為了阻止下一場戰爭

記者：您認為應該怎麼用文化的力量去紀念這場抗戰？能不能把大家的集體記憶喚醒？不管在台灣也好，在大陸也好，拍幾部好看的電視劇，多出版幾本暢銷書，用文化的力量去把這種隔閡消除？

白先勇：現在是影視時代，我認為應該要拍幾部很要緊的記錄片，就像美國HBO拍的那些二戰的紀錄片。我記得有個HBO拍的，用非常動人的聲音敘述的。這一類東西的影響很大的。我們要有一套完整的抗戰紀錄片，可以到學校裡面去放。現在我們的學生對我們的抗戰史很冷漠，根本不瞭

解。因為這邊我們隨便寫教科書嘛，所以對抗戰歷史根本就不瞭解了。所以我覺得第一，要拍影片。那個《一寸山河一寸血》^[1]，拍得就很用心。

我們應該用政府的力量來拍這個。但是我們民間也可以做這個事情的。很多人如果有這個心，可以大家一起來。我在這個世新大學策劃的一連串的抗日戰爭講座，我覺得很動人。齊邦媛^[2]教授跟我兩個人做了一個對談，就是回憶我們倆的童年。她比我年紀大一點，90歲高齡。50分鐘的演講，正氣凜然、擲地有聲，我在台灣沒聽過這麼讓我感動的演講。



台灣知名學者齊邦媛

記者：她還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抗戰愛情故事。

白先勇：對。我想，像齊邦媛教授這樣的演講就是民間的力量。我們正在想辦法把它做成DVD。我想這個可以到處去放。民間有心，也可以做。

記者：民間的文化人士，可以集體創作、集思廣益。

白先勇：對啊，我們還沒有很好地拍一些戰爭片呢。早期還不錯，《英烈千秋》，講張自忠的那個，還不錯的。

記者：當年有很多，現在好像這種題材的不拍了？

白先勇：意識形態問題。電影還是很要緊。

記者：如果美國之音的這部紀錄片能讓年輕人看到，你希望對我們的受眾傳達一些什麼訊息？希望他們對這場戰爭有些什麼正確的認識？受到什麼樣的感動？

白先勇：算上九一八，這一共是14年。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苦難之一，外族入侵。這一場戰爭，是不能忘記的，絕對不能遺忘的，這是前車之鑒嘛！否則同樣的錯誤還會重犯。人類最大的弱點就是不記取歷史的教訓，經常會重複同樣的一個錯誤。

如果日本的青年真的相信日本右派的言論，那麼他們對這場戰爭就沒有記取教訓。所以我講：「回憶戰爭就是要阻止下一個戰爭」，這是最要緊的。因為回憶戰爭才曉得這麼大一個戰爭多麼可怕。而且為什麼會有戰爭？這個大家要檢討、省思。

（第一章完）

-
1. 《一寸河山一寸血》是臺灣製作的反映中國抗日戰爭題材的紀錄片。1995年9月9日晚9點在華視首播，1996年7月播完，共42集。該片由卓越傳播拍攝，編導是陳君天和劉侃如，監製馬樹禮、蔣緯國和夏功權。該片從1995年2月開始籌備，開播後邊播邊拍，使用了大量的歷史鏡頭，並採訪許多歷史見證者，採訪的人數超過600人。曾用名《盧溝烽火60年》、《山河歲月》、《大決戰》、《走過中日戰爭》、《國殤：1937—1945年中日戰爭正面戰場紀實(大陸播映版)》。[←](#)
 2. 齊邦媛為台灣知名學者，兼及編譯、評論、創作。1924年生於遼寧省鐵嶺，1947年開始到台灣從事英語教學，引介英美文學到台灣，並將台灣文學英譯推介到西方世界。
[←](#)

第二章 張道宇憶張靈甫：從萬家嶺到孟良崗



張道宇--張靈甫之子

2015.6.15

台北

”

戰況更惡化；彈盡
決戰至最後，以一
袖，下答人民與部
希善待之；幼子希
！

“

十余日，我部
援絕，具無
彈飲盡；上報
屬。東京未見
養育，令吾妻

——張靈甫絕筆

作者從2015年年初在新聞上看到張道宇先生尋找父親張靈甫將軍遺骨的時候，便開始與他聯繫紀錄片的採訪，電話那一頭的張道宇總是在各地奔忙，一會兒在長沙，一會兒又到了常德，片刻也不停歇地沿著張靈甫將軍生前的戰場遺址奔走，最後我們敲定在台北與張道宇先生進行這次的專訪。他在台灣停留的這段期間，除了受邀前往高雄鳳山參加黃埔軍校的校慶活動之外，也與其他抗日名將——胡宗南、吉星文、高志航、邱清泉等人的後代聚會。名將後代們在台北齊聚一堂，追憶70多年前大夥兒的父親們一同打的那八年抗戰，也暢談今日的台灣時政與兩岸關係，可說是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眾人並於6月15日一起前往台北忠烈祠祭拜父親。張道宇先生在作者拍攝《穿越1945》紀錄片的過程中提供了許多協助，特此感謝。以下是作者與張道宇先生的訪問全文：



74軍與萬家嶺大捷

記者：您在今年親自走訪了許多父親當年抗戰的地點，像是常德、長沙等等。尋著父親戰場上的足跡，看望了許多當時曾與父親一同參戰的老兵，談談您所瞭解的八年抗戰，父親張靈甫將軍有沒有在他的日記中紀錄當年的一些細節？

張道宇：他都沒有寫日記，但是我去了很多他的戰場。從江西會戰、南昌會戰、湘西會戰，一直到洞口最後一戰都是他的74軍在打。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一戰是萬家嶺大捷。他偷襲，從山背偷襲出來到山頂去把1萬6千個日本人幹掉。這是晚上的時間。那個時候記者問他，你打完日本以後想做什麼。他說，打完以後他也不在了。



萬家嶺戰役日軍106師團日軍部舊址

記者：74軍是蔣介石的王牌軍之一，也是國軍裝備最好的軍之一。談一談您所瞭解的74軍？

張道宇：74軍是王耀武帶領的，他是第二軍長，俞濟時是第一軍長。我父親打上高會戰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副師長。當時李天霞是師長還是副軍長。後來也是跟我父親一起打孟良崮，他打我父親的右邊，跟我父親後來戰死孟良崮也有關聯。我父親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到了上高會戰的

時候，我父親表現得非常優秀，把1萬6千個日本人幹掉之後呢，他馬上就升得很快了。本來74軍軍長會給李天霞的，但是因為他在74軍裡面有一些爭議，所以到了抗戰最後，就把軍長的這個職務給了我父親，把他派到100軍去了。他心裡可能有點不平衡。所以在孟良崮戰役的時候他就沒有幫忙。

記者：孟良崮戰役我們稍後會提到，不過先回到抗日戰爭，您父親張靈甫在抗日戰爭當中，最重要的戰役是什麼？是萬家嶺大捷嗎？

張道宇：那個是最重要的戰役。毛澤東以前也曾經說過，他那個戰役是最偉大的。萬家嶺大捷是抗戰中唯一全部殲滅日本師團的戰役。

記者：當時74軍是蔣介石的王牌軍，也是國軍裝備最精良的軍之一。當時您父親的軍隊有沒有與美軍之間有一些互動，譬如接收美軍裝備，或是美軍顧問的訓練？

張道宇：嗯，應該是有。我有張照片是1946年戰爭結束以後，美軍的兩個顧問在南京和整個74軍整頓軍隊時照的。裡面有何應欽將軍、有白崇禧、有我父親，還有兩個美軍顧問，74軍的軍隊在後面。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3月，張靈甫所在的74軍接受改編為整編74師。因抗戰時期作戰勇猛，蔣介石特配備全副美械裝備，師長張靈甫兼任南京警備司令，戍守南京。因此被稱為「御林軍」。圖為改編完成後，張靈甫（前排左二）與同僚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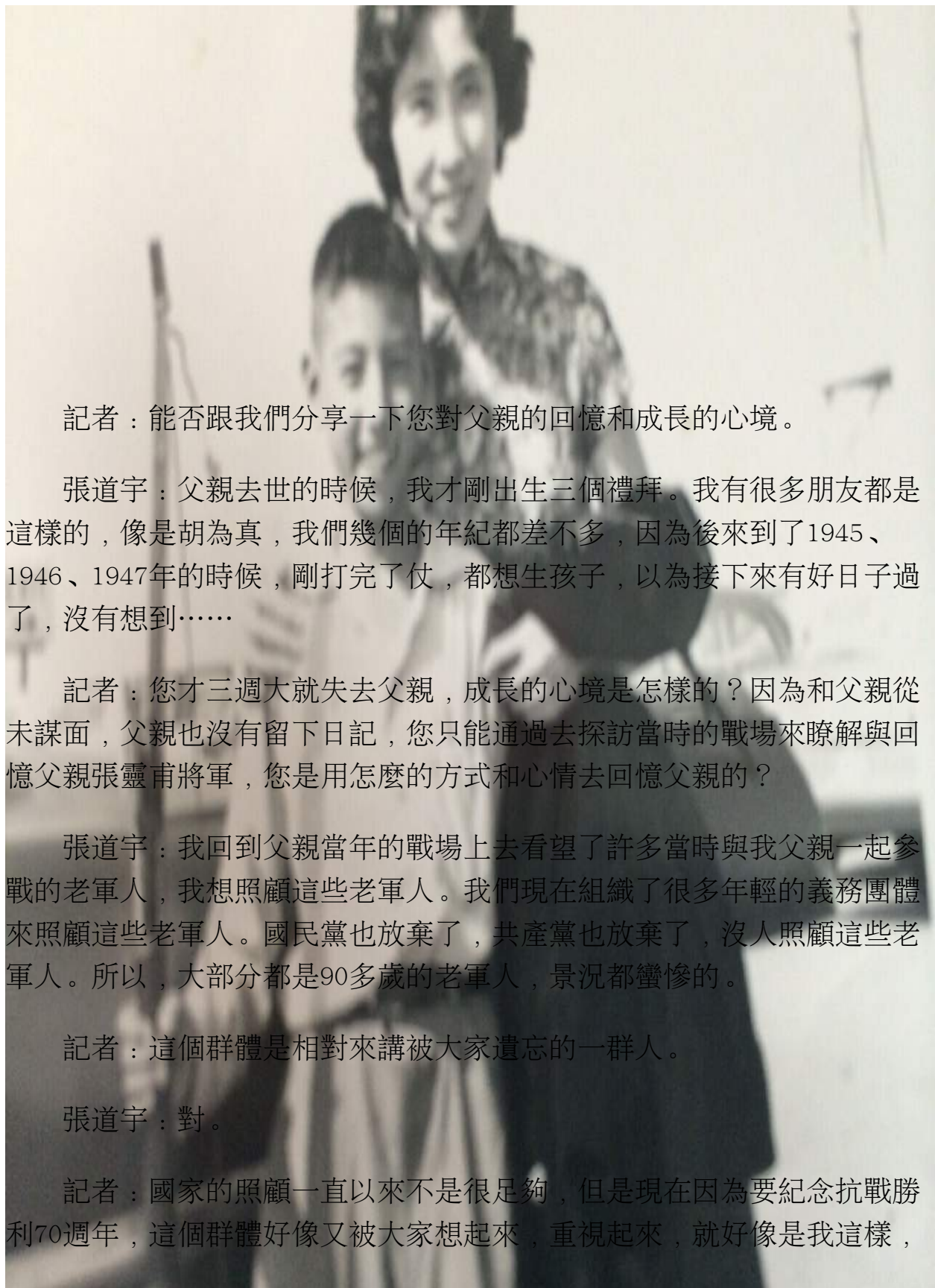
張道宇：抗戰到了最後就是美軍的配備啊，子彈打得很快的。抗戰剛開始的時候國軍的配備是很糟糕的。那時候國軍為什麼這麼多人戰死，就是因為日本的武器超越我們國軍太多了，他們的槍啊，飛機啊，航空母艦。那時候1928年就有航空母艦了。那時候國民黨有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

記者：談到這個美軍對國軍援助的部分，像是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就曾經援助第九戰區的薛岳將軍，您父親當時在戰場上曾經接受過美軍的援助嗎？

張道宇：沒有。不過談到薛岳將軍的長沙會戰，那也是打得蠻精彩的。常德會戰的時候，日本人破獲了王耀武，74軍軍長的密碼，他們弄了一個像網子一樣的（陷阱），負責保衛常德的國民黨陸軍第74軍57師就進去了。57師打得很慘烈。戰死了差不多8000多人。日本人也差不多有

12000人陣亡。那一仗也打得蠻精彩的。

從未謀面的父親



記者：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對父親的回憶和成長的心境。

張道宇：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才剛出生三個禮拜。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像是胡為真，我們幾個的年紀都差不多，因為後來到了1945、1946、1947年的時候，剛打完了仗，都想生孩子，以為接下來有好日子過了，沒有想到……

記者：您才三週大就失去父親，成長的心境是怎樣的？因為和父親從未謀面，父親也沒有留下日記，您只能通過去探訪當時的戰場來瞭解與回憶父親張靈甫將軍，您是用怎麼的方式和心情去回憶父親的？

張道宇：我回到父親當年的戰場上去看望了許多當時與我父親一起參戰的老軍人，我想照顧這些老軍人。我們現在組織了很多年輕的義務團體來照顧這些老軍人。國民黨也放棄了，共產黨也放棄了，沒人照顧這些老軍人。所以，大部分都是90多歲的老軍人，景況都蠻慘的。

記者：這個群體是相對來講被大家遺忘的一群人。

張道宇：對。

記者：國家的照顧一直以來不是很足夠，但是現在因為要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這個群體好像又被大家想起來，重視起來，就好像是我這樣，

也開始尋找這些老軍人的故事，訪問抗戰英雄的後代。您怎麼看待這樣一個特殊的情況。

張道宇：再不救這些老軍人，他們都已經90幾歲了，沒有過過一天的好日子。所以說做義務的、年輕的都是自己的團隊，每個省都有個團隊，他們去照顧老軍人。有時候每個禮拜，有時候每個月幾次，給點錢給他們，或者給他們一些每天的日用品。他們需要什麼就馬上幫他們解決。假設他生病了，他們可以帶他去看醫生。還有很多熱心的人捐錢給他們，這個團體才能運作。



張道宇與老軍人合影



張道宇與老軍人合影



張道宇與老軍人合影

記者：事實上，對於國軍遺留在大陸的老兵，現在在台灣的政府可能也是鞭長莫及，對他們的照顧也是沒有辦法做到。今年台灣的馬英九政府

想藉由抗戰勝利70週年，儘量做些什麼吧？有人提議說給還在大陸的老兵也頒發一些抗戰紀念章。您覺得這些動作，對這些老軍人們有意義嗎？

張道宇：是有點意義。但是還是不夠就是了，國民黨欠他們太多了。

記者：怎麼說？

張道宇：他們為國，為民族打日本人，到了最後被共產黨批鬥。國民黨對他們有些貢獻嗎？我覺得沒有太多的貢獻。

記者：您所瞭解到的，可能有非常悲慘的例子，比如您剛剛提到的被批鬥，在文革期間不幸被整死的也為數不少。

張道宇：太多太多了，太多例子了。像我父親的副師長蔡仁傑，就是當時在孟良崮跟他一起走的嘛，在山洞裡面。他的老婆就是在文革的時候自殺死掉了，他的兒子也自殺死掉。其他被中共批鬥的，像王耀武也是一樣的，他被俘了以後放出來，每次批鬥就把他抓出來，到1968年的時候心臟病發作死掉了。康澤也是一樣的。出來以後也是被批鬥。

你的英烈 我的戰犯

記者：我們看到許多國民黨的抗日名將，在不同的政治環境裡被整死、被批鬥，下場淒涼，禍及妻兒。當然這也談到了兩岸之間對您父親張靈甫將軍所持的不同評價。台灣方面認為張靈甫將軍是英烈，他的靈位安奉在台北忠烈祠。另一方面，過去共產黨卻認為他是蔣匪的軍頭。您有沒有看到北京方面這些年曾經試圖為這些人平反？您有看到他們的努力嗎？

張道宇：其實，2005年的時候，當時的胡錦濤主席承認國民黨是負責抗日的正面戰場，共軍是負責敵後作戰。所以他已經承認了。今年習近平主席要辦一場紀念抗戰的大閱兵，我要看他到時候怎麼講。

記者：所以你會很關注今年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前舉辦的閱兵儀式？

張道宇：是的。我看到習近平主席在盧溝橋參觀中國人民抗戰紀念館的時候，他問館長，為什麼日本人投降了，國民黨沒有投降共產黨？那這句話對我來說非常驚訝。像你們在美國華盛頓那邊不是也才剛舉行了紀念二戰結束的大遊行嗎？國民黨的國旗在那邊，沒有共產黨的國旗啊！那他在問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他知道這個歷史嗎？

記者：沒錯，我當時就在國殤日大遊行的現場。我看到的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還有中華民國的國徽。我沒有看到五星旗。

張道宇：所以說嘛，他是真的瞭解這個歷史嗎？還是不瞭解這個歷史。因為他們的歷史和我們的完全不一樣。

記者：那你怎麼看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抗日戰爭所做的完全不同的詮釋？

張道宇：所以他還是不承認嘛。他假設承認的話，國民黨、共產黨都是為了中華民族去對抗外族入侵，那這就是兩岸團結了，他不承認的話，就是分裂。我記得在1972年，有很多日本人到台北的忠烈祠去祭拜這些軍人，他們是尊重歷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曾經到過台北的忠烈祠。那他中共有沒有呢？因為中共沒有小日本的話，有今天的共產黨嗎？也沒有啊？你說對吧？

記者：根據我的瞭解，您的母親在十年前有參加過在北京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的活動是嗎？

張道宇：對，我跟她一起去的。

記者：當時為什麼想去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活動呢？

張道宇：因為他那時候承認國民黨抗日，打的是正面戰場。我母親寫了一封信給胡錦濤主席，讚美他，他真的有勇氣這樣做，承認國民黨是正面戰場。但是我現在要看習主席怎麼表現。

記者：所以2005年的時候，胡錦濤的說法算是有進步的？

張道宇：當然是有進步的，那是很大的一步。

記者：您和母親今年9月份會去天安門那邊嗎？

張道宇：應該會請我們過去。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收到他們的請帖。

張靈甫與妻訣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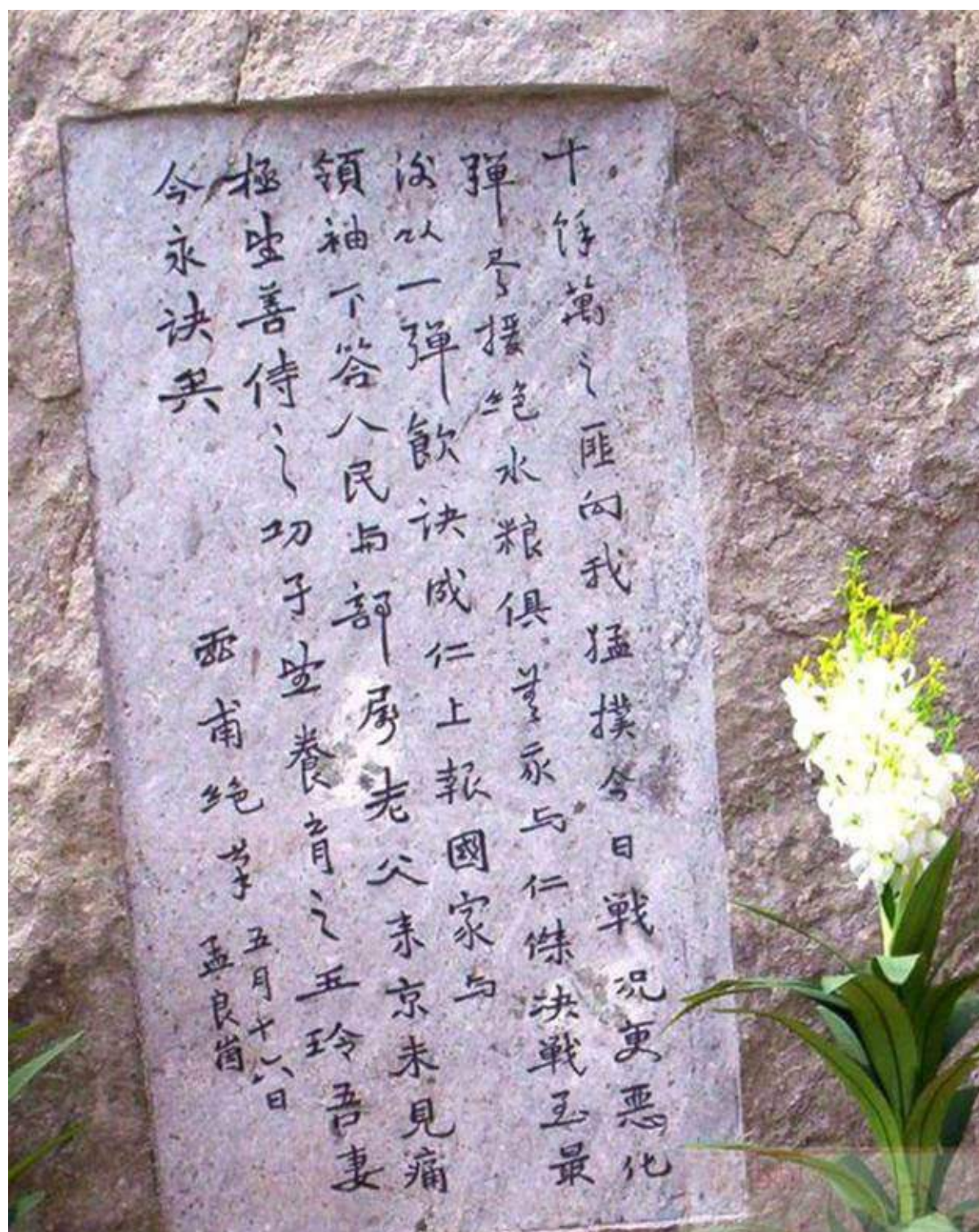
記者：談到您的母親王玉玲，我發現在網路上能夠看到的有關張靈甫將軍的一些故事，其中有許多著墨在您父親和母親認識的這段過程還有他們的愛情故事。你會不會覺得很驚訝，您的父親去世近70年後竟然在中國有這麼多的粉絲？父母的這段愛情故事好像也在中國引起了一陣瘋狂。

張道宇：一個是當時允文允武的國軍第一美男子，又打了那麼多勝仗，一個又是當時的美女，兩人的故事成為大家的焦點，沒有什麼好稀奇的。



張靈甫

記者：我在讀到張靈甫將軍給您母親的絕筆信的時候，我還蠻感動的。你作為這段愛情故事的結晶，您在讀父親這封絕筆信的時候，您的心情是什麼樣的？



張靈甫寫給妻子的絕筆信

張道宇：他上下左右全部照顧到了。國家、部隊、家人、老人家，他在信中全部都照顧到了。

記者：會不會覺得很遺憾，沒有見到過父親？

張道宇：那時候有這個手機就好了，可以照個相。那時候沒有，所以很遺憾。



技術合成的張靈甫全家福

記者：現在母親身體如何？

張道宇：那個XX（指某家媒體，此處隱去其名）啊，他們的兩個年輕人想要訪問我母親。第二天她要帶我兒子玩。早上四、五點要起來。他們

的人很莫名其妙就晚上七、八點過來，一直訪問到晚上一、兩點鐘她才睡覺。然後早上四、五點鐘又爬起來。第二天就中風了。

記者：母親也是很辛苦，在沒有你父親的情況下，把孩子拉拔大。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母親都是怎麼回憶您父親的，比如說看他的照片啊、書信啊？



張靈甫遺孀王玉玲攜子張道宇在台北忠烈祠祭拜張靈甫將軍

張道宇：你想想看嘛，一定是念念不忘嘛。她每天都在想，她在想什麼呢？你想想看，我父親的遺骨在山東，還沒找到。還沒有鑒定就是了，他們說在山東。我去年去了那個地方，那個農民就是勒索我要錢，一句話。鑒定之後不管是不是我父親就是要付那個錢。這是一個農民無知的做法。

尋找父親的遺骨

記者：跟我們談談，您和母親想要尋回父親的遺骨，這個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張道宇：2007年的時候，我第一次去那邊，到孟良崗去。然後他們帶我去這個地方，那個農民家。那個老人家要我在那邊做個紀念塔在那邊，我說我做什麼紀念塔，我才不做，這個鄉下的地方，誰來看這個地方啊？2014年的時候，我想馬上就要抗戰勝利70週年了，我想在這個特別有意義的時候，把他的遺骨運回他的家鄉去。所以2014年的時候，正好有個會，做完這個會以後，那兩個小夥子是軍人，他們說你們要不要去見見埋你父親遺骨的那個地方，他帶我去。我就跟張自忠的孫子一起去了那邊。我不敢進去那邊。因為農民看到我的話就會勒索，我沒有進去。我和張自忠的孫子在外面聊天，要兩個小夥子探路。假設幾萬塊錢的話就給他幾萬塊錢，鑒定一下就好了。哪知道他們談了三、四個鐘頭出來之後，他們竟然要勒索我20萬！20萬，不管是不是我父親都要20萬。假設鑒定出來是我父親的遺骨的話，要把棺材搬著走，你說20萬是多少錢，那是天價了！

記者：這樣講起來的確很不公平。張自忠將軍就有個很好的墓園。事實上各國的英烈都應該受到尊崇。他們的遺骨都應該要得到非常好的保護，在一個能讓後人與民眾去緬懷他的地方。日本給日本軍人做的墓都是非常不錯的，像他們的靖國神社，也都非常肅穆的。但是你父親的遺骨到現在都沒辦法魂歸故里。不要說是做個很漂亮的墓園，他連回到老家都沒有辦法，作為一個他的後代，你當然會盡最大的努力。你有沒有想過，尋找什麼樣的管道或途徑協助你們跟這些當地的農民談判？

張道宇：我去了那個濟南的統戰部。他叫我不要找新聞記者，低調一點。然後把我們又轉到陵夷的統戰部，然後又是夷南的統戰部。沒有人在辦事情的。這個濟南統戰部的局長也下台了，落馬了，跟他的上司也落馬了。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他們都不做事的。

記者：有沒有試圖找國民黨政府，問問他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張道宇：我今年9月份找習主席看看。

記者：通過兩岸之間的協商和溝通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張道宇：對。



張道宇希望找張靈甫將軍的遺骨讓父親魂歸故里

照顧老兵、出書紀念父親

記者：我知道您從今年五月份開始，前往張靈甫將軍在各地的戰場遺址看望老軍人，又到台灣與黃埔的後代聚會。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您是想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在這特別的一年來紀念您的父親嗎？

張道宇：對。因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今年再不做的話，那就太晚了。我今年還要出一本書，有關我父親的書，到時候送你一本。我還想成立一個基金會，我想做一些事情去幫助那些老軍人。有關我父親的這本書，可以和中國的一個出版社合作，假設我去每個省簽名的話，得到的錢可以全部捐給那些老軍人，每一省的老軍人。

記者：等於是把您對父親的這種懷念，為父親所做的這些努力，回饋到這些老軍人身上。談談您出書的計畫準備的怎麼樣？

張道宇：我已經寫的差不多了。8月1日給出版社看。他們要改什麼東西，我再加點照片再做成一本書就好了。再去每個出版社簽名。賣這本書，簽名的錢就給每一省的老軍人。

記者：其實有關於您父親的故事，在大陸除了書籍之外，也有電影和電視劇在講述這個74師，還有孟良崮戰役。您自己看過對不對？您覺得真實嗎？

抗戰影片「加油添醋」 劇情不符史實

張道宇：我都看了。都是要摻一下共產黨在裡面，沒有共產黨的話中央不會批的。一個老人家寫了一個劇本，花了三年的時間，給了中央。中央說要加共產黨進去，他加了共產黨，就又給北京，北京說，不能拍，還要多加點醋，這樣來來回回五次、六次，他說放棄了，不拍了。還有一個華人在美國，他寫了一個劇本要我去贊助，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他說74軍守南京的時候，我父親的部隊沒有子彈了，前面都是日本人，我父

親就命令他的部隊，把那個刀插上去，下令要搏鬥了。這個時候，哪裡知道，忽然前面一陣槍響，啊，日本人一個一個倒下去，出來一個誰你知道嗎？救了我父親，是新四軍！新四軍？那時候新四軍還沒有成立咧！像這種事情怎麼可以播給大家看？

記者：談到歪曲史實，好像外界對您父親在孟良崗一役中究竟是怎麼殉難的，爭論也很多，根據您的實地探訪，您覺得最真實的是哪一個版本的說法？

張道宇：我後來找到當時在山洞內發電報的那個人，他證明了當時所有人在山洞裡面自殺的情形。我可以把相關資料發給你看。

根據他的說法，當時第一個走的是盧醒將軍，然後是我父親，命令他的衛士把他槍斃。第一次打上去的話，沒有走，後來加了一槍。然後是一個個下去。你不要在山洞裡面自殺，你要出去的話呢，你就出去吧！第一個走出去的就是參謀長魏振鉞。第二個旅長出去的時候呢，共產黨還沒有上來，所以他出去了以後就聽到後面山洞裡面啪啪啪幾槍就結束了。然後還有一份孟良崗研究呢，證明五個人在山洞裡面，最後飲彈成仁。這份調研報告是陳毅將軍題的字。他們的版本也很多的。

記者：所以其實您為了要還原父親當時的歷史，做了很多功夫去訪問當時這些親眼目擊的證人，您花了多長時間去做這些工作？

張道宇：我只要是碰到74軍的，我就問他打過孟良崗沒有，如果打過的，我就會問他這個戰當時是怎麼打的？

記者：這也是您作為張靈甫將軍的兒子，回憶父親的一種方式。雖然沒有親眼見到過父親，但是希望通過那些親身參與戰爭者的講述，拼湊出當年父親的情況。

張道宇：是。

黃埔後代聚台灣 延續父輩情誼

記者：您現在是黃埔後代聯誼會的會長是吧？

張道宇：對。

記者：您這次到台灣見了很多黃埔的後代，您跟這些黃埔後代聚會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大家聊天的時候是不是都在談自己的父親？

張道宇：我也不是只跟黃埔的後代舉會，像是很多共軍的將軍的兒子我也都認識。像是周總理的侄子、侄女我也都認識。所以不管共軍也好、國軍也好，很多人我都可以交朋友的。

記者：那跟黃埔後代之間有特別的感情嗎？因為你們的父親有類似的經歷。

張道宇：有特別的感情，對。因為他們的父親也都是不怕死的。都是很年輕都走了。

記者：不怕死的後代之間是不是也有一些雷同與契合之處？

張道宇：我們的父親都是為了國家嘛。假設不打的話，國家都滅亡了。你說今天在台灣，國民黨沒有守金門島的話，我們台灣不是變成一個共產黨了嘛。那樣的話會有多少人被鬥死啊。

記者：後代們聚在一起聊的時候，有沒有說對兩岸的未來有些什麼看法？希望兩岸未來怎麼走？

張道宇：他們（中共）要承認歷史，不能抹黑歷史和這些抗日的英雄。然後，我希望海峽兩岸和平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一定要承認歷史。很多朋友在中國，他們的歷史和我們的不一樣。但是現在大家有電腦、能上網了，很多事情現在都瞭解來龍去脈了。誰打日本人，誰沒有打仗，現在他們都搞得很清楚了。

記者：很多老兵都跟我說，不要小看人們對歷史不同的詮釋。因為如果歷史你都不承認，很可能就會爆發另外一場戰爭。所以正視歷史、承認歷史，並且還原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張道宇：這都是為了中華民族。

記者：我們拍片，你要出書，不論是用文字還是影像記錄，都是很有必要的。我的問題差不多了，您有什麼特別要補充的嗎？

張道宇：我希望再多一些人出來幫助這些老軍人，因為他們的時間不多了。我們這幾年還可以為他們做點事情，希望大家都站出來做點事情！

《七十四軍軍歌》

詞：田漢 曲：任光

起來，弟兄們，是時候了，

我們向日本強盜反攻。

他，強佔我們國土，殘殺婦女兒童。

我們保衛過京滬，大戰過開封，

南潯線，顯精忠，

張古山，血染紅。

我們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鋒；

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鋒！

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鋒！

我們在戰鬥中成長，我們在炮火裡相從。

我們死守過羅店，保衛過首都，

馳援過徐州，大戰過蘭封！

南潯線，顯精忠，

張古山，血染紅。

我們是國家的武力，我們是民族的先鋒！

起來！弟兄們，是時候了！！

踏著先烈的血跡，瞄準敵人的心胸，
我們愈戰愈勇，愈殺愈勇。
抗戰必定勝利！殺！建國必定成功！！

（ 第二章完 ）

第三章 薛昭信憶薛岳：長沙大戰失眠夜

薛昭信-薛岳之子

2015.7.9

台北

“

第一次長沙會戰，中央希望棄守。父親認為他一定要守。蔣中正要陳誠和白崇禧兩個人去勸他撤離。講了半天，雙方意見不合，索性不接電話，一直到那天晚上，蔣夫人知道他們已經吵得不可開交，打電話來。父親告訴蔣夫人：「如果贏了，那就是國家之福。如果輸了，我就提頭來見。」

”

—— 薛昭信

薛岳（1896-1998），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廣東韶關樂昌客家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在八年對日抗戰中取得多次勝利，最為人所知的是三次長沙會戰。薛岳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黨戰敗後撤退至當時屬廣東的海南島擔任海南特別行政區長官。1950年4月，海南島戰役失敗，薛岳撤出海南到台灣。抵台後曾任總統府戰略顧問，行政院政務委員，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102歲高齡逝世。

前言：擔任建築師的薛昭信先生一開始其實並不太願意接受《穿越1945》紀錄片的拍攝與採訪，他一直跟作者說，他其實跟父親不熟，手邊也沒有足夠的史料可以佐證來講述父親的事蹟，最後經作者再三要求，才答應在辦公室接受採訪。作者一進入辦公室，就看到牆上掛著薛岳將軍的書法，訪問準備開始之前，薛昭信先生仍忙著處理公事，訪問剛開始的時候，他也一派輕鬆，笑說父親是個很無趣的人。沒想到才進入第三個問題，一談到父親在打長沙會戰的時候因祖父去世無法奔喪而失眠，薛昭信先生的情緒就完全不能自己，對父親的懷念溢於言表，多次摘下眼鏡，擦拭止不住的淚水。記者臨走前，還請秘書提供了許多薛岳將軍生前的照片、檔案以及一本由中央研究院編著、厚達600多頁的《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原來，對父親的愛一直都深藏在心中，只是沒有機會說出口。以下是作者與薛昭信先生專訪全文：

拼湊父親的容顏

記者：印象中的父親薛岳將軍是個什麼樣的人？

薛昭信：他很少笑，也很少跟我們講話。我們小孩子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有什麼事情，他就很簡單，就罵你嘛。所以我們小孩子最重要不要犯錯。等到從美國唸完書回來陪他，那時候他90歲了，陪他是為了讓他開心。那他也不會講什麼話。我們唯一看到他笑和講話是什麼呢，是他後來摔傷了在醫院，我帶我的女兒跟兒子去看他。他就這樣，一手抓一個，他就笑，看到孫子就開心。所以我們說，我們看到他唯一的笑容就是跟孫子在一起的時候，跟我們他不會笑的，他笑不出來。他就是這樣的人，他就

是個很無趣的人。



晚年的薛岳將軍含飴弄孫

薛昭信：第一個呢，他是個很無趣的人，第二個呢，他是個很規律的人。他每天的作息都是一模一樣的，做一樣的事情。從嘉義到台北開會，他早上三點起床，運動、寫字、吃早餐、看報、休息。中午吃午飯，再休息一下。他全部都有一定的schedule（時間表）。他腦袋想的也還是國家的事情。

我們是後來才開始對他有所瞭解。中央研究院為他出了一本書，我們對他真正的認識，是從那本書開始的。中央研究院那一本書呢，寫的很嚴肅，都是打仗的事情。沒有寫他什麼自己的事情。

後來我們倒是從陳誠的家書裡面找到一些點點滴滴的事情。再將一些家書，一些公文，都連繫起來，組成一些畫面。

記者：這些拼湊的過程是在父親離開之後才開始的嗎？

薛昭信：就這幾年才開始拼湊。因為陳誠^[1]的女婿余傳韜^[2]，當年花了很多時間整理陳誠的東西。他的資料可能比陳履安^[3]還多。他那天也有出席國史館出版陳誠日記的發表會，我有看到他的簽字，但沒有看到他人。從那邊他拼湊了很多東西給我，像最近陳誠先生的日記出版，我就把這本書拿來和我父親留下的部分貼起來去拼湊。

記者：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從您剛剛談到的這些關於父親的史料，還有您拼湊的過程來看，薛岳將軍對抗戰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薛昭信：我很難用這些拼湊出來的資料來講述他的貢獻。因為他作為一個軍人來講，我覺得其實算是蠻幸運的。就是我們現在看的這幾個大的會戰，大部分他都參加了。淞滬會戰之前，他在貴州當省政府主席。他自己就請命到上海去打仗。所以從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然後三次長沙會戰、長衡會戰，他全部都經歷過。很少有人有這麼好的機會。尤其對一個軍人來講，讓他去經歷那麼多，讓他去發展。我想這個是他想要的事情，他達到了。但是這個過程，尤其在那個時候，中國是在很窮困、物資很缺乏的情況之下進行對日抗戰，日子是非常非常苦的。

長沙大戰遭父喪 夜不成眠

薛昭信：中間我們講他苦，這是可以看得到的。從第一次長沙大戰完了之後，他寫了一個公文給陳誠，說他要辭職，說他晚上睡不著覺。在第一次長沙大戰打到中間的時候，我的爺爺過世，他那個時候是不能回去奔

喪的嘛，所以一直等到長沙大戰結束，幾個月之後，隔年，他才回去把爺爺下葬。這個過程對他來講，應該是很辛苦的，但是這些東西他都沒有寫（日記）……

記者：他只寫了一個公文給陳誠說……

薛昭信：他晚上不能睡覺……（摘下眼鏡拭淚）

第九戰區司令官長司令部辦事處來電

約	六	戰	卓	而	曰	特	辦	擬	示	批	長	來	滬
半	戰	區	英	次	(子)	急	公	以	以	上	沙	電	字
年	區	副	接	會	職	葉	以	湘	湘	上	薛	名	第
俟	司	司	任	戰	兼	主	以	省	省	上	岳	電	
體	令	令	湖	用	任	任	以	民	民	上	岳	署	
力	令	長	南	體	湖	親	以	情	情	上	岳	名	
稍	長	官	省	過	南	譯	以	乃	乃	上	岳	名	
復	官	兼	政	度	有	轉	以	及	及	上	岳	名	
再	所	與	府	東	西	是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服	奇	十	長	沙	衛	戰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戰	戰	戰	戰	戰	戰	戰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司	司	司	司	司	司	司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戰	戰	戰	戰	戰	戰	戰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態	態	態	態	態	態	態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由	由	由	由	由	由	由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以	是	是	上	岳	名	

薛昭信：這些東西都是拼湊出來的。怎麼拼湊出來的呢？起源是最近大陸出了一個《長沙保衛戰》^[4]。我們看完之後就發現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我們就想去印證嘛，看看到底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後來，我們老家廣東樂昌九峰那邊說，要拿家裡的東西去那邊，因為那邊已經準備要裝修變成博物館。事實上我們沒東西可以拿給他們嘛。他們還給了我們一些東西（戰史資料），軍費間有一段就是講到這件事情，那才能印證出來。但是在這些東西裡面，我們找不到爺爺是什麼時候死的，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況。

記者：有時候是這樣的。即使是有寫日記習慣的人，面對他自己不想面對的事情，他那一頁也會空白的。

薛昭信：

記者：《長沙保衛戰》這個電視劇和您拼湊出來的史實不相符？能不能呈現薛岳將軍當年真實的情況。

薛昭信：我們看了就知道在電視劇把他拍得太好了。他常常發脾氣，一點事情就發脾氣。陳誠在他的家書裡面也是這樣子寫。家書裡有兩段，一段說，不是很熟悉他的人很難受得了他的脾氣。家書裡還講到他很自我，什麼都以自我為中心。

那當然是要延伸到那個時代背景。在那個時代，那麼多的人打這麼大的仗，聽話的人大概都不能打仗。打仗的人有主見，覺得說你管的太多。中間的衝突矛盾，可能也是養成他的脾氣出來。所以包括有次，有個將軍叫王陵基去看陳誠，那就講到說，因為王陵基好像是我父親的副司令還是什麼，準備要派過去（第九戰區）那邊。他們就告訴他，以後要小心相處。他說蔣介石也這麼跟他講，當他（薛岳）部下很難，當他長官更難。那從這就可以看出來。

他這個人是很有個性的，所以連續劇會把他拍的好一點。裡面有很多東西很對的。其實他是苦讀出身，他是少數軍人裡面有這麼好的文學底子的。《孫子兵法》他看了很多遍。所以就算到了晚年，他有幾本書他一定看的。《論語》、《孟子》、還有《孫子》，這幾本書反覆看，反覆不停地看。我想他腦袋裡面一定會想一些東西。

創「天爐戰法」 誓死保衛長沙

記者：剛剛您提到說，父親研讀《孫子兵法》，後人在研究抗戰的時候，都說薛岳將軍是殲滅日軍最多的國民黨將領，有「戰神」之稱，還有一個自創的「天爐戰法」。是不是他熟讀兵家之學，自己去精研出那種戰略。他怎麼評價自己對日軍的戰術，或者您在搜集有關父親資料的過程中，是不是發現父親精於《孫子兵法》跟他在戰場上的表現有關係。這個「天爐戰法」一直被大家所稱讚。

將往
仁美
智勇
成信
公正
敬明
存心



薛岳將軍墨寶－孫子

世不絕生國不亡
矣能得其術者
能得其友則何
難上



先神先鬼先總
孝智信之氣
人必而已
符



得經心
以爲善心
以爲善心
以爲善心
以爲善心

薛昭信，他並不是唸完書去打，我是覺得他唸書是不斷在唸。大部分是戰場上的實務經驗，他自己再綜合運用。第三次長沙大戰，那「天爐」是到第三次長沙大戰嘛。其實他大概是從前面的徐州、武漢一直到台兒莊，第一次長沙大戰、第二次長沙大戰，多多少少都會有用到。但是戰法也不一定是一定都對了。所有情況都不一定。我想他那個東西不是我們想像的，看書、看電視劇裡面那麼單純了，應該是蠻複雜的事情。也有一些運氣的成分在裡頭了，那這運氣就是靠你的決心和毅力了。我是覺得他的決心和毅力很強。那這種決心和毅力，本來是不可為的東西，讓他做成了。

拿第一次長沙會戰來講的話，那時候大家都主張應該棄守，他一直都覺得可以打。那這種決心就不是一般人能夠下得出來的。一般上面都已經

叫你不要打了，你為什麼還要去打啊？他還爭了三天三夜才去打。還爭到最後，連蔣夫人都抬出來了。

記者：蔣夫人都出面了？

薛昭信：因為第一次長沙會戰，中央是希望棄守嘛，長沙不要守了，上面想的是過完之後再拿回來。他（薛岳）認為他一定要守。所以陳誠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談。白崇禧贊成是放棄嘛，蔣中正要陳誠和白崇禧兩個人去跟他好好談談到底是個什麼狀況。等於是勸他要撤離。

後來講了半天，雙方意見不合，索性不接電話了，一直到那天晚上，蔣夫人大概是知道他們已經吵得不可開交，專門打電話來。他那時候給蔣夫人的回話就是，這段是他（薛岳）的部下寫的，他告訴蔣夫人：「如果是贏了，那就是國家之福，如果是輸了，我就提頭來見。」這個就是他的自信和決心。

記者：父親的個性應該也是蠻剛烈的。

薛昭信：很強，非常強。

記者：其實這樣的個性在戰場上，應該是能夠有所作為的。

與蔣介石微妙的將帥關係

薛昭信：戰場上，他是個好的將領。但他絕對不是一般人喜歡的朋友和同事。如果他爭什麼東西，要什麼東西，要不到他可能就會脾氣很大。所以大概除了他自己的部下能容忍他，別人都行吧。他自己的部下大概也有些人受不了他。這麼多將領裡面，你看他就是和陳誠，他們這幾個老將領，張發奎啊是好朋友，我看他好朋友也不多啊。他有事沒事就是找陳誠去抱怨。然後連蔣介石有什麼事情要問他（薛岳），也找陳誠去問了。這個關係變得很奇怪。陳誠在中間，也受了很多雙方無形的壓力。

我看到有一個東西（文件），就是蔣介石問他薛岳為什麼這樣子做。

他（薛岳）還要中間人去幫他解釋。所以他的個性應該是蠻強、蠻自信的。人家的批評對他來說不在眼裡，他很驕傲，他很傲氣。

記者：本來我是要到後面再問您父親跟蔣介石到台灣之後的關係。可是現在聽起來，可能兩人在抗戰的時候，對某幾場會戰在戰略上的不同想法，就曾經出現過不同意見。

八年抗戰打造「戰神」傳說

薛昭信：應該是從更早的北伐就開始了吧。主要是我父親很早出來，他15歲出來，17、18歲就跟國父了。他陸軍小學大概沒畢業就跟國父去搞第二次革命，民國2、3年的時候。中間又有一段時間，因為還是革命黨的關係，被抓去粵南關了兩三年，回來之後才進保定軍校。之後他就在粵軍然後跟著國父。國父在觀音山事變^[5]的時候，他是國父的侍衛營營長。一直到北伐。所以他跟蔣中正是兩個幾乎不同的路。

北伐之後引發的事件就是裁軍。這個裁軍是陸陸續續，每一次都會對他有大的衝擊。所以他中間就辭掉了，北伐完了他就辭職了，一直到剿匪才再找他出來。

記者：我們都說抗戰是中國苦難的一場戰爭。軍民一心，靠的是意志力，才好不容易拿到最後的勝利。但是這個中間有好多將領們，曲曲折折，情緒上的猜忌，不信任對方，不同意見的，美國也跟中國之間說是同盟作戰，其實也是劍拔弩張的盟友關係。這場戰爭真是……

薛昭信：對蔣介石來講也是很辛苦。

記者：又抗日，又剿匪。他也是內心煎熬很厲害。

薛昭信：那個時代其實創造了這麼多平凡人的不平凡。如果不是在那個時代，我父親可能是一個農夫啊。他不可能出來這麼打一個仗，到現在，他死了那麼久，都還有人在談他。

成長過程少了父親身影

記者：但如果他是個農夫的話，你們家庭中父親的身影會多一點。

薛昭信：那當然了。

記者：但他不是農夫，是位名將。少了父親陪伴的家庭生活是怎樣的？

薛昭信：我是家中比較小的，所以沒有對父親在抗戰時期的直接印象，我聽兄長們說，當時我們家都是跟著部隊很近，但是有一段距離的安全的地方。譬如在長沙的時候，他們就回到了樂昌九峰，九峰就是在湖南的邊界，韶關那邊。有時候，會在南昌。所以家裡面是跟著他跑的。家裡人不見得說是留在故鄉，因為故鄉也不見得是安全的。所以家裡面也是隨著部隊一直在流離啊。

記者：所以媽媽是帶著哥哥姐姐跟著父親的戰地而遷徙。這樣的心情是什麼樣的。媽媽有沒有跟你們說過什麼？

薛昭信：其實很難講。這樣也使得媽媽在家庭裡面變得很重要。媽媽沒有辦法照顧好一個家庭的話，小孩的成長就會有很大的缺陷。所以軍人家裡面有很多不是很好，有很偏差的情況出現。都得靠媽媽，因為他不可能有心思照顧到家裡嘛。



薛岳與夫人

但是你看陳誠，陳誠就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他跟陳夫人之間的感情非常好。寫了那麼多家書，中間講的點點滴滴，譬如他跟我父親今天做了什麼，他也在家書裡面寫了。所以這是我們拼湊父親最大的來源之一。沒有他（陳誠）的日記我們拼湊不出來。

記者：小時候的記憶就是父親都不在家裡，都是在為國打仗。作為一個看不見父親的兒子。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薛昭信：我們不會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反正家裡面就是這樣子被訓練出來嘛。所以覺得我們自己要很低調，很小心。不要讓外面用不同的眼光看你。因為我們小時候，我們家庭和別人的家庭不一樣。那如果什麼事情讓別人覺得我們家裡不好的話，就不太好了。那就自己的壓力也變得比較大。

記者：這真的是很奇妙。您是從近幾年來，大陸播了《長沙保衛戰》，或者找到一些陳誠的家書，您才慢慢去更瞭解當時的父親是什麼樣一個樣貌。

薛昭信：其實最早是從我兒子開始的。我兒子當時還很小。很奇怪，他出生的時候有個喇嘛，說他是我父親的兄弟。我說開玩笑，我說我還服侍他一輩子。但是從小我們在講我父親的事情，他就很感興趣。很少有小孩子是這樣。我是跟他這樣慢慢就翻我們家唯一的那一本「聖經」，翻翻翻，他就有時候會去網上查很多東西。我們是這樣子開始的。並不是看《長沙保衛戰》開始瞭解父親的。

那這個之後呢，第二次就是余傳韜。余傳韜那個時候在中央大學當校長的時候與我相識。後來隔了很久，他退休之後，他就說昭信你到我這邊來，我有些東西給你看。他就拿陳誠的日記，還有一些公文給我看。這樣就慢慢拼湊起來。

去年也是我兒子先看到了《長沙保衛戰》。他從美國回來，他說你要看，他弄給我看。要不然我怎麼會曉得有這個《長沙保衛戰》。他們從大

陸有帶回來，我也懶得看了。我丟在那邊，我說大陸的東西大概也不會拍的很好。但是我兒子看了。

記者：這段很妙，是你的兒子為了想要瞭解爺爺過去打仗的事，開啟了這樣一個拼湊的過程。那我們分享一個故事吧。前兩天我訪問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女士Nell Calloway。她其實跟陳納德將軍相處的時間並不多，陳納德去世的時候她才八歲。她說，家裡完全不會跟她講外公的事情，她也完全不知道外公在二戰中的貢獻這麼大。後來是她在看教科書的時候看到陳納德將軍的照片時，她說，這是我外公，從那開始，她才開始想要去知道外公是做什麼的。她現在想做一個陳納德將軍的博物館。她是近幾年來投入這個研究的。

我覺得嘉蘭惠女士和你兒子蠻像的，都是孫子之間，一開始都不知道爺爺是做什麼的。但是發現了之後就整個陷下去挖掘。發現不得了，當時的貢獻真是偉大。

薛昭信：這個東西有時候很奇妙啊。像我們就是要很多人拼湊出來。比如我三嬸知道很多東西。因為在逃難的過程中，我們家裡面的事情都是她在張羅。所以她等於是個大管家一樣，她知道很多事情。她過世之後這條線就斷了。現在又有很多從哪裡傳出來呢，就是我的堂哥。他就可以講出來很多，他媽媽講什麼，爸爸講什麼，大部分都是他媽媽講，應該不是他爸爸講的。

記者：從那裡也口述了一部分。

薛昭信：對。但現在可能還有一點點，我們可能知道的就是，我還有個姑媽在香港，已經90多歲了。每一次去，我就坐在那邊聽她講一兩個小時。她想講什麼就講什麼。萬一她講到我感興趣的東西，我再追一追、挖一挖。我挖出來我父親有幾個兄弟姐妹。我這個姑媽，我們叫她八姑姐，她說她不是第八，她是第十幾。中間還有個兄弟是踢足球，在年輕的時候過世。我們才知道，原來他不只有五個兄弟，再加上八姑姐。這樣才把他

們家裡面拼湊出來很多東西。包括我們族譜也是一樣啊。他們也是拼湊了一些族譜出來。這是我們家，還算大家族，還可以拼湊出一些東西來。

薛岳與陳納德的戰地情誼

記者：我有一段歷史想向您求證，就是說，那時候薛岳將軍和蔣介石之間有一些嫌隙，因為他並不是蔣的嫡系，而且蔣介石對於指揮軍權和分配物資是很在意的。薛岳將軍在第九戰區，他被日軍圍成那個樣子，陳納德將軍在違背蔣介石的情況下，知道空投物資給薛岳一定會讓蔣介石不快的情況下，還是去支援您的父親，這樣導致了後來，當然陳納德自己和史迪威之間也有些矛盾，在受降典禮之前陳納德將軍就被調回去了。據說他走的時候，您父親薛岳將軍是和他揮淚道別的。這段薛岳與陳納德之間的戰地情誼，您有所瞭解嗎？

薛昭信：聽起來很像是我父親的個性。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一定很難和美國人相處。中美之間的差距一定比我們現在看到的差異更大了，可能有幾百萬倍吧。中間他可以被美國人欣賞的，因為他會打仗。所以，即使他不曾講英文，以我們瞭解的美國人，美國人是服氣的嘛。如果你真的是有本事，他會很坦誠地對你。他跟蔣介石之間，蔣介石就是把所有的資源都要抓在手裡，再加上軍政部裡面有些扭曲的動作，他也沒辦法管到那麼多，所以他跟陳納德這段情誼應該是存在的。

而且後來到了台灣之後，我們住在台北的林森北路，陳納德和陳香梅女士，在隔壁也有一個房子。在那段時間兩人就還有往來。因為他們有蠻長的一段時間來回美國與台灣之間，在台北也住。

記者：他兩個女兒其實是在台灣長大的。

薛昭信：他就在我們隔壁的隔壁啊，台北的房子。

記者：你說美國對會打仗的人會服氣哦，我看到的資料裡面，可能還有另外一個人是這樣，就是孫立人將軍，他也是很會打仗。他是抗戰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是美國軍校畢業的，所以美國人瞭解他會打仗，甚至可能更希望他成為統帥也說不一定，有這麼一種說法。導致蔣介石對他非常防備。

薛昭信：其實那段時間，真的很慘烈。我們死1萬個人，日本才死1千個人。你現在看那個數字，比我們想像的差別更大。一次會戰下來，可能我們死幾萬人、十幾萬人，對方可能才死幾千個人，所以應該很慘。而且他們（指薛岳將軍的部隊）在湖南的那段時間可能會好一點，因為湖南畢竟是魚米之鄉，所以不但只是自足，它還可以支援旁邊的戰區。所以民生支援部分，他應該是夠了。軍火是一定不夠的。

記者：回到陳納德和您父親的這一段，陳納德將軍這樣子去援助第九戰區，對父親來講，應該是相當感動的。



薛岳帶領部隊行軍

薛昭信：我想也是看到中國跟日本打得這麼慘烈，才會拔刀相助嘛。

記者：您讀到這段的時候，您怎麼看美國人和中國人同盟作戰的關

係？

薛昭信：美國應該是到比較後面才來幫中國的，但是美國其實也比較中立一點吧，不會像其他的帝國主義心機那麼重。

其實抗戰開始時，德國和蘇聯兩國的支援是最多。中間令我驚訝的是，英國是很奇怪的，不但不幫助，還在背後捅你。這個倒是很像英國人的個性。美國就是一直很開放，美國到底不是帝國主義。所以你看從陳納德來說，實質的援助可能不是那麼大，但是精神上的支持，在當時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間有一段是我們要500架飛機吧。美國才給100架，從英國那邊不要的拿來。但是100架也夠打。

記者：其實陳納德將軍跟您父親很像，他跟他的上司史迪威將軍之間，對整個二戰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覺得空軍部分我是最強的，而史迪威是個陸軍主義者。所以他跟他在打仗的時候想法不同。薛岳將軍很會打仗，但是跟蔣介石的想法也不一樣，因此說是兩個都會被上司嫉妒的將領，在這場會戰中情義相挺。那種情誼在大時代的戰爭背景下，才顯得分外不一樣。

薛昭信：這中間有一段是有記載的。是陳誠帶著陳納德將軍和魏德邁將軍一起去看我父親，好像是在湖南，因為長衡會戰當時也是打得很慘，也是有很大很大的爭議。那時候指揮權也是非常混亂。那時候打了很久，那時候歸咎錯誤還歸咎到我父親身上。那時候就是他們（陳納德和魏德邁）聽我父親的簡報，聽完之後才瞭解整個一個狀況。^[6]

你剛剛提到的史迪威的狀況大概就是說，看你打成這個樣子，乾脆自己去訓練。所以才在印度訓練新軍啊。大家對新軍的運用也不一樣了。我們是希望新軍趕快訓練完了回來，回來中國打。他們（史迪威）可能希望他們能用在緬甸和印度。

記者：講到這邊我真的覺得您應該和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女士見見面。如果有機會見面的話，這個後代要是見面，回憶起兩邊的長輩的話，應該蠻有意思的。

戰神之子相見歡

薛昭信：今年抗戰勝利70週年的好處是，我們會碰到很多的第二代，像是白崇禧將軍的兒子白先勇啊，我們倆就有一起喝酒聊天。

記者：抗日名將二代之間聚在一起的時候，是不是會有一種特殊的情誼與默契？

薛昭信：我們互相都會知道一些事情。所以只是說你要不要以開放的心態來接受這個事情了。所以我就開他（白先勇）玩笑啊。我說你爸爸真好，有個會寫文章的兒子，可以美化他很多東西。我說你有空的時候幫我寫寫。他（白先勇）可能下的功夫比任何人都多，他以前都不會寫這些東西。

記者：您有沒有想做類似的事情。

薛昭信：我沒有這麼好的文筆。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從九峰過來，他們希望建一個實體的博物館之類的。我想這個很難。我就想做一個互聯網的。把他（薛岳將軍）所有的東西慢慢蒐集起來。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很大的一個來源，是互聯網上面的資料。所以我想互聯網的東西，可以有很多。我們甚至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照片。有一張照片，大概五、六個將軍，張發奎啊這些，都在一起行軍。那應該是不是北伐時代，就是抗戰時期的，那種很苦難，很年輕時候的照片。怪不得他們有這種革命感情！

記者：所以白老師寫書，你可以在網路上面做資料庫。您跟他算是交情蠻好的。

薛昭信：我們見過幾次面，蠻投緣的。他人個性很開朗的，很好聊。

記者：你們看起來就像是會滿投緣的兩個人。

薛昭信：謝謝。

撤退台灣之後 遠離權力中心

記者：薛岳將軍後來到台灣之後，似乎選擇遠離權力中心？

薛昭信：抗戰完了到撤退台灣之前，這中間還有一段嘛，就是國共內戰嘛。那段時間他也因為抗戰有很多影響，他自己也在反省，所以他不願意牽扯過多。派他做什麼東西他都不是很去做。

記者：他有什麼行為讓你覺得他在反省。

薛昭信：裁軍，又碰到一次裁軍。他就變得很心灰意懶。第二個他也知道他被那麼多人攻擊嫉妒，蔣中正還會用他，就不是百分之百不聽他，不信任他，但是還是會放一個成分在那個地方。他自己也會變得很保守。像蔣中正去見他，要他去見他，他就寫信給陳誠說你又不先出來，所以我不會去見他，諸如此類的。

所以，那個時間到整個撤退的時候，他自己認為說，沒有辦法他一定要打。所以他去接廣東省主席，一直到最後到海南島，從海南島再過來台灣。從海南島到台灣這一段，陳誠幫了很多忙。等於是廣東省的錢全部用光了，那時候陳誠在台灣省當省主席。台灣省政府支援了很多經費給海南島。但是後來因為某些原因，就撤回台灣了。

撤回台灣之後，中間（蔣介石）有個承諾：回來的條件之一是讓他當國安部長，後來就沒有了。這是在日記裡看到的。我昭信的信，指的就是他（蔣介石）沒信用。我那個時候是聽來的，到看到這個日記的時候我查證了。之前都是部下在開玩笑。結果我弟弟叫昭恕。為什麼叫昭恕呢，就是他（薛岳）已經寬恕他（蔣介石）了，經過三年，他想開了。他說，

也不要講人家。



殺敵毋論多 比壽我最長

薛昭信：他自己跟整個權力中心保持一個距離。這個距離會讓他一直，他說我一直能有這麼長壽，就是因為有這個距離。我在台北的話不可能了，早就死掉了^[7]。他只有重要的事情他才來。但是這一段時間他並不是完全不被牽扯。從日記裡面看到，那個他就去見陳誠。叫他注意什麼事情，包括了新聞、政治啊，他都回去講。

還包括了，越南的時候，我們一直覺得越南那種方法也不長久嘛。就希望說派幾個像我父親這樣的人去，不是只有打仗，人民是很重要的，我父親能夠贏，一直都是有很多，大家都支持他，人民都支持他，要不然他沒辦法打。他非常清楚這一點。

記者：網路上的資料也好，實體的書也好，都說薛岳將軍是「戰神」，現在我們看到了「戰神」的另外一面，跟您的訪談其實也是幫我們拼湊薛岳將軍的過程。

薛昭信：他的樣子很儒將，很gentleman。

薛岳伯凌



記者：父親讓你最引以為傲的地方，跟我們談一下。

薛昭信：我很驚訝經過那麼久，大家還把這些事情拿起來談。如果像這次，你曉得中國的歷史，很多都是片面的。台灣講台灣的東西。台灣的到了這幾年，其實也不太講抗戰這一段歷史了。那反而變成大陸在講了。現在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也在看著這個事情。從國史館這次做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出版陳誠和其他抗日名將的日記，還是做得蠻用心的。中間還是有很多他（薛岳）的歷史，是跟整個抗戰史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的父親能跟一個國家很重要的時期綁在一起，當然會覺得他很偉大。那當然我們壓力會很大。我一直在想，他50歲的時候我是什麼樣子，他70歲的時候我又會是什麼樣子。我常常用我自己的心情來揣摩他的心情，他能夠50歲跑到嘉義自己去住，那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等於是放得下。那我就看，台灣的很多政治人物，放不下，還在爭權奪利，也不知進退。該退的時候一定要退，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爭的結果可能是對自己也不好，對國家也不好。

沉默的父親 永遠的驕傲

記者：雖然你說小時候父親不太跟你們互動，但是父親的精神搞不好會影響你人生的一些想法做法。

薛昭信：我想一定有了。你看我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想他的點點滴滴。雖然他沒有跟我們講過幾句話，但是我覺得他對我們小孩子的影響都很大。

記者：兩岸看抗戰不太一樣。北京那邊更熱一些，台灣這邊因為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談也是欲言又止，點到為止，怕影響選票什麼的。您怎麼看？

薛昭信：這可能是政治上必然的現象吧。不管怎麼樣，大陸來講，它已經是個大國了，它應該要有自信去面對過去。我想這一段，這樣去看它，是他們成長的地方。它可以面對過去。尤其是面對我父親。我父親在

剿匪的時候，在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是主將啊，他們能夠把他抬出來，說明他們能夠面對過去。

反而比較擔心的是台灣。台灣的歷史有一點點想要切割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所以才不太敢講太多。這個稍微往後退一點點，其實也沒有壞處，能更清晰更客觀的角度來看待歷史。

所以以前我們說抗戰史，可能百分之八十都是講軍事的部分，現在談軍事的部分越來越少，其實這樣反而能比較客觀全面地去看整個抗戰史。這樣的社會就比較成熟、民主，也比較現代。我看兩岸之間的這個問題，我是比較樂觀的。

記者：我訪問所有的人談到這一段都是說，不要遺忘！很長一段時間老兵沒有什麼人去關心，英美同盟國也不是很在意把中國的這一段貢獻寫在他們的教科書裡面，然後加上北京很長一段打壓那些參與過國共內戰的人，各種因素加起來，導致很多故事被塵封。現在抗戰勝利70年重新把它擦乾淨又拿出來，所有和我談話的人都說不要遺忘了這一段。那您自己也是這幾年開始拼湊，開始更瞭解父親，您覺得抗戰勝利70週年，您希望做些什麼讓年輕的一代也去認識薛岳將軍，去了解這段歷史。

薛岳在大陸比台灣出名

薛昭信：年輕一代其實有點難，尤其在台灣。薛岳在大陸比在台灣出名非常多。台灣有個薛岳，是個歌手。哈哈。抗戰這一段，對台灣人來講，在抗戰這一段的時候，他們是日本人。從這次一些新的歷史資料看起來，他們甚至還在爭取他們要當兵的權利。那你拿那個淞滬會戰來講，日本有台灣軍團，他們有幾個台灣部隊過去打。所以，他們一般真正的台灣人對抗日的看法是很情緒複雜的。可能我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它。

包括很多人說，抗戰末期的轟炸台灣的歷史啊，台北大空襲，那個感覺，對真正的台灣本地人來講，他們是很難去接受所謂國民黨的講法的。那現在當然中立一點了，比較國際一點的。

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可是整個抗戰的歷史也在跟歷史賽跑。你剩下來還在這個歷史裡面的人，慢慢一點點地在少。再過十年可能就已經沒有人能講述這段歷史了。

記者：您說要做一個網路上的東西，您有沒有一個具體的計畫？

薛昭信：我現在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我也不會刻意地去做一些事情，去宣傳一些事情。歷史就在那個地方，歷史會有真相。它應該要出來的時候它就會出來，如果它要被埋沒，有可能就永遠被埋沒。它如果真的要露出來，100年之後還是要露出來啊。像恐龍也可以挖出來。我是比較樂觀看待，不需要太積極、太刻意地去談某些事情，做某些事情。

記者：但是無論如何，這個拼湊的過程，都會是您紀念父親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薛昭信：那當然。我就是這個家裡面的，我們勢必要去很認真地去看這個事情。我比較消極的是，我希望這些歷史在我們家裡面要被認識。要傳承下去，至少在我們家裡面。

記者：讓孫子可以好好地認識爺爺。

薛昭信：他對動畫軟體有興趣，搞不好可以設計一個對日抗戰、長沙大戰的電腦遊戲，用另外一種方式紀念爺爺。

《長沙保衛戰》主題曲——《旗正飄飄》

作詞：韋瀚章 作曲：黃自

旗正飄飄 馬正蕭蕭

槍在肩刀在腰

熱血似狂潮

旗正飄飄 馬正蕭蕭

好男兒報國在今朝

快奮起莫作老病夫
快團結莫貽散沙嘲
國亡家破禍在眉梢
要生存需把頭顱拋
戴天仇怎不報
不殺敵人恨不消

(第三章完)

1. 陳誠（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辭修，別號石叟。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中國國民黨黨、政、軍首要人物之一。其軍事集團是蔣中正嫡系部隊中堅力量。
←
2. 余傳韜（1928年6月27日－），湖北黃陂人。生物化學家，教育家。曾在台灣任教育部技職教育司司長、教育部常務次長、台灣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亞太科技協會理事長等職。
←
3. 陳履安（1937年6月22日－），浙江青田人。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被稱為台灣政壇四公子之一。
←
4. 《長沙保衛戰》是由湖南衛視和光傳媒聯合浙江美濃影視有限公司投資拍攝的戰爭劇，由董亞春執導，張豐毅、佟瑞欣、鄭昊、戴嬌倩等主演。該劇講述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長沙進行的四次大規模攻防戰。薛岳將軍是該劇靈魂人物。全劇共35集。
←
5. 觀音山事變，又稱六一六事變。指1922年6月16日發生於中國廣州一場以陳炯明為首的武裝事件，又稱陳炯明叛變或陳炯明事件；從孫文的立場則稱為「廣州蒙難」。由於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率領部下粵軍以軍事行動驅趕孫文主張北伐統一中國，期間粵軍發炮三響威嚇位於觀音山的總統府，中國國民黨稱為「陳炯明炮擊總統府」。
←
6. 《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434頁：在湖南聽完薛岳將軍的簡報之後，陳納德將軍說：「不是薛長官不聽統帥部的話，是統帥部不聽薛長官的話。」陳誠將軍對薛岳將軍說：「以後你要小心講話，你上午在桂東說的話，下午就傳到重慶統帥部，加油加

醋，以訛傳訛。」 ←

7. 薛岳將軍享壽102歲，曾說：「殺敵毋論多，比壽我最長。」 ←

第四章 孫安平憶孫立人：遠征軍與將軍玫瑰

孫安平-孫立人之子

2015.7.10

台中孫立人紀念館



“ 父親在軟禁歲月中還能怡然種花，應該是覺得自己心安理得。覺得他沒有做虧心事，所以心情上可以如此平靜。當然心裡頭有時還是會覺得不是很好過。父親也曾經感嘆，他在55歲被整，這個年紀正好是他最成熟，很能夠幫國家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但是他們這樣做，他也沒有辦法……他做的事情對得起國家，沒有什麼不安心的地方。我覺得父親蠻冤枉的。

”

—— 孫安平

孫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撫民，號仲能，安徽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1927年畢業於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歷任財政部稅警總團團長、支隊司令、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中華民國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等職，並榮獲中華民國四等雲麾勳章、大英帝國司令勳章、美國豐功勳章以及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勳章，身後獲總統明令褒揚。為抗戰時期中國少數有留美背景的軍事將領。1955年遭中華民國政府指控涉入兵變^[1]，長期被軟禁在寓所，直到李登輝總統時代才被釋放，總共被軟禁33年。其兵變案雖經再度調查認為他無罪，但尚未完全恢復其名譽。

前言：2015年7月，正當台灣當局舉辦各種大型活動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許多抗日名將後代齊聚台北之際，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之子選擇在這個時候避開鎂光燈，遠離塵囂，到宜蘭的鄉下寄情於山水之間。他是孫立人將軍的兒子孫安平。經過一番聯繫，作者與張靈甫將軍之子張道宇先生一同前往台中孫立人紀念館拜訪剛從宜蘭返回台中的孫安平先生，兩位名將之子在孫立人將軍的故居中展開一段穿越時空的對話，談起孫立人將軍當年的赫赫戰功，對比後來孫將軍被軟禁的遭遇，不勝唏噓。以下是作者與孫安平先生專訪的全文：



孫立人將軍之子孫安平（左）與張靈甫將軍之子張道宇（右）在台中孫立人紀念館的孫立人將軍雕像前合影

父親與他的38師

記者：國際社會相當推崇孫立人將軍與他的38師，請就您的瞭解和我們介紹一下孫將軍和他的38師在抗戰時的貢獻。

孫安平：當初盟國向國民政府聯繫，表示需要派軍隊到緬甸，他們從財政部的稅警總團緝私總隊抽調三個團編成38師。記得當時經過國界的惠通橋離開中國大陸到緬甸去。第一次作戰的時候比較不利，退到印度以後，經過整訓再反攻。

記者：您剛提到了惠通橋，惠通橋上曾有一場和飛虎隊有關的「怒江保衛戰」。飛虎隊是不是也對遠征軍和您父親的部隊有過支援？

孫安平：是的，有很大的支援。不論是壓制日軍的空中火力，或是駝峰航線的運補，包括兵源和物資的運補，還有就是空投一些補給給在叢林裡迂迴作戰的部隊，像是這樣的支援都很多。

記者：孫立人將軍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仁安羌大捷」^[2]了，這場戰役對二戰最終取得勝利，您覺得是不是一個關鍵？

孫安平：我不確定是不是關鍵，可能是有一些好處吧。第一個就是他幫盟軍保留了相當的兵力，因為據我瞭解當時救援出來的英軍，大約有七千人，所以那也是一支武力。另外就是，對盟軍來講，對士氣對軍心會比較有幫助，覺得是可以打敗日軍的。對日軍來講，相對是說，人家用比較少的兵力來打他還是可以的話，對他來講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威脅吧。

懸崖墜馬 大難不死

記者：記憶中父親有沒有和你講述過一些抗戰時期的小故事，和我們分享一下好嗎？

孫安平：好。譬如說在緬甸有一次行軍，他騎在馬上。那因為那邊環境蠻惡劣的，有很多吸血螞蝗，因為在山區行走的時候，馬肚子已經吸滿了許多吸血螞蝗，最後馬受不了就自殺了，馬就跳下懸崖，我父親也就跟

著下去了。可是他運氣還不錯，托在了樹上頭。所以他們本來看他完蛋了，後來發現沒事，還在樹上和他們搖手，他們再把他救上來。

記者：這段聽起來還滿驚險的，也反映出遠征軍在滇緬叢林中作戰的情況非常艱苦？

孫安平： 的確非常艱苦。

記者：父親當時的心境如何？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是如何撐下來並取得勝利的？

孫安平： 第一個就是說，你要保衛自己的國家，被人家侵略要求生存。另外就是，他在美國所受的軍事訓練是很有幫助的，譬如他在維吉尼亞軍校VMI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受過的嚴格訓練，對他的意志力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剛才您提到了父親在VMI接受美軍的訓練，因為我們的紀錄片主要也是著重在美國當時對中國的援助以及聯盟作戰的部分。您覺得孫立人將軍當時在VMI所受的訓練，對於他後來執行軍事任務，無論是在戰術上，或是和美軍同盟作戰時的溝通上，是不是有所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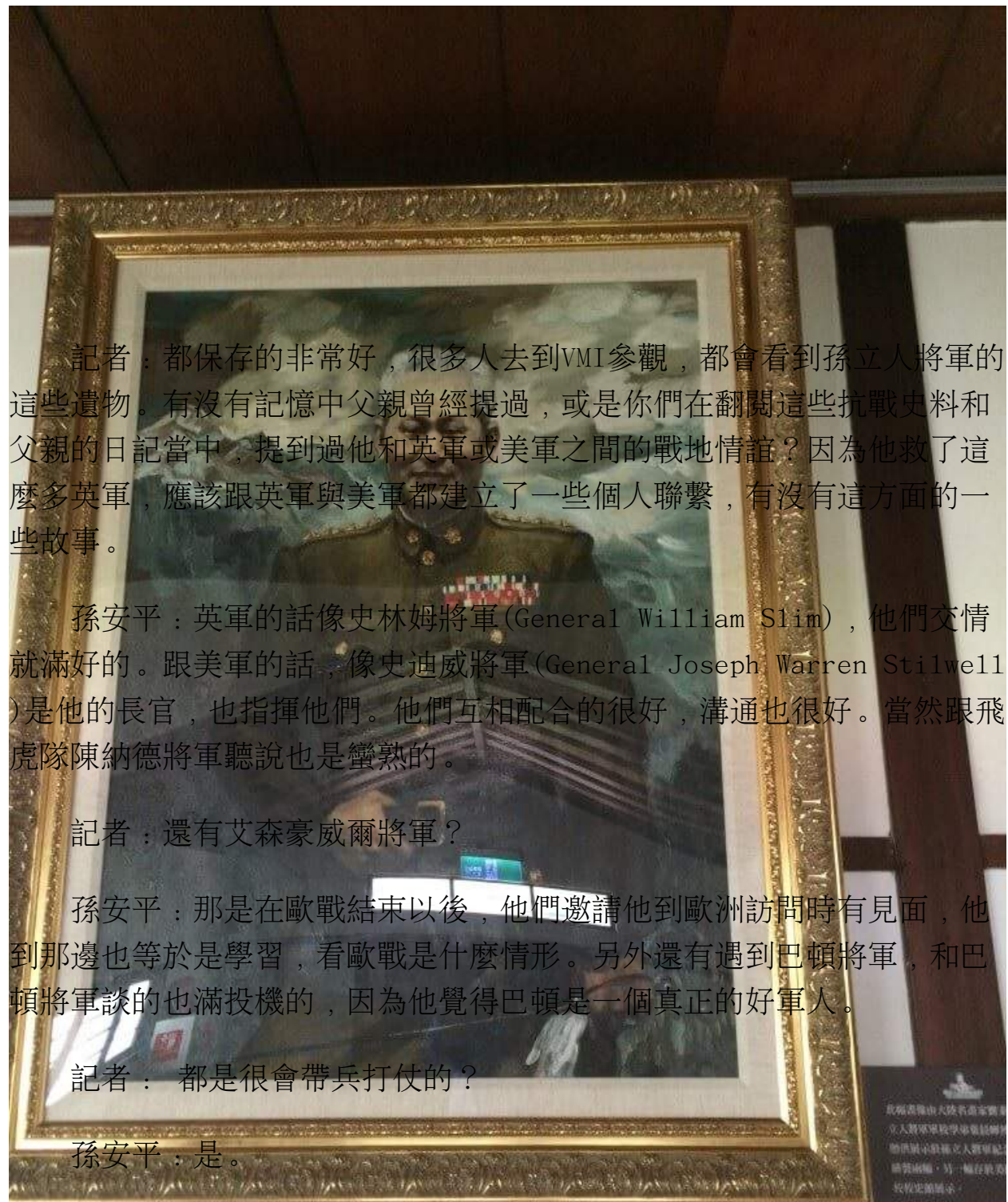
孫立人受美軍賞識

孫安平： 我想幫助應該是非常大吧，因為嚴格的訓練才能訓練出好的軍人。他的同期同學很多進到部隊都是進到陸戰隊去。VMI有名的是很嚴格和比較剽悍。另外就是在和美軍的溝通上，協同作戰的時候，思想上比較容易溝通，言語和作風上也比較容易溝通，互相比較瞭解，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 您知道VMI到現在都還有您父親的畫像，還有他的劍、他的戒指都在那邊。您有去看過嗎？

孫安平： 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去看過，我還沒有機會去，但是我想我會

找時間過去看。



記者：都保存的非常好，很多人去到VMI參觀，都會看到孫立人將軍的這些遺物。有沒有記憶中父親曾經提過，或是你們在翻閱這些抗戰史料和父親的日記當中，提到過他和英軍或美軍之間的戰地情誼？因為他救了這麼多英軍，應該跟英軍與美軍都建立了一些個人聯繫，有沒有這方面的一些故事。

孫安平：英軍的話像史林姆將軍(General William Slim)，他們交情就滿好的。跟美軍的話，像史迪威將軍(General Joseph Warren Stilwell)是他的長官，也指揮他們。他們互相配合的很好，溝通也很好。當然跟飛虎隊陳納德將軍聽說也是蠻熟的。

記者：還有艾森豪威爾將軍？

孫安平：那是在歐戰結束以後，他們邀請他到歐洲訪問時有見面，他到那邊也等於是學習，看歐戰是什麼情形。另外還有遇到巴頓將軍，和巴頓將軍談的也滿投機的，因為他覺得巴頓是一個真正的好軍人。

記者：都是很會帶兵打仗的？

孫安平：是。

記者：不曉得紀念館有沒有他們的合照？

孫安平：合照，我看牆上好像有一幅。

此幅畫像由大陸名畫家畫
立人將軍軍校學堂畢業生
贈送給立人將軍紀念館
贈送給立人將軍紀念館
贈送給立人將軍紀念館
板橋史蹟展示

記者：除了他是VMI畢業的，當時遠征軍也和美軍並肩作戰，孫立人將軍有沒有談過他對美軍的看法？因為剛剛你也提到史迪威將軍，他跟蔣介石之間，我們也知道，有點將帥不合。那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雖然是盟友，但好像也有一些比較矛盾的地方。你有聽父親講過這方面的感想嗎？

孫安平：他沒有什麼不好的批評吧。他覺得應該是美國和中國的合作，及對中國的援助，對中國有很大的幫助吧。

記者：那他和史迪威將軍的配合，就您所瞭解的和他自己的回憶也都是比較正面的對嗎？

孫安平：是，因為他們的溝通是很直接的，坦率的溝通，根據戰場的狀況就事論事，看怎麼樣去作戰，怎麼樣去配合，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孫立人赴歐考察時與巴頓將軍合影

記者：事實上我覺得美國人是這樣的，他會服氣的就是真正會打仗的人，打得好，美國人其實就是心服口服，其實也是蠻單純的。或許孫將軍這個部分，也是讓美國人對他比較有高度評價的一個特質。

命運的轉捩點

記者：美國人對他的欣賞，還有美國人和他之間溝通無礙，關係自然比較好。因為他是VMI畢業，然後在同盟作戰時和美軍配合得很好，得到史

迪威將軍和其他將領的讚賞。但是像這樣和美國密切的關係，您覺得是不是跟您父親後來的命運也有所關聯？

孫安平：可能有一些吧。二戰跟二戰結束以後，跟美國的合作及援助其實對中國都是滿重要的。但是等到退到台灣以後，一方面蔣介石總統他們也需要美國的援助，一方面他又可能覺得對我父親不是那麼放心，覺得好像美國有考慮他是可以替代蔣介石總統的選項，可能就更不放心了。我想這對他後來，他們等於像是整他一樣，可能是原因之一吧。但是後來美國有表達適度的關心，可能對他被整了以後有一些幫助吧，因為當初有人好像被處死了。但是有一些國際人士的關心，跟國內一些不良的反應，他們會比較顧慮，所以他的下場可能比其他人好一些。

記者：父親是不是在這裡被軟禁之後，美方也有派人來關心他對不對？

孫安平：應該是有人來關照過，但是我們是接觸不到的，他也不希望你跟外界連絡。但是應該是有人關心。

記者：其實都是處在被監視的狀態？

孫安平：是。



孫立人故居圍牆上的洞當年是被用來監視遭到軟禁的孫立人將軍

軟禁生涯

記者：今天很難得來到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看到這些陳設，想像當年您的父親就是在這裡遭到軟禁，請跟我們回憶一下孫立人將軍被軟禁時的生活景況。

孫安平：生活很單純，進出不是那麼方便。假如只是到台中市區，他們會有安全人員陪同。假如要到比較遠的地方，需要先報備，批准了才可以。跟少數的親戚可以有一些來往和接觸，跟朋友或同事就不行了。

記者：他被軟禁好像是您出生的那一年，民國44年？

孫安平：對，1955年。

記者：您父親被軟禁的那一年，1955年，您剛好出生，所以對你們家來講，是一個很特別的年分。迎接您的出生，但是父親的命運卻有一個轉變。您自己有什麼想法？

孫安平：沒有特別的想法，這不是我可以選擇的。

記者：你那時候還是襁褓中的嬰兒？

孫安平：對。

記者：有沒有小時候的照片？或是母親的回憶，提到當年父親被軟禁時，您剛好降臨到世上，等於說您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

孫安平：對。我出生不在這裡出生，但長大是在這裡長大的。

記者：你是在哪裡生的？

孫安平：我是在高雄生的。

記者：您的兒時回憶，是否感覺到周遭的生活有什麼不同，會覺得緊張嗎？

孫安平：小孩子不會知道的，大人也不會跟我們講，安全人員也不會講，所以好像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很小的時候就在這裡，所以沒什麼感覺。是到後來比較大一點的時候，才覺得有點不大一樣。

記者：是上初中的時候？

孫安平：對，到初中以後慢慢覺得，確實有點怪。

記者：哪裡怪？

孫安平：我們家跟別人家不一樣。

記者：那時候知道父親被軟禁嗎？

孫安平：到初中以後慢慢有點感覺了。

記者：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會想為父親平反嗎？那種心態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孫安平：那時候會覺得有點不平吧，覺得應該要改善。

記者：後來奔走幫父親平反，甚至建立這個紀念館，您也是出了很大的力。跟我們談一下這一段。

孫安平：正好時間點的關係吧。正好我從美國留學工作回到台灣第二年，那年年底蔣經國總統不在了。正好我有一個兄弟，我父親的乾兒子，正好從加拿大回來，到清華大學當客座教授。他跟我和我姑姑她們正好有機會跟自立晚報的記者，他寫了一個訪問，社會開始慢慢注意到這件事情，國安局的人很不高興。後來我的兄弟又再跟我奔走。當然我那時還比較年輕，很多時候，他們比我更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將軍玫瑰

記者：父親被軟禁時的心情是什麼？我看到有一份資料說，美國派人來關心他，看了之後回報美國國務院，說將軍很悠哉地在種玫瑰花。他們回報說，將軍似乎沒有心情上的波動，非常怡然自得地在種玫瑰花。他是在強壓心中的不平，只是表面上的一種平靜，還是他真的已經放下一切，覺得可以這樣子過日子？您覺得當時父親是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種花？

孫安平：第一個，他應該是自己心安理得，覺得他沒有做虧心事，所以他心情上可以比較平靜一點。當然心裡頭有時還是會覺得不是很好。他自己曾經對我們說，他應該是55歲左右被整。他說：「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正好是我最成熟，很能夠幫國家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但是他們這樣做，我也沒有辦法。」但是至少他覺得他心安理得，他做的事情能對得起國家，沒有什麼不安心的地方。

記者：對得起國家，但會不會有遺憾，覺得因為政治的緣故，而沒有辦法為國家做更多？

孫安平：應該有一些遺憾，可是沒有辦法做更多事情了。大概就這樣子吧。

記者：孫立人種植的將軍玫瑰，據說種子是從美國來的，所以這也是一層和美國的關係。

孫安平：那時候可能是有一些種子吧，他會到人家花圃去找玫瑰花，或者是我在美國的姑姑有時候也會寄給他一些玫瑰花的種子。



將軍玫瑰

記者：他親手栽種？

孫安平：對，他那時候比較有時間。

記者：然後母親再去菜市場賣？

孫安平：對，有時候會去賣掉一些。

記者：今年大家都在紀念抗戰英雄，您父親的際遇又特別不同。您覺

得身為他的兒子，最以父親為榮的地方是？

孫安平：我最佩服他的，是他的人格修養，和他對國家民族的熱情，熱愛國家民族，和他待人處世的方式。

記者：今年因為大家都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您有沒有特別想做些什麼事情，去回憶父親，或是讓他的這段歷史被更多人瞭解和知道？

孫安平：我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抗戰的歷史，並且正確地記載抗戰的歷史，這樣是最好的。現在可能也還有少數抗戰的老兵，大家能夠多關心他們，多愛護他們，應該是好的。

記者：是不是希望年輕的一代也能多知道一些您父親過去的事蹟呢？來這裡參觀的年輕人，會不會因為看到孫立人將軍的事蹟，而對抗戰的這段歷史產生興趣？

孫安平：有些人應該會。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多瞭解歷史，正視歷史。抗戰和二戰的勝利，我覺得軍隊的作戰是團隊的活動，是全體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勝利，也是同盟國大家共同努力的勝利，包括美國和英國，等於是大家團隊的配合，團隊努力的成果。

記者：事實上美國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太提中國在二戰的貢獻。美國有一段時間其實是忽視，或是說遺忘了在中國的這一場作戰。你看遠征軍打得這麼辛苦，救了這麼多英軍，幫了美國這麼多，但是這一段歷史其實美國人知道的不多。您覺得藉由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至少今年在美國和兩岸都有很多紀念活動，我們拍的紀錄片，在美國的華人也會看到。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提醒世人，其實二戰當中，中國也是做了很大的貢獻？

孫安平：對，當時的中國的確是做了很大的貢獻。

記者：不過現在兩岸對於抗戰勝利的果實，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說，他們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孫安平：他們當然也有貢獻，但是當初領導指揮的是誰嘛？但是貢獻的話，當然是全體中國人共同努力。所以我相信他們也是有相當的貢獻，但是不要忘記別人的貢獻。我覺得正確看待歷史就可以了，貢獻的話，應該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要正視歷史就對了。

記者：其實我訪問的每一位抗戰老兵，到最後都一定會跟我說，希望大家不要遺忘這段歷史，因為他們現在都已經90幾歲了，他們很怕將來他們離開之後，沒有人紀念了，這段歷史就沒有了，他們都希望大家不要遺忘這段抗戰的歷史。

孫安平：希望大家珍惜現在的和平穩定，正視歷史。像日本當年侵略中國這種做法，是不能被接受的，以後也不可以再發生了。

記者：請您跟我們再多談一些孫立人將軍的個性與為人。您想藉由這部紀錄片讓觀眾們知道什麼有關於你父親的事？

以智取勝 以德服人

孫安平：有些地方蠻重要的。他作戰的時候不會想要硬拚，將士的生命他覺得很重要，覺得不要蠻幹硬拚，盡可能減少人民的傷亡。可以採取迂迴作戰，不要純粹正面硬攻。截斷敵人的交通線、補給線，讓他自己動搖，這樣對你的人員傷亡會比較少。當然跟巴頓將軍講的一樣，最好是讓敵人去犧牲，自己的人少犧牲，讓敵人去壯烈犧牲好了。

另外他也不是很喜歡日本人的做法，像他們在硫磺島血戰，把士兵綁在碉堡裡面，栓在碉堡裡面，我父親的觀念覺得這樣是不對的。假如他要求他們守一個地方，譬如說死守，你能夠撐住幾天，援助就會到，但是你要撐得住。但他不會跟你講說，無限期死守，打死算了。這樣他覺得是不好的。

記者：從這一段來講，父親很重視部屬的性命，對人命也非常珍視。網上流傳他對日軍俘虜的一些故事，您覺得那些應該不是真的？

孫安平：我認為不是真的，因為我從來沒有聽我父親講過，也沒有聽我父親其他的同事或部屬說過。網路上講的人可能覺得很過癮吧，但我想這不是他的作風。畢竟我們跟日本軍閥是不一樣的。

記者：這段我們也有機會在紀錄片澄清一下，網上流傳的說法非常多。

孫安平：可能覺得過癮吧。但實際上，你把敵軍打敗了，讓他不能夠再來侵犯，才是最重要的。不需要對那些被俘虜的日軍做什麼。

記者：最懷念父親的地方是什麼？他對你們嚴不嚴格啊？

孫安平：非常嚴格。但是跟每個人一樣，你對你父親的懷念，很多時候就是日常大家在一起，那種溫暖的感覺。

父親身影仍縈繞

記者：在這個紀念館中，會常常覺得父親的身影還在嗎？

孫安平：會。常常會想到。



孫立人紀念館

記者：通常會去研讀二戰歷史的人，多半是本身對這段歷史就有興趣。但特別的是，這邊可能有些人是想來台中旅遊，而知道這邊是一個景

點，然後來參觀。他可能之前對二戰和孫立人將軍完全不認識……

記者友人：但是也很多人是特地過來的，像是香港的學生上次來，我還在這邊主持一個研討會呢！

記者：他們是特地為了瞭解更多有關孫立人將軍的故事而來的嗎？

孫安平：他們有組團來過幾次，香港的學校。

記者：是慕將軍之名而來的？

孫安平：是。另外我還想再補充一下，二戰結束之後，遠征軍進入廣州，那時候等於是接收廣州，在那邊就建了遠征軍陣亡將士公墓。建公墓的勞動工作，有一部分是找日本的戰俘做的。那時我父親就跟他們講說，以前你們讓我們流血犧牲了，那現在你們要多流汗做工來償還。我想他不是那麼喜歡亂整戰俘或者是虐殺戰俘的。

記者：有很多傳聞，跟孫立人本人的個性或是其他人對他的回憶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指孫立人將軍虐待日軍戰俘的文章應該只是謠言？

孫安平：應該不是真的。另外他之前也提過，在VMI嚴格的訓練下，是讓他後來在很多困難中能夠挺得過去的原因之一。

記者：所以在美國的那段日子對他後來在戰爭中的表現很重要。

孫安平：是蠻重要的。

記者：有沒有人來到這邊，是原來不認識孫立人將軍，然後看到他的事蹟之後，覺得很感動，原來有這樣子一個當年為我們國家犧牲的人。

孫安平：我不是那麼清楚，因為一般都是台中市文化局的志工做導覽的，他們比我更瞭解。

記者：抗戰勝利70週年，你自己覺得有什麼感想？

孫安平：我覺得和平穩定是非常寶貴的，當然希望兩岸都能夠繁榮和平穩定，儘可能不要再有戰爭，像是日本這種侵略的行為是不可以再發生的。

記者：其實我覺得這些活動如果能夠20年前辦，父親還沒走的時候，我們應該把這個榮耀還給他的。您覺得呢？

孫安平：謝謝。

記者：父親應該走還沒有20年對不對？

孫安平：差不多20年。

記者：父親走的時候有沒有特別講些什麼，對於他此生的經歷？

孫安平：之前我有問他，他有跟我說，他正好是在經驗最豐富，身體狀況也不錯的時候被軟禁，沒有辦法替國家做更多事情。後來他也有表示說，對他個人來講，他對國家是沒有什麼遺憾的。至少他覺得他對得起國家。

記者：直到他走的時候難道都沒有怨言嗎？

孫安平：那個時候，醫生有聽到他在走之前說他是冤枉的。他在到醫院之前，站在院子裡頭看著遠方，他就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呢？大家各有各的天地不是很好嗎？我想他的意思是說，你們管國家的事情或是搞政治，我就是單純只是一個軍人，我好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嘛。他感覺他在走之前的心情是這個樣子的。

記者：被軟禁的時候他幾歲？

孫安平：從55歲開始，33年到88歲。

記者：他有接受過美國給他的勳章對不對？

孫安平：有。

記者：美國很看重他，甚至考慮過有可能讓他取代蔣介石？

孫安平：不過他並無心要去取代他。

記者：而且他很忠實地回報了蔣委員長。

孫安平：對。那時候其實蔣介石到台灣的時候，據我聽到他（孫立人將軍）有跟陳誠聯絡，陳誠好像沒有明確回覆，所以他的船就沒有停在基隆港，而是到高雄的外海，好像有點顧慮也沒上岸。我父親就去接他上岸了。他就說這邊安不安全？美國會不會有意見？我父親跟他講，這邊作為中華民國的領土，請他放心沒有問題。

接蔣介石上岸

記者：所以當時蔣介石來到台灣的時候，是父親去接他的？

孫安平：是的，我父親在高雄接他（蔣介石）上岸，那時候他跟蔣經國先生，他們都是他接上來的。他們是坐軍艦的。但是最後他還是覺得不好啊。

記者：當年是孫立人將軍先過來的。

孫安平：他先過來的。他到台灣的時候，本來他沒有帶軍隊過來，只是帶了少數的幹部，在這邊整訓軍隊。部隊整訓好以後，整訓的有點績效。後來1949年蔣介石到的時候，他覺得不知道上岸好不好，最後是我父親接他上來的。

父親是冤枉的

記者：那當年孫將軍是因為什麼原因決定到台灣呢？

孫安平：那個時候因為國共內戰，他本來在東北打的還不錯，後來跟杜聿明將軍打得不是很好，杜聿明好像不喜歡他，所以他後來就把他調回東北了。調回東北以後，等於沒什麼事，那時候蔣介石總統就讓他去整訓部隊，因為覺得他整訓軍隊應該還不錯，整訓以後就成立好幾個訓練中心，我父親跟他（蔣介石）說，你成立好幾個訓練中心好像績效不是很好，而且你訓練中心最好是在比較後方，沒有敵情顧慮比較好訓練。所以後來他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幾個地方看過以後，跟蔣介石總統報告說，他覺得應該在台灣的鳳山成立訓練基地，因為鳳山，台灣這邊遠離戰場，比較安定一點，比較能夠安心訓練軍隊，有現成的日本人留下來的很多設施，滿適合訓練軍隊，而且好處是，從台灣訓練好以後，從台灣到中國大陸的很多地方非常的方便，因為台灣離上海這些地方都還蠻近的，到各個地方船運也蠻方便，建議蔣介石總統選台灣。

記者：您個人會不會覺得父親抗戰的時候打得這麼辛苦，抗戰打得這麼英勇，還親自在高雄接他上來，還幫他整訓軍隊，然後最後被整，會不會覺得真的是很不值？

孫安平：我覺得蠻冤枉的，假如國家能夠安定，社會能夠安定，可能這一點還不錯。但是當然覺得，父親好像蠻冤枉的。

後記：2015年11月19日是孫立人將軍115歲誕辰紀念，台灣總統馬英九11月28日頒發抗戰勝利紀念章給孫立人將軍，由孫安平先生代表接受。馬英九指出，仁安羌大捷和反攻緬北的輝煌戰史，具體影響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果。孫立人為國軍貢獻良多，雖然後因「郭廷亮案」卸下軍職，但孫將軍一生保家衛國的功勳與高尚的愛國志節，將繼續受到所有國人的景仰。馬英九2011年為孫立人紀念館揭匾時也曾表示，他是懷著歉疚之心來向一代名將致敬，惋惜他蒙冤多年。

（第四章完）

1. 孫立人兵變案：也稱郭廷亮匪諜案，1955年中華民國政府以陸軍上將孫立人部屬少校郭廷亮計劃發動兵變為由，指控孫立人「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孫立人將軍此後被革職軟禁，部屬有300多人受牽連入獄。 [←](#)
2. 仁安羌大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在緬甸戰役中的一場戰鬥，是緬甸戰役的一部分。由孫立人將軍領導的38師及劉放吾將軍的第113團主打，是中國遠征軍以寡擊眾，首次在中國境外打敗日軍。 [←](#)

第五章 吉民立憶吉星文：從盧溝橋到八二三砲戰



“ 那時候的國軍就三大件：大刀、盒子砲、步槍，步槍還是兩個人分一把。我爸爸在一天之內想要兩百個敢死隊，這個敢死隊真是有去無回。結果半天之內來了五百個，沒有被選上的還哭，說為什麼不選我……

”

—— 吉民立



盧溝橋

歷史錯誤可以原諒 歷史真相不能遺忘

盧溝橋，標誌著抗戰的開始，永定河上百來頭獅子，70多年來，看著中國苦戰，看著中國勝利，看著中國分裂，看著中國崛起。而就在2015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8週年這一天，作者來到了位於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參加《對日抗戰真相特展》的開幕典禮。現場設置了重現22場重要會戰場景的大型兵棋台，以及描繪開羅會議、台灣光復等關鍵時刻的巨幅油畫。抗日名將吉星文、高志航、王生明將軍的後人也出席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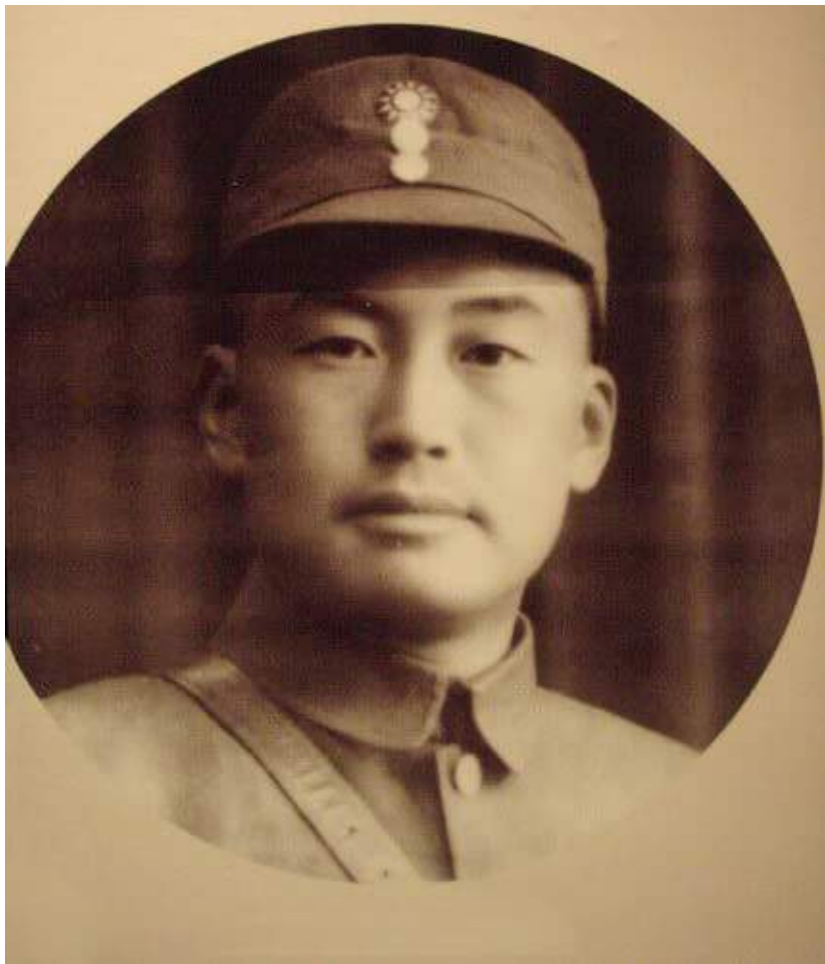
馬英九總統出席 《對日抗戰真相展》致詞

馬英九總統在開幕式上致詞的時候說：「歷史的錯誤可以原諒，但是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八年抗戰共計22場重要的會戰、1,117次大型戰役、

3萬8931次小型戰鬥，約322萬官兵傷亡，超過2千萬民眾的死亡，268位國軍將領殉國，其中包括七位上將。八年抗戰以淞滬戰役為例，很多人形容那場戰役簡直就像人肉絞肉機，三個月之內，幾十萬人的部隊就這樣犧牲了。」

抗日「大刀英雄」吉星文 金門砲戰陣亡

記者在真相展的兵棋台前，見到了吉星文將軍的公子吉民立先生，便走上前去與他進行訪問。這段訪問雖然不長，但是吉民立先生講述吉星文將軍生平與回憶父親的一些細節，令人聞之動容。



抗日英雄吉星文將軍

吉星文出生於1908年，河南省扶溝縣人。15歲投筆從戎，進入叔父吉

鴻昌的部隊當兵，升至營長。1933年長城抗戰中因功升至團長。1936年擔任宛平城的守衛任務。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率部打響全民族對日抗戰的第一槍，與日軍血戰20餘日。抗戰勝利後投入國共內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中被解放軍的砲火擊中，重傷不治身亡。

吉民立是吉星文最小的兒子，吉星文在八二三砲戰中殉職的時候，他只有四歲。

紀念七七抗戰精神 思索當年為何而戰

記者：吉民立先生，您的父親吉星文將軍在盧溝橋上打響對日抗戰的第一槍，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跟我們談談您的感想。

吉民立：現在很多人都講抗戰精神，我就跟你講一個體現抗戰精神的小故事。

七七事變是從7月8日開打，那為什麼不叫七八事變？因為日本想要進城，是從7月7日開始。7月8日，我爸爸想在一天之內要兩百個敢死隊。這個敢死隊真是有去無回。那時候的國軍就三大件：大刀、盒子砲（德製，可以打響十次，有十發子彈）、步槍。步槍還是兩個人分一把。我剛說一天之內要兩百個，結果半天之內來了五百個，沒有被選上的還哭，說為什麼不選我。我常常和朋友開玩笑，如果現在有戰爭，被選到敢死隊的人一定說，為什麼是我？但是那時候沒有被選上的還哭。這就是「抗戰精神」。

這幾年有幾種聲音，說什麼「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我沒有這兩句話。因為為何？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招牌不能被日本滅了；為誰？就是你的父母兄長全國老百姓不能被欺凌。所以那時候是一致對外，沒有什麼為何而戰。



馬英九總統出席盧溝橋事變77週年紀念活動與吉民立合影

我在民國99年跟馬英九總統談話時，我特別跟馬總統講，不光我父親是英雄是烈士，那些身上綁著炸藥鑽日本坦克車的都是英雄，只是他們是無名英雄。馬總統常常說：「不容青史盡成灰。」所以，我們辦這麼多活動是為了記取教訓，而不是延續仇恨。

父親們或許也在天上舉杯同慶

吉民立：剛剛我在紀念活動上跟高志航^[1]的兒子說，高志航將軍、我父親吉星文將軍，還有一江山戰役的王生明將軍^[2]他們三位或許正在天上喝酒，他們看到現在的場景他們會很高興的。

記者：您今年打算做些什麼，將這種抗戰精神延續下去？

吉民立：馬英九總統擔任總統期間，每年都辦「七七」紀念活動。他

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每年辦「七七」，每年我都有記錄，我都用當年的場景做我的臉書。

我們二代們經常聚會，我和高志航的後人、邱清泉^[3]的後人、八二三砲戰章傑^[4]將軍的後人常常聯絡。今年中華民國國史館特地出版三本日記，我父親的日記，胡宗南將軍、還有陳誠的日記。我也參與了父親日記的出版，那個日記時間久了字跡有點模糊，我必須逐字校對。抗戰那一段我父親留下的記錄比較少。因為我父親在福州國共內戰的時候，抗戰那一段的日記遺失了。但是到台灣之後這一段也是蠻重要的。



吉星文先生 日記

Chi Hsing-wen's Diaries

記者：有沒有一個感人故事？

吉民立：民國43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父親在日記裡寫道，小壯丁取名「民立」，意在國難之時，應該立足在社會上，做一個打不倒的漢子，為國家扶正氣，為民族增光。

和父親的最後一面 日曆仍停留那一頁

記者：除了盧溝橋之外，您父親在金門八二三砲戰中的英勇表現，也是大家紀念他的原因。

吉民立：我父親有個習慣，喜歡在照片上寫字。八二三砲戰之前，有輛軍用卡車撞到我父親坐的吉普車，我父親腰部受傷，常常酸痛。他還在前線擔任副司令，不能隨便請假。有次蔣公去視察，特別請他的醫官為我父親檢查，醫生說必須要開刀，不然沒有辦法根治。所以特別讓我父親請假回台開刀。醫院、醫生都安排好了，但是我父親聽到前方開始緊張了，

有黃沙起來，代表有很重的車子經過有土崗地方，代表在運砲彈。我父親馬上停止開刀。我還記得，當時媽媽牽著我的手，送我父親上吉普車，那是我和父親最後一次見面。

我父親在8月19日那天還寄了一封信，要我母親注意小朋友的教育問題，最後一句是：「前方一切安好。」四天之後就是八二三砲戰。我父親是八二三當天受傷，8月24號過世，我媽媽一直保留著那張日曆。我懂事之後，媽媽把那個日曆給我，上面寫著，中華民國47年，8月24日，就是爸爸為國捐軀的那一天。這張日曆到現在我都還留著。

英靈永存 撥亂反正

記者：想跟兩岸的年輕一代說點什麼？

吉民立：我只要有外國朋友來，我就會帶他們到忠烈祠。我會跟他們講，沒有開國先烈，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沒有左文右武這些烈士，中華民國不會延續到現在。一定要在戰場上經歷過的才能進忠烈祠。

現在那些自以為自己是名嘴的人說，我父親是中國烈士，和台灣沒有關係，我不知道這什麼心態。希望能夠撥亂反正，或許力量不夠，但是我們自己都要盡一點責任。

後記：抗日英雄吉星文在國共內戰的砲火下陣亡，這樣的悲劇實在令人扼腕嘆息。過去幾十年來，中共一直未能給予吉星文應有的評價。不過200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70週年時，中國官方第一次正式紀念吉星文，吉民立和家人應邀前往中國，參加在盧溝橋的紀念活動以及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的《吉星文特展》。兩岸民眾隨著認同意識與抗戰史觀的轉換，看待當年在戰場上犧牲的英雄的心態，似乎也都有所變化。若能更多地了解抗戰歷史真相，或許能有助於兩岸民眾理解70年前與70年後的軍民究竟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大刀隊

附錄：大刀進行曲歌詞

作曲家麥新為歌頌當時在長城附近用大刀與日軍奮勇作戰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大刀隊，譜寫了29軍大刀隊的戰歌《大刀進行曲》。

《大刀進行曲》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二九軍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二九軍不是孤軍，
看準那敵人！
把他消滅，把他消滅！〔喊：衝啊！〕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喊：殺！〕

（第五章完）

-
1. 高志航是中國以弱勢空軍抗日作戰中第一位擊落日本飛機的飛行員，締造八一四空戰的勝利，被譽為「空軍戰魂」。[←](#)
 2. 一江山戰役是1955年1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與中華民國國軍於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中在浙江省一江山島進行的戰役。戰鬥歷時兩天，1月19日解放軍佔領該島。國軍一江山島指揮官王生明陣亡，副指揮官王輔弼被俘，其餘守軍陣亡500多人，遭俘500多人。[←](#)
 3. 邱清泉（1902年1月27日-1949年1月10日），浙江省溫州永嘉縣蒲洲鄉人。黃埔軍校、德國柏林陸軍大學畢業；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抗戰期間曾任新編第22師師長與第五軍軍長，參與崑崙關戰役與滇西緬北戰役。抗戰勝利後參與國共內戰，為第二兵團司令，在淮海戰役（又稱徐蚌會戰）中陣亡。[←](#)
 4. 章傑（1909年-1958年8月23日），浙江省臨海縣人。1958年，章傑因對作戰、後勤

及教育等頗有經驗，遂調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官，期借重其長才襄佐司令官胡璉。 8月23日，解放軍突然猛烈砲擊金門，爆發震驚中外，長達44天之八二三砲戰。解放軍在廈門、深江、圍頭、蓮河、大小磴等地雲集火砲340門無預警強力砲擊金門。下午6時30分，正當防衛部許多長官在太武山翠谷水上餐廳用餐及休息之際，突然遭到解放軍猛烈砲擊（解放軍依情報得知金門防衛司令部位置及作息時間），章傑與趙家驤兩位副司令官當場殉職，吉星文副司令官傷重送醫不治。 ←

第六章 胡為真憶胡宗南：天下第一軍扼腕延安



胡為真--胡宗南之子

2015.6.15

台北

“



……父……延安後，在陝北繼續……公……聲……他……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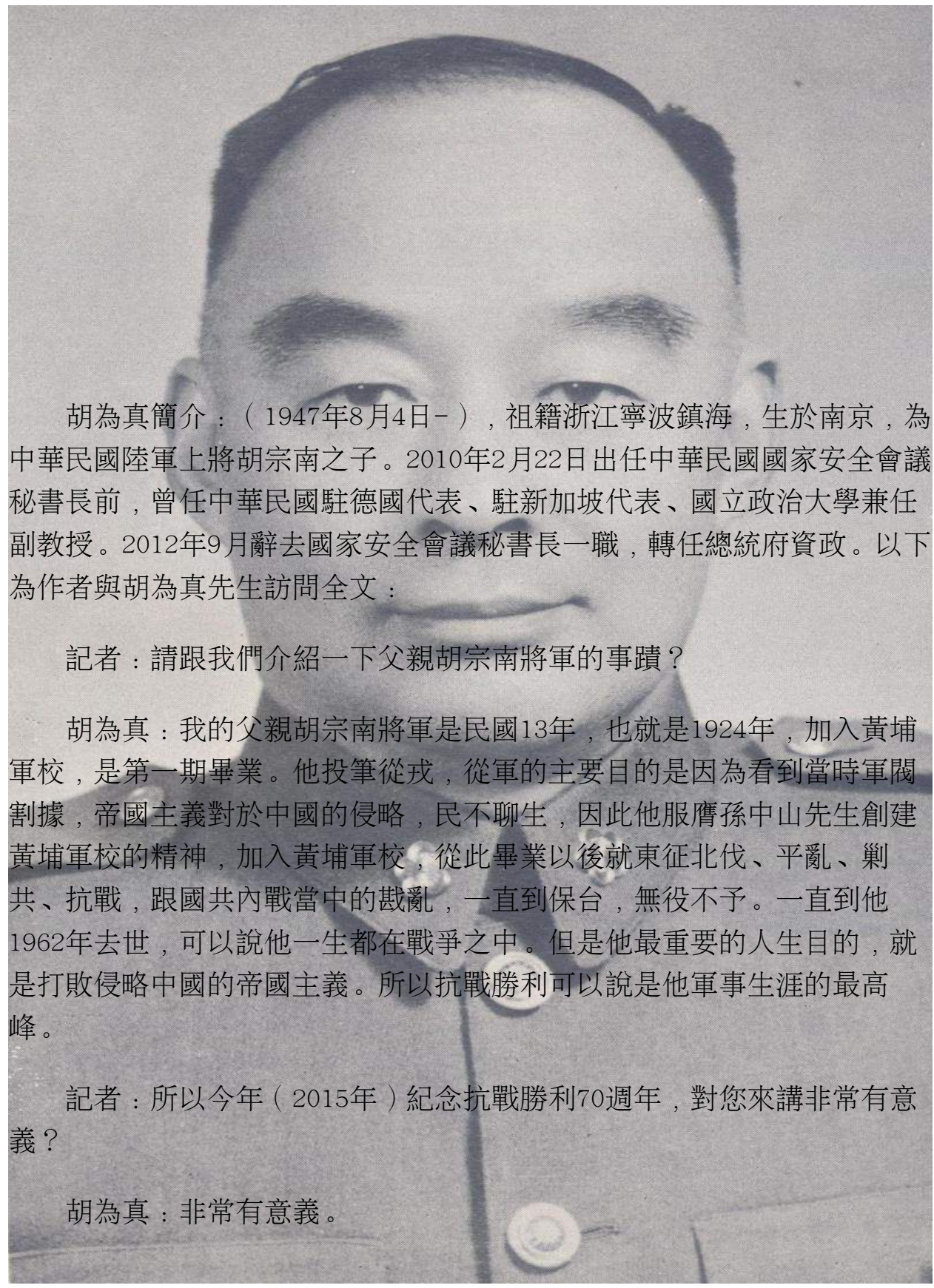
夫慘重，對日抗戰……來和共軍作戰，給……延安後，在陝北繼……最近的時候只差400……緊馬嘴不讓他發出……部隊就沒有發現……整個情勢就會改

”

—— 胡為真



胡宗南（ 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 ），原名琴齋、字壽山，浙江人，中華民國國軍追贈陸軍一級上將、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及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位，蔣中正的心腹之一。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Hu Weizhen, a middle-aged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jacket.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light smile.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 color.

胡為真簡介：（1947年8月4日－），祖籍浙江寧波鎮海，生於南京，為中華民國陸軍上將胡宗南之子。2010年2月22日出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前，曾任中華民國駐德國代表、駐新加坡代表、國立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2012年9月辭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一職，轉任總統府資政。以下為作者與胡為真先生訪問全文：

記者：請跟我們介紹一下父親胡宗南將軍的事蹟？

胡為真：我的父親胡宗南將軍是民國13年，也就是1924年，加入黃埔軍校，是第一期畢業。他投筆從戎，從軍的主要目的是因為看到當時軍閥割據，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民不聊生，因此他服膺孫中山先生創建黃埔軍校的精神，加入黃埔軍校，從此畢業以後就東征北伐、平亂、剿共、抗戰，跟國共內戰當中的戡亂，一直到保台，無役不予。一直到他1962年去世，可以說他一生都在戰爭之中。但是他最重要的人生目的，就是打敗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所以抗戰勝利可以說是他軍事生涯的最高峰。

記者：所以今年（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對您來講非常有意義？

胡為真：非常有意義。

記者：對日抗戰的重要會戰父親都有參與？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胡為真：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只有14歲。我是家中的長子，我父親結婚非常的晚，他是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心情來抗戰。我父母在抗戰前就已經訂婚，1937年訂婚就準備結婚了，但是抗戰在那一年開始，父親就說現在我們不能結婚了，必須全心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我母親去美國留學拿博士學位一直到回國教書，訂婚之後十年他們才結婚，因此我的年齡比我父親的同學孩子的年齡都小很多。我父親跟我幾乎沒有講到過去的事，因為我當年的年紀太小了。我父親去世時我才14歲，倒是我從我父親的部屬和同學們那裡聽到許許多多的故事。

淞滬會戰 第一軍損失慘重

淞滬會戰是1937年8月13日開始，我父親當時希望帶著精銳的第一軍加入作戰，到了8月30日終於進入戰場。他原來在徐州整訓部隊，準備對日本的作戰。進入戰場到了寶山，後來又到了羅甸，在那邊苦戰了三個月，他的部隊是中央軍，國民政府最精銳的部隊之一。但苦戰的結果4萬人進去，第一師和第78師，結果經過補充好幾次，等到奉命轉移的時候，只剩下1,300人，其他的全都戰死在淞滬戰場上，損失慘重。

因為這樣的犧牲，使得日本的戰略從北到南改成從東向西，才能使中華民國政府有時間把主要的實力、工業、人才運到內地去，作為長期抗戰的基礎。抗戰期間我父親除了淞滬會戰之外，其他的戰役參加的也很多。

部隊後來緊接著到了河南和陝西，他在陝西有許多工作，最主要的是對日作戰。八年來多次阻止日本經過黃河進潼關攻進重慶。同時他在西北最主要的任務，是要整合當地的實力。



淞滬會戰中國軍的一個機槍陣地

整合地方力量

中國大陸在那時候只是名義上的統一，中央的力量在地方上非常微弱，地方上都是由地方勢力佔領。我父親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裡集合陝、甘、寧、新、青的力量對日作戰。他不但在戰場上積極抵抗日本，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訓練人才，整頓前方華北戰場作戰失敗的部隊，重新挽回士氣，灌注軍人精神。

他成立了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前前後後訓練了7萬多人。同時成立了戰時幹部訓練班第四團，叫做戰幹團。戰幹團全國只有四個，第四團又是最大的。訓練軍中幹部，鼓勵軍官們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對抗日本。戰幹團前後訓練了3、4萬人。

訓練敵後遊擊作戰

日本在華北地區佔領許多地方，因此必須發展敵後作戰。因此他必須訓練打遊擊的軍人，所以我的父親又成立了遊擊幹部訓練班，簡稱游幹班，在西安附近。也訓練了許多軍中幹部，再派回河南、河北打遊擊，許

多地方都是我父親的軍隊部署和日本非正規作戰。

當時一方面要對抗日本，一方面要防備共軍，共軍就是朱德的部隊，我的父親在這些部隊非常辛苦，但八年下來確實擋住日本，使得日本有後顧之憂，沒辦法從北線前行攻勢，只能從重慶進攻。

阻止蘇聯在新疆擴張 平定甘肅

另外父親重要的任務，就是阻止蘇聯在新疆的擴張勢力，所以他的軍隊雖然名義上不是由他指揮，但仍是由他屬下的29集團軍派到新疆，在1944年到1945年，當地的叛軍在俄軍的支持下，苦戰了一年多。

甘肅的叛亂也是父親平定，希望能集中力量抗日。父親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封鎖、阻止中共擴散抗戰期間的力量。

父親是非常守份的人，作風是做了不說，絕不干涉民間行政單位，陝、甘、寧、青、新每省都有省主席，重慶的軍事委員會在西安、在水都有行營，天水行營、西安行營，代表軍事委員會指揮當地的事務，父親都不干涉他們的工作。他所能執行的事情非常有限，外界叫他「西北王」非常不公平。但他仍盡他一切的力量，為了保護中華民族的利益，他盡了他所有精神。

父親的日記今年7月7日由國史館出版，從他的日記中看得出來，他很多時間都是在軍校教育工作上培養軍人，要有真正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和蔣中正先生的精神，要用三民主義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要忠實支持政府統一整個中國，統一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這是他終生不變的任務目標和努力的方向。

進攻延安 毛澤東的茶水還是溫的

記者：談一下延安作戰這一段，父親有沒有在日記或作戰紀錄中比較詳細地講過這部分？

胡為真：他在日記中雖然寫的不多，但他的部屬有不少記載。像是徐枕^[1]先生在他今年出版的新書中指出，當時在進攻延安時，他是尖兵連的連長，第一個衝進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茶水還是溫的，就是他發現的。



1947年徐枕率先攻入延安，至今仍感慨當年未能活捉毛澤東



1947年8月8日蔣公與國軍將領胡宗南等在延安中共盤踞之

窯洞前合影

胡為真：民國36年也就是1947年，中央政府蔣委員長決定進攻延安，二月份召集父親去南京開會，後來決定從宜川和洛川，西安以北，對延安展開鉗形攻勢。當時中共毛澤東決定堅守，因為延安經過中共十幾年建設，防禦攻勢兼顧。加上抗戰勝利後有不少日本俘虜，強化攻勢，毛澤東有相當的信心守住。同時他讓在山西、河南的共軍對國軍發動攻勢，陝北也號稱向西安發動攻勢，以便把國軍注意力吸引到別處，但我父親不受影響，集中軍力，讓第一軍在宜川向延安進攻，不是經過一般公路，而是經過種鴉片的羊腸小徑，父親在出發前除了和部隊長講話，特別把第一軍第一室室長，羅大任^[2]的父親羅列^[3]找來，跟羅列講說，你帶著你的軍隊進攻延安，一定要抱著必死的決心，因為你所經過的地方，都是沒有人煙的窮鄉僻壤，連國防部都不是很清楚，因此當時部隊下去之前都寫好了遺囑。

另一方面，共軍守的最嚴的是洛川以北，大小嶓山的地方，那時國軍先由隴東向延安佯攻，也就是發動假的攻勢，吸引延安注意，由洛川第29軍黃埔一期的劉勘將軍率領，往北京在大小嶓山連續作戰三天到四天，因為共軍守勢非常堅強。但在宜川因為突破了中共的防衛，讓他們措手不及，所以很快繞到了大小嶓山的後面，一下包圍了共軍1萬6千多人，要麼

戰死、要麼被俘，五天之內攻下了延安。

從1947年3月14日早上4點進兵，到1947年3月19日五天后下午5點，第一連第一師的尖兵連連長徐枕，就進到了延安城，因為中共撤退的非常匆忙倉促，所以非常凌亂。我有一些照片，比方說毛澤東被炸毀的汽車，毛澤東住的房子外觀，當時延安的一些建設。但是，國軍進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幫助老百姓，讓老百姓領各種日用品，造橋修路、種樹，一年之內，做了許多有益陝北老百姓的事，包括飲水方面，向重慶、南京要了好些濾水器，讓當地老百姓有乾淨的水喝。從父親的日記才知道他在當地做了許多事情。

只差四百公尺歷史就會不同

記者：有人認為國民政府因為抗日把江山拱手讓人，您怎麼看？

胡為真：我父親的部隊是最精銳的部隊，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是主力，剿共也是主力。共軍被他消滅許多，以至於周恩來曾說，「蔣介石手下最能幹的將領，恐怕就是胡宗南。」但他主要部隊的幹部都犧牲在淞滬戰場上，在對日抗戰中損失慘重。對日抗戰拖垮經濟和民心士氣，後來和共軍作戰，國軍士氣無法提升，給養也常不到位。

我父親打下延安後，在陝北繼續進軍，幾乎抓到毛澤東，最近的時候只差400公尺。幸虧毛澤東的侍衛勒緊馬嘴不讓他發出聲音，400公尺外29軍劉戡^[4]的部隊就沒有發現他。如果當時發現毛澤東，那整個情勢就會改變。

抗日導致國民黨痛失江山

那時經濟不行，幾次找到共軍主力，但因為後勤糧食彈藥補給不上而無法發動攻擊，非常遺憾。其他部隊也差不多，後勤非常困難。中共方面有完全不同的經濟系統，給養有秘密地方存放，對於鄉間老百姓的收取，非常嚴格，他的軍隊給養常常不虞匱乏。

在抗戰中我父親的軍隊受到很大的影響。你的問題我用一句話說明，毛澤東在1960年代接見日本共產黨訪問團時，日本方面表達抱歉，說在作戰中使中國有很大的犧牲。毛澤東立刻說你別道歉，幸虧有你們日本和國民政府作戰，我們才能有機會。

他在內部講話多次提到，不要全心全意對日作戰，最重要的任務是擴大中共的勢力，擴大佔領區，黨的建設。因為對日作戰使得中華民國政府丟掉大陸，是不爭的事實與主因。

記者：國軍正面作戰，共軍「三分抗日、七分壯大自己。」你怎麼看現在的北京政權強調他們才是打贏這場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胡為真：他們說對了一半，中華民族是戰爭勝利者；另一半，過去幾年，胡錦濤說得很清楚，正面戰場是國軍打的，中共政府很肯定國軍在抗戰期間的貢獻。敵後作戰國軍也盡了很大力量。戴笠^[5]先生是國民黨的情報負責人，但他在抗戰有很大的貢獻，在敵後組織了強大的忠義救國軍^[6]，破壞日軍的給養交通線，及南京偽政權基礎。拯救了跳傘在敵後的美國空軍。這些歷史，我認為我們要把正確的歷史多宣揚，讓全世界的人，尤其是華人，對真正的抗日歷史有真正認識，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美中之間的盟友關係

記者：英國牛津大學的芮納·米德教授(Rana Mitter)在他的書中指出，當年國民政府是被外來的攻擊、內部的動亂和不可靠的盟友擊垮。您怎麼看美中當時既合作又緊張的關係呢？

胡為真：從蔣中正的日記可看出，他每天寫著「雪恥」。他認為外國帝國主義對中華民國的污辱非常深刻。當然最主要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其次還有其他國家。美國在對日抗戰後半段才伸出援手，前半段四年半完全沒幫助我們，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我們才成為盟國，羅斯福總統對蔣中正有好感願意援助，可惜各方面宣傳及美國羅斯福總統健康上的問題，使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援助無法完全到位，尤其是史迪威事件後，加上馬歇爾

重歐輕亞，對中國傷害非常大。

美國盟友在對日抗戰期間，對我們援助我們需要肯定。但許多承諾的援助，在抗戰期間無法完全到位，抗戰勝利之後到的更少，美國從這個角度來看不是可靠的盟友。杜魯門總統1945年曾代表美國頒發勳章給我父親，感謝他在華北對美軍的合作與支援，到那時為止，我覺得我們和美國的關係相當友好，可惜許多承諾的援助無法到位。

馬英九總統介紹的米德教授的書《被遺忘的盟友》也值得參考。很高興現在歐美學術界終於能夠有人把中華民國政府艱苦抗日的史實客觀地寫出來。

中華民國抗戰對世界各國的貢獻

也希望蔣中正日記的公開化能幫助世界瞭解中華民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做的重要貢獻，甚至對於世界人民的貢獻，因為我們抗戰幫助韓國獨立、越南獨立、泰國完整維持獨立、緬甸戰後獨立，鼓勵印度脫離殖民地。

蔣委員長1942年也訪問了印度。更不要說成立了聯合國，是中華民國幫助成立的，中國成為安全理事會之一，中文是官方語言之一，都是中華民國的貢獻。希望歷史學家好好記載，讓世人清楚。

記者：台灣今年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是否應該要更突顯您剛剛所說的，這場抗日戰爭對世界各國的貢獻？您認為要如何凸顯？

胡為真：這需要世界各地的媒體報導歷史事實。韓國獨立主要的光復軍是靠中華民國政府支持，重慶政府的支持，光復軍的總部設在西安，當時部隊的給養是由我父親提供。光復軍能成為韓國獨立主要力量與幹部，是中華民國政府支持的結果。

第二個是緬甸，中華民國對於緬甸的支持，獨立的協助，脫離英國殖民地，從緬甸獨立運動看出，1948年到1949年初獨立，邀請中華民國派代

表團，團長葉公超次長，在開國大典後，緬甸領導人特別請葉次長到會客室，說他要代表緬甸政府和人民，對中華民國致上最深謝意。他說：「緬甸能有今天，完全是你們背後支持援助的結果。」緬甸國旗設計正是仿青天白日旗。緬甸人對中華民國政府非常感激。我們需要各地媒體把中華民國艱苦奮鬥的結果誠實表達出來。

胡為真：我父親幫助韓國人受訓時，將他們放在第七軍受訓，給他們的薪餉是中國七分校學生的兩倍，給他們的設備都是兩倍，對他們特別好。這些都是黃埔七分校畢業生親口告訴我的。李承晚政府獨立之後，第一任總理李范石就是我父親七分校畢業的。當時他有許多韓國軍官能說流利中文，漢化很深。

美軍肯定胡宗南

記者：能不能談一些有關美軍的小故事？

胡為真：浙江外海有大陳列島，我父親到了那裡做反共救國軍總指揮，1950年到1953年。那時中共介入韓戰，美軍看重中華民國的價值而增加援助，同時中央情報局成立西方公司，派到外島與國軍合作。西方公司的負責人Robert Barrow那時只是低級軍官，後來做到了美國陸戰隊司令，成為General（將軍），他和我父親朝夕相處，退休之後來到台灣，當時的海軍陸戰隊司令是屠由信，也是我父親七分校18期的學生畢業生。General Barrow對師兄（屠由信）說，他對胡宗南將軍的印象太深刻了，胡將軍的忠誠、勇敢、見識、氣度，不但是那個時代中華民國國軍將領中無人能及，在西方將領中尤其無法見到。屠由信也在他的回憶錄引述General Barrow的話寫下：「我老早想跟他聯絡，可惜他已經去世。」當時他們真是戰友。General Barrow親眼看到我父親在大陳島這麼沒有後援的地方是如何作戰的。

戰後的遺留問題

記者：如今二戰結束70年，您怎麼看戰爭結束之後所遺留下來的問

題，包括台灣的主權地位、釣魚島的主權爭議以及南中國海等問題？

胡為真：國家和國家的狀況，現在和若干年前不同。現在合作來往利益結合的地方太多，因此不是那麼簡單採取某種態度便能達到理想成果，尤其是主權問題。

主權是西方觀念，但另一重要條件，是過去歷史和地理環境如何造成。東海和南海，根據歷史資料，是中華民國主權所在處。南海在抗戰剛勝利時，中華民國便到南海畫了11段線，整個南海是南中國海。但現在菲律賓、馬來西亞都占了不少島嶼。

若就主權爭執下去，除非打仗否則無法解決。在這個背景之下，馬英九總統才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以及南海和平倡議，倡議的基礎是主權擱置、資源分享，主要借鏡北海油田。北歐及英國當時對油田都有主權聲索，最後達成資源分享。歐盟27個國家互助也是好例子，值得亞洲各國參考。尤其希望日本尊重中華民國對於釣魚台的主權，不要再這麼堅持。盼望馬英九的和平倡議能夠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和回應。

記者：您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胡為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事不能忘，而且要記得實話，而不是傳說。網路上很多消息不正確，我們要真正找到史實所在，才能有正確判斷。我們可以原諒，但是不要忘記。

（第六章完）

-
1. 徐枕（1921年－），浙江省鎮海人。黃埔17期畢業。抗日期間服役於第1軍78師233團，參加豫西靈室及西峽口等諸多戰役。1947年3月國軍攻佔延安時，任整編第一師上尉尖兵連連長，曾率部隊直入毛澤東棗園居所，率先進入毛所居住的五個窯洞搜索，但已不見敵人蹤影，繳獲毛澤東使用之剪刀一支。 ←
 2. 羅大任，前美國之音中文部普通話組主任，台灣前資深記者和新聞主播，生於1937年

2月26日，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曾任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記者、採訪組長。

1969年7月太陽神11號太空人登陸月球時，當時尚未設有人造衛星接收站的台灣，即由羅大任向台灣觀眾宣佈太空人踏上月球的消息。 ←

3. 羅列（1907年2月28日-1976年9月08日），字冷梅，福建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畢業生，曾擔任陸軍總司令，離開軍隊後曾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
4. 劉戡（1906-1948），湖南桃源人。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黃埔軍校第一期。 ←
5.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原名春風，字雨農，後改雨農。浙江省江山縣保安鄉人。浙江第一師範，黃埔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長期從事特工與間諜工作，曾負責國民政府情治機關，創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並擔任副局長（但為實際領導人）與中美特種技術所主任。 ←
6. 忠義救國軍，是一支由戴笠所創辦的戰鬥武力；歷經幾次的整編改制，從一支諜報隊伍變成全美式裝備的正規軍，對中國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都做出了貢獻。 ←

第七章 沈呂巡談抗戰外交：承擔與感恩

沈呂巡-中華民國駐美代表

2015.6.16

雙橡園

“

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不但代表今天台灣的中華民國，也代表二戰時期的中國。這是我們繼承的光榮傳統，我們不能忘記。我很高興在華盛頓今年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的國殤日大遊行當中將這面旗幟呈現出來，我們的國旗、國徽，還有特製的飛虎花車，象徵了當時美中兩國並肩作戰的情誼。那麼多群眾透過全美的轉播看到了這個畫面，我們瞭解到有8千萬人可以看到那個場面，所以我覺得很高興、感動。

”

—— 沈呂巡



2015年5月25日美國國殤日大遊行，華府榮光會會員高舉大幅美國國旗與中華民國國旗入

場。



2015年5月25日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殤日大遊行，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夫婦在觀禮台上向遊行隊伍揮手致意。

前言：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在飛虎老兵的台灣之行中穿插了軍事與外交兩條軸線，希望觀眾在跟隨抗戰老兵的回憶重返抗日戰場的同

時，也能對當時美國對華援助的外交大背景有所瞭解。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在本章訪談中不但細數當時的外交大事紀，也提供了許多感人的外交小故事。最令作者印象深刻的是，談到激動處，沈呂巡代表還慷慨高歌一曲《八百壯士》——「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作者當時深深感受到，這句歌詞描述的不只是當時的四行倉庫，可能也是如今的雙橡園。作者與沈呂巡代表的這段專訪在初夏的雙橡園進行，雙橡園曾是中華民國歷任駐美大使的官邸，這裡的歷史感與我們訪談的內容特別符合。訪談結束時，沈呂巡代表另有訪客來雙橡園午宴，杯觥交錯門半掩，作者不禁想像自己回到了70多年前，當時的外交斡旋，仿佛情景重現……

九國會議與八百壯士

記者：沈呂巡代表您好，請您談談抗戰時期在軍事行動背後的外交故事。

沈呂巡：1937年抗戰開始，中華民國不但在軍事上努力，外交上也有努力。當年11月，主要西方國家等19國為中日戰爭在比利時的京城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上海是個國際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國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為了比京九國會議，中華民國派五位大使參加，可以想見這個會議有多重要。所以為了比京九國會議，蔣介石說一定要死守上海，一直到等這個會議開完。這個會議不能說是很成功的會議，但在那個時候也很難得。因為國際聯盟不管你，美國、英國那時候都沒有出面，是比利時出面召集。九國公約就是當年維護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公約。

這個會議開了三個禮拜，最主要想請日本來一起談怎麼協調停火。日本拒絕了，但是九國公約會議之後發表了一個聲明，譴責日本侵華。所以在那個時候看起來是外交上很重要的一個動作。這就是蔣介石委員長為什麼一定要死守四行倉庫^[1]，因為那是上海最後一個據點，不容在會議開始前淪陷。他甚至發電報給龍雲，龍雲是雲南的省主席，讓龍雲派兵來助守。所以「八百壯士」的後面有一個外交的故事。

沈呂巡：「八百壯士」後來退到租界，就等於被關在集中營裡，被解除武裝。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佔領租界，就把「八百壯士」大部分送到巴布亞紐幾內亞那一帶去做奴工。很多人死在那裡。但是中華民國政府有情有義，我在外交部做次長的時候，我們跟當地政府交涉，國防部派了一個小組去把這些「八百壯士」的遺骨靈位奉回台灣，入祀忠烈祠。

今天中華民國政府所代表的不僅是民國38年以後的台灣，還是民國38年以前的全中國，這段歷史是不容改變的。在我看來，站在全民族抗戰的立場，當年用的就是我背後這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你要尊敬這面旗，你要尊重當年歷史的事實。



八百壯士

記者：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一代，甚至不知道「八百壯士」的故事。

沈呂巡代表談到這裡，忍不住一時興起與記者合唱《八百壯士歌》。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你看民族英雄謝團長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寧願死不退讓 寧願死不投降
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飄蕩 飄蕩飄蕩 飄蕩
八百壯士一條心 十萬強敵不能擋
我們的行動偉烈 我們的氣節豪壯
同胞們起來 同胞們起來
快快趕上戰場 拿八百壯士做榜樣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不會亡 不會亡 不會亡

沈呂巡：你知道還有一首抗戰歌曲《長城謠》是誰做的曲？我們今天要紀念抗戰，抗戰歌曲做得最多的就是《長城謠》的作曲者，叫劉雪庵。他還做過《何日君再來》，是鄧麗君的歌。他還作過《紅豆詞》、《飄零的落花》，《巾幗英雄》等，他作過很多那個時代的抗戰歌曲，最主要的是他也作過中華民國空軍軍歌。他很了不起。

我覺得共產黨很不應該，幾個作抗戰歌曲出名的作曲家，像是劉雪庵，像陳歌辛，在文革的時候，甚至在文革以前都被鬥爭得很慘。所以你今天要紀念抗戰，我覺得大陸應該把這些抗戰歌曲的作曲作詞者，不但平反，還要給他們榮譽、推崇他們。你看，劉雪庵夫婦在文革當中都被鬥爭得很慘，太太傷重逝世，也是因為他作了中華民國空軍軍歌，陳歌辛在文革未開始，就死在安徽的勞改場。

抗戰外交與飛虎隊

記者：請您談談今年出席美國國殤日大遊行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的感想。

沈呂巡：第一、我很高興，第二、我很感動。我想歷史事實沒有人可以改變。而我們可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憲法大道上把歷史的事實呈現出來。華府「榮光會」僑胞的隊伍當然是用中華民國國旗，但更重要的是，美國士兵有一個方陣，展示當年盟邦的國旗，這個隊伍裡，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排在很前面。加拿大的國旗已經不是二戰時候的國旗，而是加拿大現在的國旗，南非的國旗也不是二戰時期的，是現在的。所以從這個方面來看，這面旗幟不但代表今天台灣的中華民國，也代表二戰時期的中國。這是我們繼承的光榮的傳統，我們不能忘記。所以我很高興，在華盛頓呈現出來，我們的國旗、國徽，我們還有陳鴻銓老將軍坐在特製的飛虎花車上，陳鴻銓將軍當年加入飛虎隊，打下兩架日本飛機。那麼多群眾透過全美的轉播看到了這個畫面，我們瞭解到有8千萬人可以看到那個場面，所以我覺得很高興、感動。



2015年美國國殤日大遊行，前飛虎隊隊員陳鴻銓將軍站在戰時飛虎隊員駕駛的P-40戰鬥機模型前，接受觀禮民眾致意。

記者：飛虎隊象徵的是當年美國與中國的盟友關係，背後也有外交的努力？

沈呂巡：起先美國在外交上保持中立，但是其中有個人很重要，那就是羅斯福總統。我們都知道飛虎隊，陳納德將軍和他們的隊員們都非常了不起。但是，陳納德他原來是美軍少校，中華民國政府雇他做我們空軍的顧問，他怎麼會有辦法去招募這麼多飛行員呢？還得到100架P-40，是那時最好的戰鬥機。這主要還有一個原因，它也是我國抗戰外交上的一個勝

利，就是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4月簽署一個行政命令，准陳納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飛機，而且可以從美軍中間去招募飛行員，否則任憑陳納德一個人恐怕也是沒辦法。



陳納德與飛虎隊員

陳納德與飛虎隊

沈呂巡：抗戰時期我們的外交辦得很好，包括蔣夫人，還有那時候的外交部長宋子文，由他找到羅斯福總統。最後羅斯福總統簽了機密的授權

書，才有飛虎志願隊，要不然陳納德自己去招募恐怕也是很困難。所以羅斯福總統對華非常友好，他決定把台灣在戰後還給中國。根據我們現在看的史料，在開羅會議之前，1943年2月蔣夫人訪美的時候，他就已經告訴蔣夫人。羅斯福總統作了很多事情。

所以談飛虎隊，我就要談談為什麼有飛虎隊，必須在外交上先要有個安排，才能有飛虎隊去中國。而且起先去的時候，是先成立一個偽裝的公司，叫什麼飛機製造公司，做一個空殼子，然後這批人機密地以公司員工名義去。因為美國那個時候有中立法案，不能涉入戰爭，所以這批人飛的飛機上面是中華民國的國徽，是以美國志願隊的方式。2003年，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女士在我上一次離開華盛頓的時候，送了我一幅描繪飛虎隊隊員當時在桂林上空和日本零式戰鬥機纏鬥的一幅畫。由當時還健在的飛行員在這幅畫的下方簽字送給我，我覺得非常榮耀。

飛虎隊在抗戰時期總共擊落、擊傷日本飛機4100架^[2]，飛虎隊自己的損傷是500架。所以是1:8的比例。陳納德將軍大概是空戰戰史上記錄最輝煌的一個人。

記者：飛虎隊的貢獻是否扭轉了中國抗戰的局勢？

沈呂巡：我也不敢說扭轉了戰局，但是中國空軍原來很弱。但最主要的貢獻是，飛虎隊來了以後制空權易手。日本飛機原來可以疲勞轟炸，所以重慶有一次發生慘案^[3]，大概有上萬的人不是被炸死，是因為在防空洞裡無法出來，很多人被悶死。但是飛虎隊來了以後制空權易手，日本的飛機後來就不敢來隨便轟炸了，變成飛虎隊去轟炸他們。所以這是個很大的貢獻。

後來日本侵華將領中有位高橋中將曾說，抗戰後期對日軍造成最大傷亡的，60%-80%是飛虎隊造成的。對日軍造成的人員傷亡，大概6萬多人。飛虎隊記錄裡說他們破壞打掉的橋樑有573座。所以飛虎隊對抗戰勝利的貢獻很大。

飛虎隊是個英雄的團隊，它原來的飛機雖然有100架，但真正能夠妥善地飛上去跟日本人對抗的不到100架，在數量上比不上日本空軍。那時候一般來說，日本的零式機，它的靈活度，它的爬升速度比飛虎隊的P-40還要好。但是飛虎隊創造了亮麗的戰績，當然使得後人崇拜。

從歷史長遠來看，飛虎隊它造就了中國第一批真正現代最優秀的飛行員。中國空軍成立在飛虎隊之前，但是真正的空軍成長，有大量的美援來，有美國的訓練是飛虎隊帶來的，像是「中美空軍混合聯隊」，這個裡面造成我們空軍非常良好的傳統。他們訓練出來的很多飛行員到了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空軍的將領。所以今天我們空軍很多優良傳統，很多優異的飛行技術，以少勝多的精神，都是從飛虎隊開始的。這個貢獻，從某些角度來說，比抗戰的意義更加長遠。

其他的貢獻，像是前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抗戰的時候在亞利桑那州訓練我們的飛行員，所以飛虎隊當中有很多隊員是他的學生。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轉變的時候，大使官邸雙橡園是賣給「自由中國之友」協會，「自由中國之友」協會的會長就是高華德參議員。所以他對我們的友好，也是源自於中美空軍合作悠久的傳統，後來也培養了很多美國的友人，所以後來我們有很多美國的朋友，是從飛虎隊延續下來。飛虎隊還有一個貢獻，那就是陳納德後來創辦了一個民間的航空公司CAT(Civil Air Transport)，幫助中國各地運送救濟物資等等。後來到台灣，變成民航公司。飛虎隊在戰後的影響也是我們要特別提出來的。



高華德參議員

沈呂巡：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也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是一個挑戰傳統的人，雖然他在抗戰勝利前夕因為美軍內部因素而離開中國，但是大家都記得陳納德，所以歷史是公正的。他離開中國的時候，抗戰還沒有完全勝利，但是他所創造的中國空軍的歷史，永遠永遠會被後人記得。陳納德，歷史對他還是公正的。

記者：除了飛虎隊之外，對日抗戰的外交努力還有那些亮點？

李頓調查團

沈呂巡：嚴格來講，抗戰不只是八年，而是14年，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我要講的是外交人員的貢獻。九一八以後軍事打輸了，東三省丟了，

成立了滿洲國，但是在外交上我們勝了！

九一八以後我們在國際聯盟控訴日本，後來派李頓調查團^[4]，中、日各派一個代表陪著去東北。中國方面的代表就是顧維鈞大使^[5]，日本關東軍當時宣佈不保障他的安全，他冒險去。然後李頓調查團的報告，裡面80%中國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它認定日本是個侵略。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在國際聯盟投票，這個票數是41票贊成，一票反對，一票棄權。41票是其他全部國際聯盟的會員，一票是日本反對，另一票棄權是暹羅，就是泰國。最後日本宣佈退出國際聯盟。所以我們的外交是不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一直強調外交官的貢獻。



顧維鈞與國聯李頓調查團抵達大連

史迪威事件

沈呂巡：還有譬如史迪威事件，再次印證軍事的前面還有外交。蔣介石和史迪威個性不合，一個是東方文化培養出來的人，一個是西方文化。加上領導的方式，對問題的看法，很多地方是格格不入的。史迪威覺得國民黨政府老拿著大部份軍隊看著共產黨，沒有好好去抗日，即使在一起共

同作戰，中間還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事實上在任何一個團體裡，都有這種情況，不可能兩個人完全相同的。但是問題很簡單，參謀長要服從總司令，蔣才是最高統帥。



史迪威與蔣介石

後來羅斯福總統也很雍然大度，把史迪威調走。這也是我們外交上的一個成功，因為把史迪威調走就是個外交上的動作。那時候宋子文大部分時間不在重慶，而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爭取美援，和羅斯福政府打交道，也許他就是在這個房間（雙橡園內一偏廳），和那時候的大使魏道明或是胡適討論史迪威的問題，最後史迪威被調走了。史迪威畢竟是參謀長，要服從統帥。所以史迪威事件實際上也是中華民國一個外交上的勝利。

廢除不平等條約

沈呂巡：所以，整個抗戰雖然軍人英勇犧牲的很多，但我們的外交官前輩也都很了不起。抗戰還沒有勝利，外交上發生什麼事情？不平等條約廢除了！與各國簽訂平等新約來廢除及取代不平等條約的一共有15個。不只是美國、英國，還有荷蘭、加拿大、瑞典、法國及丹麥等等，這些國家都在中國有治外法權。



1943年1月11日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簽署

中美平等新約

所以抗戰還沒有勝利，不平等條約我們就把它廢除了。1943年1月11日，我們在同一天與美國和英國簽訂平等新約，把不平等條約廢除。所以大家要知道，每個軍事上的勝利前面都有個外交上的伏筆。

杜立德東京大轟炸

記者：抗戰時期還有那些值得講述的外交故事？

沈呂巡：我想說說杜立德的故事。1942年美軍杜立德率領的突擊隊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奇襲日本，然而因為燃料不夠，無法再飛回到航空母艦，準備降落在浙江衢州的機場。但杜立德當時整個任務提早，這個消息沒有及時傳到衢州當局。當飛機飛到目標地上空，晚上機場戒嚴，燈火管制，不知道該在哪裡降落。所以杜立德所有的飛機，除了一架迷航降落到蘇聯，其他15架要麼是跳傘，要麼是油盡飛機墜毀。但是即使這樣，75名機員中被我們救了60多位。當時浙江大部分的城市及鐵路重要據點都被日本佔領，但是廣大的山區，農村還是在中華民國的軍隊與遊擊隊手裡。因此杜立德的飛行員都是被我們的軍民所救。

但我方在當地的一個負責人，當時的浙江省民政廳廳長叫做阮毅成。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到，他覺得很遺憾，因為杜立德的隊員未能按照原來的計畫降落在衢州機場，故而有人跳傘不幸死亡，有的人被日本人抓到槍斃。他對沒有能夠好好接待，讓他們全軍而返而感到遺憾。那天我在雙橡園宴請當時杜立德的副機長，今年99歲的柯爾中校(Lt. Col. Richard Cole)，他當年就是跳傘。阮毅成先生的後人住在舊金山，還保存著他父親的日記，餐後我幫忙把電話接通，先由柯爾中校的女兒與阮先生的後代通電話。柯爾中校的女兒在電話中說，當年你的父親幫助我父親及其同僚，已經做了很多，然後柯爾中校接過電話向阮先生的後人表達謝意。73年以後，儘管阮先生已經不在，但柯爾中校還能夠表示感謝，令人感動。我們也很高興這樣把歷史延續下去。



2015年5月19日雙橡園，柯爾中校(Lt. Col. Richard Cole)致電阮家後人道謝。



2015年5月19日沈呂巡在雙橡園設宴向1942年參與杜立德空襲行動的柯爾中校(Lt. Col. Richard Cole)致敬。

還有當年蔣夫人也在她1943年的美國國會演說中特別提到這樣的故事，當時中國的軍民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營救這些美國飛行員。飛虎隊也有很多類似的故事。後來美國還幫助中國建立敵後遊擊隊，美國海軍少將梅樂斯(Milton E. Miles)與戴笠一起成立「中美合作所」，訓練「忠義

救國軍遊擊隊」。



飛虎隊飛行員制服上的
「血幅」

美中並肩作戰

記者：飛虎隊飛行員制服上的「血幅」^[6]，象徵了抗戰期間美中兩國並肩作戰的情誼，但是美中之間的盟友關係，我們在戰爭結束70年之後回過頭來檢視，有人說中國是被「遺忘的盟友」，甚至是劍拔弩張的盟友？或是不可靠的盟友？您怎麼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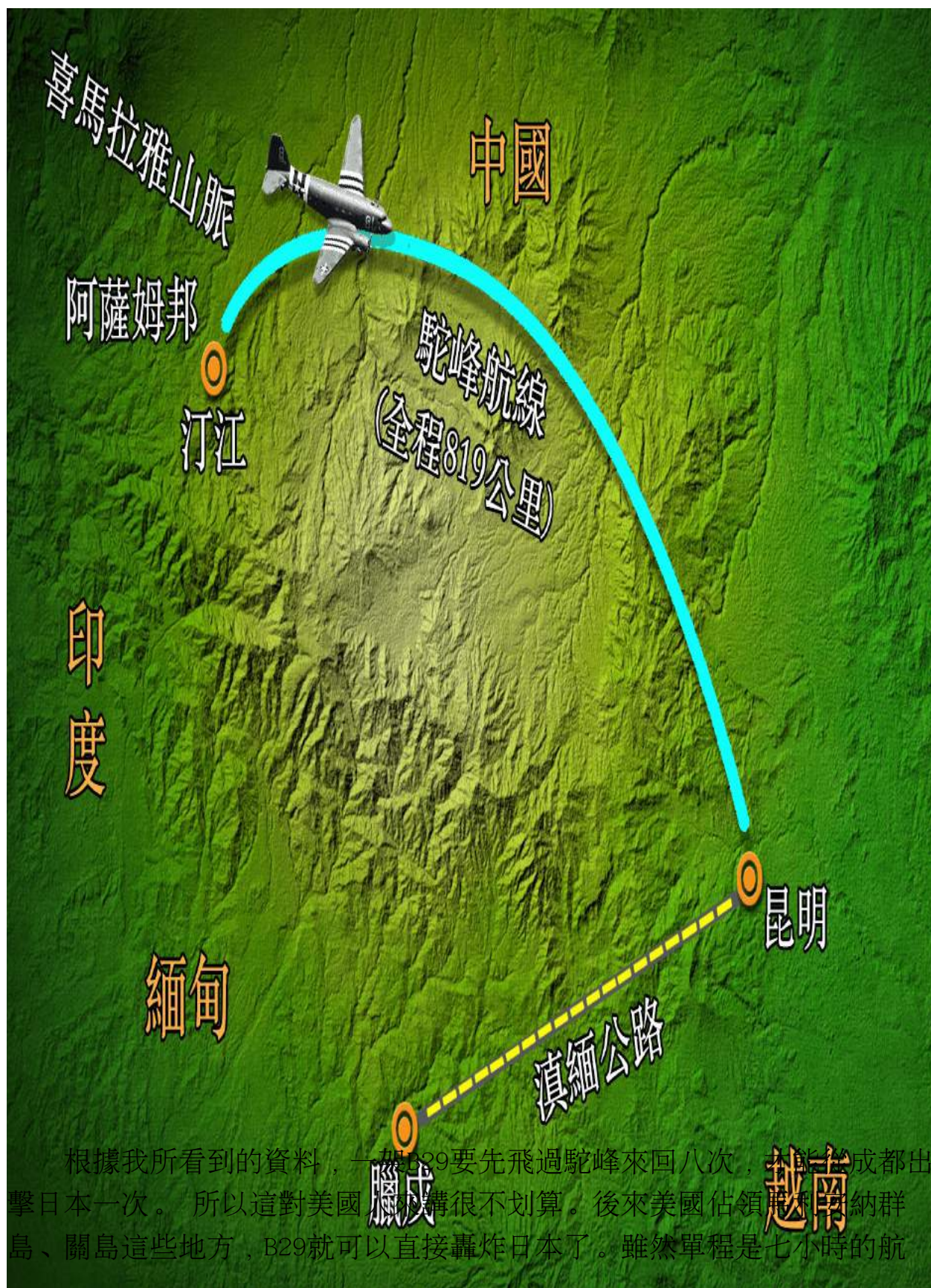


1943年開羅會議（由左至右）：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蔣宋美齡。

沈呂巡：說不可靠的盟友這話講的太過分了。像羅斯福總統，很多時候幫助中國，當然他有他的動機。他希望中國在戰後能變成一股穩定的力量，但基本上美國對中國是非常同情的，是出於一種真誠的同情。我不覺得這其中有太多其他勢利的考慮。當然後來，要從美國的觀點來講，美國人也許會做些比較，美國可能把蘇聯戰場上盟軍的發展，和中國戰場上盟軍的發展做比較。中國的確是落後蘇聯抵抗德國的成果，因為基本上蘇聯把德軍趕出去，蘇軍一路把德軍打入柏林。但中國戰場上，我們頂多是個膠著狀態。但是我們有消極的貢獻，我們牽制住日本幾乎1百萬的軍隊。這1百萬軍隊要是送到南洋戰場上，美軍的子弟兵不知道要死多少。

但是我們沒有把日本兵趕下海。我們到抗戰後期日本又更打進貴州，重慶震動。所以如果美國這樣比的話，一定會對我們有些意見。

還有一點很重要，中國戰場的戰略價值。嚴肅的講，美國原來說希望可以直接利用中國戰場去轟炸日本，空襲東京是一次試驗，因為直接從航空母艦上起飛。但事實上B25根本不適合在航空母艦上起飛。美國的戰略本來是準備用中國作為基地，直接去轟炸日本本土。但是中國的海岸線全部都被日本人佔領。所以要很辛苦地從印度飛越駝峰以補給中國。



根據我所看到的資料，一架B29要先飛過駝峰來回八次，才能從成都出擊日本一次。所以這對美國人來講很不划算。後來美國佔領馬紹納群島、關島這些地方，B29就可以直接轟炸日本了。雖然單程是七小時的航

程，一次出400架B29飛機，有時候飛機妥善率還沒有那麼高。有時候中間發生問題，四分之一要折回，但是還有300架可以對日本進行地毯式燒夷彈轟炸。

台灣與抗戰 一言難盡

沈呂巡：台灣今天有些人紀念「五三一」台北大轟炸，我也要紀念。那天我們台灣同胞死傷大概有2,000人。但是基本上美軍炸台灣和日本完全是兩種標準，美軍炸台灣僅限於軍事及戰略目標，像是車站，那天美軍主要炸總督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那個塔樓的左邊都被炸塌了，民眾的死傷有時無可避免，但美軍絕對沒有說狂轟濫炸，美軍對台灣的轟炸還是有限度的。跟炸日本一下派200、300、400架B29，用燒夷彈轟炸造成的破壞，一個城市動不動就是7、8萬人的傷亡，但美軍對台灣並沒有這樣做。

台灣那時候是敵人佔領的領土，而且有很多重要的軍事基地，我這裡還有美軍當年的傳單對台灣的同胞說，美軍要轟炸，你最好先躲起來，儘量減低台灣人民的傷亡。但我覺得戰爭，嚴格來講沒有贏家。

我們今天要紀念抗戰，也要紀念當年台灣同胞的傷亡。台灣同胞更大的傷亡是什麼？不是美軍造成的。你知道戰時，日本在台灣徵兵，還有「軍夫」，甚至包括慰安婦，共有76萬人。中間死了多少人呢？根據統計，死了5萬3千人，失蹤了9萬2千人。那到底是應該怪美國人比較多還是怪日本人比較多呢？日本人造成了多少台灣同胞的傷亡？這裡面對台灣同胞很不公平的就是，很多台灣同胞為日本作戰雖然活著回來，但是他沒有退伍金或撫慰金啊。

抗戰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現在有些人要去挑戰，從法理上去反駁，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開羅宣言講的這麼清楚，波茨坦宣言再一次確認開羅宣言。台灣今天說日本只是放棄台灣主權沒有歸還，我們當年宣佈廢除馬關條約，法理上台灣即已回歸祖國。如果不是，那我請問你東北怎麼辦呢？東北在戰後回歸中國也只有在開羅宣言裡提

到，沒有其他處分條約，但如果你今天在台灣講台灣主權未定，你敢不敢跑到北京去說東北的主權也未定？如果說開羅宣言只是公報，那上海公報是什麼，有像條約一樣的法律基礎嗎？美國和中國大陸是不是honor（遵守）上海公報呢？

雖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被承認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們中華民國繼承的這個法統，沒有人可以否認。就像我說的我們所代表的不只是民國38年以後的台灣，還有民國38年以前的全中國。不要忘記我們現在中華民國是104年。

紀念抗戰就是讓全世界知道，當年我們做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繼承了那個做了很大犧牲的政府。我們也覺得是個honor（榮譽）、是個責任。讓我們的下一代，讓現在的同胞要瞭解當年我們父母這一輩，或者祖父母這一輩走過來是多麼的不容易。一個國家在戰時成長，犧牲這麼多人。那時候中國犧牲的軍民有2千多萬人，財產損失無法統計。台灣軍民的死傷，死於美軍轟炸的大約也有5,000人左右，這些都是我們要去紀念的。我們要想到戰爭是個可怕的东西，戰爭沒有勝利者。

我當年在歐盟服務，歐盟總部在布魯塞爾。近郊就是滑鐵盧古戰場。今年6月18日是滑鐵盧戰役200年紀念。滑鐵盧戰役一天之內死了1萬1千匹戰馬，你就可以知道這場戰役有多慘，兩軍一天之內死傷4萬多人。威靈頓公爵是勝利者，他講了一句話，戰爭事實上沒有勝利者，因為大家都suffer（遭殃）。走過任何一個戰爭的年代，都很不容易。我們要記住歷史的教訓。歷史上很多事情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公正的處理，我們也希望歷史不能被忘記。

譬如說慰安婦。我所知道當年慰安婦有很多是被騙，他們以為是去給日軍當洗衣婦，結果就變成慰安婦。你要不要對她們道歉？有一些賠償呢？日本人到現在還不願意，講話吞吞吐吐。可我們要記得這段歷史，台灣現要建立慰安婦的紀念館。所以我們後代有責任，把當年的史實發掘出來，告訴下一代。

兩岸抗戰話語權之爭

沈呂巡：我覺得兩岸沒有什麼好爭的。中共可以說他打過多少戰役，但共產黨那時候力量很小，大戰役的主力都是國民政府軍，此外是飛虎隊造成日軍最大的傷亡啊，飛虎隊來華助戰是誰的貢獻，是誰去交涉的呢？中共那時有外交官去交涉嗎？中共有飛行員受飛虎隊訓練嗎？一個都沒有嘛。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我希望9月份的天安門閱兵，能像美國的國殤日大遊行一樣，穿各個時期的制服，美國內戰時期有內戰時期的軍服，內戰時候的旗幟，包括南方的旗都拿出來了，一次大戰有一次大戰的軍服。抗戰時候我們穿什麼制服，用什麼帽徽，用什麼國旗，是不是同樣能拿出來？尊重歷史，就要回復當年的實況。

就像現在滑鐵盧，歐洲國家回顧當年的史實，紀念200年前滑鐵盧戰役全部演一遍，穿當年的制服，現在已經有新聞出來了。

我不在乎他們（北京）展現他們的軍事實力，我覺得今天你講抗戰，希望你能夠有部隊穿當年的制服。我希望你有人出來說，我承認並尊崇當年的番號。中華民國陸軍，88師524團，團長謝晉元，是不是能有批人穿當年的制服，拿當年的國旗和軍旗，唱當年的軍歌啊，對不對？

你要能夠先重現當年的史實，然後你再把武力展示飛彈拿出來。但我們講歷史，我們暫不講將來有什麼。今天中國大陸要能有一個連隊，穿上當年的制服及帽徽，這才是紀念抗戰！

記者：在現今國際局勢下，飛虎隊的歷史好像快要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部分了，抗戰勝利70年後，兩岸之間是不是也是一個爭奪話語權的外交戰場？

沈呂巡：我也覺得這沒什麼好爭的。大家一起尊重歷史的事實，我也歡迎你來honor（推崇）飛虎隊。大陸在文革以前，有誰會honor飛虎隊啊！那時候和美國有connection（關係）是會惹來殺身之禍的。你現在忽然改變立場說，飛虎隊當年的確來幫忙我們，很好啊，我們一起來honor飛

虎隊啊，不要忘記當年美國人幫助我們，也沒管你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但是我覺得你要honor飛虎隊，最好尊重整個當年的一切。你既然要重演，就像美國在歐戰勝利紀念日當天，幾十架二戰老飛機飛過華盛頓紀念碑。你是不是也有幾架P-40呢？上面有中華民國的國徽，那你是不是也要讓繪有中華民國國徽青天白日的P-40在天安門前飛一下呢？

我們在國殤日大遊行當天搞了一架飛虎隊的模型，上面有青天白日徽，很好啊。你搞不搞呢？你搞個方陣，你當年八路軍的帽徽上也是青天白日，你要尊重歷史嘛，我歡迎北京一起來尊重歷史！

也許我們不是唯一對二戰有貢獻的，但是台灣今天至少是繼承當年這面國旗，繼承這個法統。我們繼承這麼多史料，我也覺得我們比別人更有資格講話。但是別人要出來表示感謝美國人，我們也沒意見。但是不要忘記，大家當年都在這一面國旗之下一起抗戰。就這麼簡單。

沈呂巡：我不講別的，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來講，至少我們參與美國國殤日大遊行、紀念杜立德，或者台灣邀請國際一流學者舉辦國際研討會。我覺得紀念方式很多，倒不是一定是要閱兵或者是做什麼，就是歷史對我們的上一代能夠有尊敬，讓下一代能夠瞭解，這是最重要的。你要讓下一代瞭解，當年抗戰裝備落後、軍隊的組織後勤都不如日本人，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和日本人打八年，這是多麼地不容易。你想想看日本打香港打多久呢？日本打新加坡、打菲律賓打多久？只有幾天或幾個禮拜。我們這樣弱勢的部隊、裝備，可以苦撐八年。我們還打了幾個大捷，台兒莊大捷、長沙會戰等，我們真的很了不起，軍事上也許打輸了，但外交上還贏了，我們把日本人逼出國際聯盟啊，投票幾乎是全票通過。外交上有幾個國家能夠這樣子。這是我們的傳統，要去honor。不要忘記，抗戰還沒有勝利，不平等條約就已經廢除了。

尊敬抗戰老兵 正確認識歷史

沈呂巡：至於那些抗戰老兵們，歷史也要公正地對待他們。不是抗戰

勝利70週年才想起他們，平時就要尊敬他們。我派駐過的這些國家，越是強盛的國家，一定是尊敬他的老兵。英國人非常尊敬老兵，美國人也是。他們的福利，有時候也不是錢的問題，還有大家對他們的尊敬，社會要普遍對他們尊敬。雖然有些老兵他們過去的教育不是很好，雖然有些老兵為了國家，身體也許受了殘害，但我覺得整個社會對軍人的尊敬是很重要的，不僅限於老兵，也要讓現役的軍人覺得，哪一天他成了老兵，社會還會尊敬他。我覺得（台灣）有時候對軍人的尊敬和西方國家比起來是不夠的。我們不僅要肯定老兵，也要肯定現役的軍人。

沈呂巡：很多事情要講清楚，政府也許有些責任。台灣現在，有的問題不是未來的問題，而是過去的問題。我們怎麼認同我們的過去。很簡單，就像當年，有一陣子我們在「去中國化」的時候，我是駐美副代表，美方有個很高層的人問我，現在搞「去中國化」，那你現在的政府上承的是誰？你上承的是「last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last Japanese governor general in Taiwan?（中國末代皇帝還是在台灣的末代日本總督）」這個問題很有意義。如果問我的話，我肯定是上承last emperor of China 嘛，如果不這樣，如何合法claim（宣稱）擁有故宮裡面那麼多國寶呢？如果不是這樣，你是不是要把當年蔣介石政府帶來的黃金全部還給大陸，還加上利息呢？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怎麼合理justify（解釋）過中國新年、端午節與中秋節呢？如果你說你是繼承最後一任日本總督的話，你曉得「八一四」是空軍節，那天（1937年8月14日）我們空軍是6:0大勝日本。如果你honor（尊崇）中國這個傳統的話，那天是你空軍最了不起的一天！但如果你是honor日本的話，對不起，那天是你空軍最倒楣的一天，因為那批日機，是台北松山機場起飛的。

今天你要選擇哪一方面是個很嚴肅的問題，要選擇做日本總督的延續嗎？國際上有人承認你嗎？還是要繼承last emperor of China呢？這就是二選一的問題。

其他什麼老兵、省籍的問題，越來越複雜。但我覺得今天台灣社會大家要瞭解，我們到底是誰？上一代不管是本省籍還是外省籍，今天在我看

來你無可選擇。你只有說，我們是清朝的繼承者，今年已是中華民國104年，不管你喜不喜歡。因為你的文化，你的一切都源自於此。這樣的話對台灣的安全也是更好的保障。你要說你繼承日本最後一個總督，請問你有什麼好處呢？日本連當年台籍日本兵的郵局存款都不還，很多台灣兵的撫恤問題都沒有處理好，那你有沒有幫他們去處理呢？你有沒有替慰安婦去討一個公道呢？這不是省籍、藍綠政治的問題，這是個很簡單的歷史選擇題。

檢討戰後安排得失 盱衡當今國際時勢

記者：二戰結束70年，歐洲相對平靜，但亞洲情勢緊張。你覺得當時戰後的安排是不是為今天的東亞局勢埋下了不穩定的因素？

沈呂巡：我必須說，作為一名歷史愛好者，這與我現在的職務沒有關。我們與其埋怨當年美國、英國對我們的安排不利，不如說在外交上，我們太gentle（溫和）了一些。一個戰勝國就是要有作為，原來羅斯福總統問蔣介石委員長琉球應該怎麼處理，他並沒有要嘛。蔣委員長戰後對待日本的態度，現在我們看起來，當時也許是太寬大了一點。但是現在日本人是否記得這些？老一輩的也許還記得，但大部份已經不在了。

我又可以拿蘇聯做比較，當年蘇聯對德軍的戰俘怎麼樣呢？德軍戰俘最初回都回不去，留在西伯利亞做奴工。蔣介石怎麼對日本戰俘？他不准用戰俘兩個字，叫做「徒手官兵」。日本在華軍民加起來有180萬，將他們優先遣送回日本，每個人還准帶30公斤的行李。這匪夷所思，這簡直是對他們太好了。蔣介石婉拒佔領日本，使得蘇聯沒有藉口也要佔領日本，要不然日本跟德國差不多，變成南日本、北日本。日本今天還保有天皇制度，這也是蔣介石的主張，因為羅斯福本來說要取消天皇制度，天皇是戰犯啊！蔣介石講的很委婉，他說讓日本人民決定。所以我們對日本戰後是非常寬大的，也沒有要求賠償。

另一方面，為什麼簽中蘇友好條約？那個時候國際上的氣氛希望蘇聯

參戰打日本，所以給蘇聯一些好處。但是我們為什麼是8月14日日本投降前一天去簽那個條約？後來我們覺得那個條約極不好，導致大陸淪陷，所以後來我們在聯合國裡控訴蘇聯。聯合國通過決議案後，我們廢除中蘇友好條約。

蔣廷黻大使是當年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他在聯合國推動「控蘇案」。那如果這個條約這麼不好的話，為什麼我們在日本投降前一天我們要去簽呢？所以說我們自己與其去抱怨英國、美國、蘇聯，我覺得我們自己在外交這個方面，也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所以，歷史要公正，外交官也有很多貢獻。回顧歷史，當時我們以為蘇聯政府會幫助國民政府，不會幫助中共。但是後來蘇聯違反了這個條約，或者沒有執行這個條約。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記者：您如何看現今東亞與國際局勢，是否可能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沈呂巡：不要去想這麼遠，我想事情恐怕也沒有到這個程度。大戰的前夕都有些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興起，造成戰爭無可避免。像日本政府，你現在仔細研究日本的歷史，日本政府的上層當時並不願意見到戰爭，但是少壯軍人每天在搞。像九一八事變，日本政府事實上已經警覺到可能是這些少壯軍人亂搞的，後來派一個將領去安撫他們，結果九一八前一天晚上少壯軍人把他灌醉了。然後他們自己亂搞，日本政府只好跟著走。所以，現在有沒有這種少壯軍人和軍國主義，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我個人覺得我們恐怕不用去想那麼遠了。像是南海這樣的爭議，大概每個時代都有類似的問題。

回顧與展望 承擔與感恩

沈呂巡：正確認識歷史使我們不斷反省，也給我們一個展望未來的基礎。邱吉爾講過一句話，一個不認識自己過去的國家不會有未來(A country that doesn't know its past has no future)。所以這是最重

要的一點。

歷史要能對當年的當事人公正，我們希望不斷有新的史料發掘及新的解釋，但是基本的事實不能差太遠。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在這面旗子下打的，當年犧牲的人，也許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這是當年基本的事實。現在說誰打的抗戰，我覺得這個問題根本不需要爭論。憑共產黨當時的力量，在敵後雖然有遊擊隊，但真正正面戰場是誰打的？答案自在人心。

每個戰爭的背後都有外交上的努力。誰做的這些外交呢？延安政府有外交部嗎？延安政府有派駐美國的代表處嗎？沒有嘛！那飛虎隊怎麼來的呢？大陸來的將領去慰問飛虎隊，都很好，但是你說飛虎隊是你當年毛澤東搞出來的嗎？毛澤東在延安，美軍派一個觀察組，一個上校，只是一個聯絡的單位。所以基本的史實不能錯，其他的解釋，有新的史料，或者有新的日記發表，我們也都可以寫新的解釋與看法。

我最後想說的是，國際上不可以忘記中華民國的貢獻，然後在中國整個範圍來講，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繼承當年抗戰的歷史，它的傳承、它的光榮、還有它的苦難。我們甚至比對岸更多了一份承擔，因為畢竟我們繼承了這面國旗，我們繼承了這個法統。



羅斯福的孫子出席華盛頓雙橡園，雙十國慶酒會致贈沈呂巡代表1941年秘密備忘錄影本。

沈呂巡：我們今年還特別邀請羅斯福總統的孫子、魏德邁將軍的孫子到台灣去參加紀念活動，這顯示台灣在表達感恩。抗戰勝利70年之後，我們還沒有忘記這些歷史。我們費了很大的功夫去找一個什麼人呢？大陸大概不會去做這件事情。我們找當年設立南京安全區的美籍傳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後人。她目睹這麼殘忍的戰爭，保護很多中國婦女不受日本兵的殘害、強姦等等，但自己後來回到美國，一輩子因這場可怕的遭遇而身心受創極深。

我們特別找到她的曾侄孫女辛蒂·魏特琳(Cindy Vautrin)去了台灣。她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她的曾叔祖母。像羅斯福的孫子大衛·羅斯福(David

Roosevelt) 做過羅斯福圖書館的commissioner (委員)，他小時候還見過蔣夫人。他們對先人的故事很崇敬，也很瞭解。70年後中華民國不但沒有忘記我們的老兵，也沒有忘記當年幫助我們的國際友人。我們要讓美國朋友瞭解我們的感恩，我想，這也是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最有意義的方式。



沈呂巡代表2015年9月2日受邀出席由「二戰紀念碑之友」(Friends of the WWII Memorial)組織與美內政部國家公園管理處共同舉辦之「對日戰爭勝利日」70週年活動，

沈呂巡代表與美國退伍老兵代表共同致獻花圈。



沈呂巡代表主持中華民國104年（2015年）雙橡園國慶酒會

（第七章完）

-
1. 四行倉庫保衛戰：發生於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標誌著中國抗日戰爭中淞滬會戰之結束。四行倉庫與上海公共租界只相隔一條蘇州河，因此整個戰鬥展現在西方世界面前，進一步吸引國際社會注意。 ←
 2. 美軍數字擊落2600，擊毀1500。 ←
 3. 重慶大轟炸：指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對戰時中國陪都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五年間日軍對重慶實施218次戰略轟炸，中國方面則指控日軍實施9,513架次、空襲重慶及週邊兩百餘次；造成重慶死於轟炸者1萬以上，超過1萬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分繁華地區被破壞。日本對重慶實施的空襲，是由日本陸、海軍航空隊聯合進行的「無差別轟炸」，其目的是希望透過製造大量平民殺傷，以瓦解對方抵抗的士氣。 ←
 4.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李頓調查團由英國的維克多·布爾沃·李頓，第二

代李頓伯爵統籌。1931年12月，國聯派出此小組到上海調查中國與日本在滿洲的爭端，以及九一八事件的始末。1932年10月2日，小組發表報告，指出日本明顯是侵略者。報告中否定日本的行為是為了自衛，並指出滿洲國之成立乃日本侵略中國之舉動；但又認為由於日本與滿洲有經濟聯繫，故此承認日本對滿洲的關切是「無可厚非。」然而，它認為中國人民只是在已經淪陷的滿洲煽動反日情緒，又反對與日本和議，無助解決問題。故此，滿洲應該獲得自治，但仍為中國控制。 ←

5. 顧維鈞（1888年-1985年），字少川。江蘇省嘉定縣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歷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國民政府駐法國、英國大使，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85年病逝於美國紐約。 ←
6. 血幅(Blood chit)是飛行員所使用的身份證明，以在被擊落的情況下向外國平民傳達信息並請求他們的協助，有時也被稱作「人物證明書」。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的成員隨身攜帶著帶有中文的血幅，以告知中國民眾該外國飛行員是在中國一方作戰，並請他們協助被擊落的飛行員。 ←

第八章 卜睿哲談美中台關係：以史為鑒



“ 因為過去20年來，中共一直用「共產黨打敗了日本」這樣的說法來為他們在中國的執政權合理化。大閱兵同時也是北京向國際社會展示力量的方式。但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有一些問題，因為中共對抗戰的貢獻並不如他們對外界所宣傳的那樣大，他們的確也有打了一些仗，但是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詳細內容請見下冊第九章)和一些其他的學者所

達成的共識是，中華民國的軍隊比共產黨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要大得多，大家也別忘了，到最後真正打敗日本的其實還是美國。

”

—— 卜 睿 哲

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歷任美國國防部、美國國務院官員，關注亞洲國際事務逾30年，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1997-2002)，現任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涵蓋亞洲政治，尤其關注美中台關係與東北亞局勢。以下是作者與卜睿哲博士的訪談全文：

珍珠港改變美國外交戰略

記者：日本攻擊珍珠港之前，美國在二戰中對中國抱持什麼態度？珍珠港事件是不是美國對中國立場的轉捩點？

卜睿哲：絕對是。事實上，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經採取經濟與外交行動支援中華民國，我們也提供財務上的援助，羅斯福總統發布行政命令，批准「飛虎隊」以美國志願大隊的名義到中國去。我們同時對日本加強制裁，使得日本在壓力下認為必須要採取行動。

如果沒有發生珍珠港事件，我們看不出當時美國有直接參戰的理由，但在這之前的方向其實已經很明確。這跟二戰前十年的情況相比大為不同。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時，美國政府雖然不認可日本在中國的行動，胡佛及羅斯福政府卻沒有採取行動。直到1930年代末期美國才開始轉變政策。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記者：羅斯福政府為什麼決定協助中國？你認為他純粹是考量美國的國家利益，或者是出於一種正義感，真誠地同情中國？

卜睿哲：我們在研究國際戰略時有句老話「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對美國來說，協助可以幫美國對抗日本的中國，實際上為美國帶來戰略利益。這是美國在二戰期間與中華民國聯盟作戰的主要原因，也是這個動力促使美國加強國軍勢力對抗日本。

記者：中國為了獲得美國及羅斯福政府的支持，作了很多外交努力。

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宋美齡。她在二戰中的角色為何？許多人對她在美國國會上的演說印象深刻，這又對中國及美國的關係起了什麼作用？

卜睿哲：宋美齡在美中關係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她是當時中華民國最有力的發言人。宋美齡的英文非常流利，表達能力極佳，她的用字遣詞甚至比大部分的美國人還好。她是非常優秀的演說家，她能夠感染台下的聽眾。她在演說中為中國刻畫更親切且具人性的形象，真誠的表述中國人在日本侵略下所受到的苦難。而蔣宋美齡她本身成長的經驗，就是把美中兩國合而為一的一個代表形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宗教的原因，因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蔣宋美齡自己也是基督徒。她的父親是一名傳教士，這讓美國人不止在戰略方面可以認同她，她的文化背景也在美國人間產生共鳴。

她為爭取美國與中國聯盟並提供對華援助闡釋了非常有力的理由。她有非常強的說服力。在外交會議中，即便她的先生蔣介石作為會議的主角之一，夾在蔣介石與美國政府之間的宋美齡依然有著很強的存在感。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們很難想像沒有蔣宋美齡斡旋其間的美中關係會是如何。

記者：除了以她的個人魅力進行外交斡旋之外，蔣宋美齡也被稱為中國空軍之母，這跟二戰期間飛虎隊的成立密不可分，談談飛虎隊對美中聯盟的貢獻？

空軍與陸軍戰略之爭

卜睿哲：首先，「飛虎隊」的形成是美國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後援助中國對日抗戰的具體表現。「飛虎隊」超越陸軍所能及的範圍，但他們同時也成為二戰戰略的爭論之一。陳納德將軍深信用空軍的力量可以擊敗日本。

但是屬於另一派的史迪威將軍和馬歇爾將軍，反對陳納德的作戰方

式，他們雖然不否認空軍的用處與價值，但他們更著重於強調保衛空軍基地的安全。若這些空軍基地遭到日軍攻擊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因此史迪威將軍和馬歇爾將軍認為，應該是由陸軍先確保基地的安全並提供戰略縱深^[1]之後，再由空軍來配合。

有關二戰期間空軍與陸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爭論，最後是到了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2]之後才告一段落，當時國軍潰敗，日軍兵臨四川，連陪都重慶都差點丟掉。

除了中國戰場之外，我們也爭辯過空軍在歐洲的效率。二戰結束之後，許多人試圖判斷空軍在打敗德國納粹部隊上起的作用，他們認為空軍在歐洲戰場上扮演的角色比在亞洲戰場上要來得重要。但是最後的研究卻發現，空軍並沒有起了太大的作用，實際上是諾曼第登陸^[3]以及之後的地面反攻結束了歐戰。不過很顯然地，空軍對擊敗日本的貢獻很大，尤其是杜立德空襲東京^[4]以及最後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的B29轟炸機，最終導致日本投降。當然海軍也在之前的戰爭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我們從戰爭的結果與戰後後的分析與研究回過頭來看陳納德將軍與史迪威將軍之間的爭論，證明了空軍和陸軍這兩者其實一樣重要，空軍和陸軍的力量應該彼此互補，不能完全依靠其中的任何一方。

美中同盟的矛盾

記者：史迪威將軍不只與陳納德將軍持有相對立場，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也並不和諧。史迪威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對二戰時以及二戰後的美中關係是否造成影響？

卜睿哲：史迪威將軍與蔣介石委員長之間不合的關係其實並不意外，盟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向來都不是容易的。二戰時期美國與英國的聯盟關係也不完全順遂，雙方也常在戰略決策與其他方面意見分歧。

但史迪威與蔣介石最根本的不同在於兩人對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5]的看法迥異。美國軍隊的傳統做法是由政治領導人設定廣泛

的目標，然後授權專業的軍事將領去負責執行任務、達成這些目標。史迪威帶著這樣的想法去到中國，卻碰上作風完全不一樣的蔣介石。史迪威認為他在軍事行動上可以擁有自主權，但蔣介石則出身完全不同歷史，與美國有著截然不同傳統的領導人和最高統帥，兩人對於聯盟之間的合作關係抱有不一樣的期望，對於誰才有最高的軍事指揮權也各執一詞。

史迪威與蔣介石兩人對這場戰爭的目標究竟是什麼也有不同的認知。史迪威的心中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打敗日本，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協助建立中華民國軍隊的能力，都是為了實現打敗日本這個目標。但是蔣介石的目標除了打敗日本之外，也包括打敗共產黨，要為戰後對抗共產黨做好準備。蔣介石對戰略資源的分配也有不同的看法，兩人之間經常為了戰略的決定與軍事資源的分配發生爭論，不僅僅造成兩人關係的緊張，也引爆聯盟的政治危機。最後美國政府為了維持兩國的同盟關係只好召回史迪威。但我也不認為接替史迪威的魏德邁將軍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有太大的改善。

記者：我們昨天採訪了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他認為蔣介石和當時的外長宋子文說服羅斯福總統召回史迪威，可被視為當時中國一個外交上的勝利。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

卜睿哲：史迪威與蔣介石的關係已經到達無法繼續合作的地步，因此美國為了確保本國利益作出了該做的決定，那就是將史迪威召回，派出一個想法及性格都更適合的人選來接替他。

戰後美中互不信任

記者：美中兩國在二戰期間既合作又矛盾的聯盟關係如何影響到戰後的美中關係？中國一直對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抱持不信任的態度，是否也受到二戰時期這種不穩定的聯盟關係所影響？

卜睿哲：我認為是的。二戰時期的美中聯盟關係導致戰後雙方都不再彼此信任。如果我們仔細回想當時的歷史，史迪威將軍的直屬上司是馬歇

爾將軍，基於兩人這層關係，馬歇爾將軍自然是站在史迪威將軍這邊，他對蔣介石以及中華民國的政府與軍隊有著和史迪威相似的看法。馬歇爾將軍戰時力挺史迪威將軍，而他這樣的態度也持續到戰後時期。

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

美國在戰後盡其所能地協助中華民國的軍隊和政府，並提供海空運輸讓國軍進入東北^[6]。不過美國在戰後很快地將政治目標設定為避免捲入國共內戰，美國不打算幫國民黨打內戰。美國當時認為有可能避免國共內戰的想法可能過於天真，因為如果說蔣介石不信任美國的話，他其實更不信任共產黨，蔣介石在抗戰時期就已經準備在戰後對付共產黨。

當時美國主要是透過馬歇爾將軍來協調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衝突^[7]，儘管馬歇爾將軍盡力避免國共內戰，但他最後也只能承認國共雙方皆準備承擔戰爭的風險。因此美國並未在國共內戰中提供國民黨太多的支援，後來美國也評估插手國共內戰已經於事無補，不過在共產黨佔領中國之後，美國決定基於國家利益保衛台灣。



馬歇爾與蔣介石夫婦



毛澤東在延安設宴歡迎馬歇爾

被遺忘的盟友

記者：聊到這兒，我想談談《被遺忘的盟友》這本書（詳細內容請見下冊[第九章](#)），您是否認為中國，或者我們更精確的說，中華民國是一個被遺忘的盟友？

卜睿哲：我很喜歡《被遺忘的盟友》這本書。我覺得時至今日，中華民國的確是被遺忘的盟友。不過二戰期間中華民國並沒有被遺忘，我認為更貼切的說法或許是：美國當時將中國視為一個「無法達到我們期望」的盟友，也或許是美國對中國參與聯盟作戰的期望過高。羅斯福總統其實一直對中國有些感情用事，沒有完全基於眼前的事實去評斷，因為他的祖輩曾在中國經商致富^[8]，所以他當時認為中國可以做出更多的貢獻。他大概並不理解當時國民政府從東北撤退之後所面臨的艱難處境。羅斯福總統當時也必須應付歐洲與亞洲兩個戰場的龐大需求，在那時的情況下，我覺得他已經盡力協助中國。但在史迪威將軍和一些其他美軍領導人的眼中，中國自己必須先振作改革然後才能得到美國的幫助，然而中國內部的問題不但導致對戰事未能做出應有的貢獻，最後也拖垮了自己。

不過另一方面，我也認為，如果中華民國政府覺得美國在戰後以及1949年之後讓他們失望了，因為我們並沒有像一個盟友所應該做的那樣去支持他們的話，而讓他們覺得是一個被遺忘的盟友，這種想法可能也是合情合理的。

美戰略改變 中日敵友角色互換

記者：二戰期間，美國與中國是盟友，並肩作戰共同擊敗了日本，但是二戰結束之後，我們卻似乎看到中國與日本的角色互換，昔日的盟友變成潛在的敵人，昔日的敵人變成了親密的盟友，您對中日兩國與美國敵友角色的互換有何看法？

卜睿哲：戰後初期，美國的目標是改變日本，讓日本改頭換面，再也無法發動戰爭，並永遠喪失戰略上的重要性，這是美國占領日本的最初目標。至於中國，整體來說，美國希望中國在戰後重建，這或許是美國想要阻止國共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如此一來，中國可以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領導之下進行戰後重建。但國共內戰還是發生了，而且國民黨政權被打敗，美國當時的感覺是，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導致他們失敗。但是共產黨佔領中國大陸之後，整個亞洲的戰略局勢出現變化，加上美蘇冷戰以及中蘇結盟^[9]，美國在東亞的處境變得脆弱，因此美國的戰略出現重大轉變，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的角色開始變得重要，雖然日本在二戰中是美國的敵人，雖然我們為了打敗日本，給日本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但美國決定必須要重建日本，扶植一個強有力的日本政府，以協助美國對抗共產勢力。

二戰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涉入外國事務，但是二戰之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轉變，為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我們開始積極參與歐洲及亞洲的事務，並將美國的軍隊派駐到這些地區，日本的角色隨之變得重要。我們需要日本做為我們的軍事基地，我們需要一個穩定而有力的日本政府協助美國實行我們的外交政策，美國與韓國、菲律賓等其他國家也是相同的情況。

因此，至少直到1979年，在美國人的眼中，中國是壞人，而日本是好人。日本現在仍然是美國的盟友。不過美國也相信，過去我們曾與中華民國並肩作戰，現在依然可以彼此合作，畢竟中國需要美國比美國需要中國更多，過去中國也沒有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這麼大的威脅。

戰後安排影響今日亞洲局勢

記者：但是如果從現今的亞洲局勢來看，中日雙方在東海，中美雙方在南海都有爭端，二戰後的相關安排是否也對今日亞洲地區的緊張情勢造成影響？

卜睿哲：談到戰後的安排，如果我們只考慮到二戰結束之後各國簽署的協議，以及這些協議中所包含的條款，的確，當中有許多不同的元素為今日該地區的領土爭端埋下伏筆。像是當時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10]，但是卻並沒有說清楚究竟是將台灣的主權讓給誰，至今我們討論台灣議題的時候這個爭論仍揮之不去。但我們也需要注意這個爭論並不是台灣議題的全部。

此外，美國持續佔領沖繩（琉球群島）也造成長期的影響。而釣魚台（中方稱釣魚島）的問題則是直到1960年代，周邊國家開始認為這些小島底下可能藏有能源才爆發爭議。事實上，直到1970年代初期之前，美國的立場都是認為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不過後來因為蔣介石的強烈反對，我們改變了立場。但更廣泛的說，如今我們在亞洲地區看到的這些爭議，其實源自於中國不斷崛起的勢力。中國對於美國在該地區擁有如此顯著的地位感到不滿，同時中國也想在這一帶取得軍事戰略縱深。因此，中日之間的釣魚台爭議或是其他的爭端，都只是這個大問題所造成的表面症狀，就算不存在釣魚台爭議，東亞地區仍然會出現今日的緊張態勢。

「台灣主權未定論」

記者：您剛剛也提到了台灣的主權爭議。許多台灣人就是基於戰後協議中模糊的條款衍生出「台灣主權未定論」^[11]。究竟當時的戰後安排對台灣現今的地位有何影響？這個爭議又該如何解決？

卜睿哲：當時在戰後的協定中並未闡明台灣應該被歸還中國，而是羅斯福總統決定台灣將被「歸還」中國，羅斯福總統的這個決定是因為蔣介石提出的要求，事實上蔣介石是在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透過宋美齡

訪美期間住在白宮的機會，當面向羅斯福總統提出這個要求的。這也是羅斯福的軍事戰略的一部分。他對待台灣的方式和對待韓國的方式極為不同。當時中華民國軍隊是在台灣接受日軍投降的^[12]。一直到1950年代初期，台灣都明確是中國的一部分。不過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則改變立場，開始稱台灣的地位尚未確定。那是因為美國政府當時面臨左右為難的處境，有一些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另一些國家則是承認中華民國。若美國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就會讓自己陷入一種選邊站的處境。



陳儀將軍(右)在台北市中山堂接受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將軍(左)遞交的投降書。



日軍在台北公會堂向二戰同盟國投降之會場，掛有同盟國中、美、英、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

因此，當時其實是美國讓日本寫了那樣的協議，原因是不想讓任何人在心中產生疑義，並藉此聲稱中國根據國際法對台灣擁有主權。不過後來到了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美國又改口了。

至於有一些台灣人想要用法律上的論點聲稱台灣從未正式歸還給中國，台灣的地位未定，主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任何一方，我想沒有一個國際法庭會接受他們的說法。我認為美國的立場是正確的，那就是這個爭議應該交由兩岸雙方自己找出解決的方案。我們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立場，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台灣躲過一劫

記者：也有一些台灣人認為，紀念抗戰勝利與他們無關，甚至批評美國二戰期間轟炸日本在台灣基地。您對此有何評論？

卜睿哲：當年的確有不少台灣人被徵召為日本皇軍打仗，而且在1937年之後，因為日本對戰爭的需求增加，壓榨台灣的情況也更形惡化。沒錯，美國當時也對日本在台灣軍事基地實施轟炸，但那遠遠不及美國對日本所造成的傷害。美國對日本投原子彈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況且台灣很幸運地避開了像菲律賓那樣的下場。美國海軍原本想在台灣登陸，以台灣作為攻擊日本的基地。但麥克阿瑟將軍卻反對這樣的做法，認為如果需要在東亞的任何地方登陸，就應該在菲律賓登陸，因為他早前已經承諾會回到菲律賓。1944年麥克阿瑟將軍和美國海軍為此還在羅斯福總統面前大吵了一架，但羅斯福因為與麥克阿瑟將軍的關係而站在了他的那一邊。後來美國海軍登陸菲律賓，當時我們在菲律賓經過了很長、很慘烈的戰爭才贏得勝利，台灣則幸運地避開了這一劫，沒有經歷像是菲律賓那樣的悲劇。

台灣的情況真的比菲律賓或日本都好很多。但台灣人所經歷過的仍然是很不幸的情況。一些台灣人因為40、50、60年代的殖民經驗，對日本的感觉不是那麼負面，反而是對國民黨政府有很負面的印象，這些經驗可能

都影響了他們對紀念抗戰的看法。

中共大閱兵 改寫歷史

記者：您對2015年9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閱兵有何看法？

卜睿哲：我對北京政府舉行這樣高調的大閱兵並不驚訝，因為過去20年來，中共一直用「共產黨打敗了日本」這樣的說法來為他們在中國的執政權合理化。大閱兵同時也是北京向國際社會展示力量的方式。但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有一些問題，因為中共對抗戰的貢獻並不如他們對外界所宣傳的那樣大，他們的確也有打了一些仗，但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和一些其他的學者所達成的共識是，中華民國的軍隊比共產黨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要大得多，大家也別忘了，到最後真正打敗日本的其實還是美國。直到美國空襲日本並使用原子彈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日本天皇才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也才能結束這一場艱苦的對日抗戰。所以中共政府這樣高調地慶祝勝利，有點像是在改寫歷史，而且過分強調中國的軍事力量似乎不是現在北京應該向這個地區其他國家傳達的信息，這對他們其實沒有好處。

國共新仇舊恨 牽動兩岸關係

記者：您認為北京與台灣當局對抗戰的不同詮釋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

卜睿哲：中共政府近年來對這段歷史的詮釋已經比過去要貼近史實，至少願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革命軍以及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有所貢獻，儘管我們知道這些做法也是出於政治考量，但也算是好事一樁。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二戰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共產黨因為有打敗日本這樣共同的目標而相互合作，但是隨著戰事的演變，兩者之間的不信任也越來越深，雙方的衝突也越來越大，再加上隨後爆發的國共內戰，兩岸在紀念抗戰的同時，難免勾起新仇舊恨的複雜情緒。

我認為也正是因為兩岸在政治問題上存有歧見，特別是中國政府不承

認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使得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紀念這件事變得困難。中華民國是當時的戰勝國，但中華民國為抗日戰爭所做出的貢獻卻沒有得到適當的承認。中共為了達到其外交目地而貶低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和當年中華民國對抗戰的貢獻，自然對兩岸關係不利。

中日是否有可能再戰？

記者：二戰結束70年了，您認為中日之間還會再爆發戰爭嗎？

卜睿哲：我認為中日戰爭再次爆發的可能性很低。中日兩國都不想失去現在所擁有的和平與繁榮，因為戰爭的代價遠比當年更高。況且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是建立在非常明確的承諾之上，日本也誓言永不再戰。但中日兩國爆發戰爭的機率也不是零，釣魚台（中方稱釣魚島）問題還是有擦槍走火的可能性。這幾年來我們看到中國與日本的船隻在釣魚台海域附近時有衝突，中日兩國政府進行危機處理時如果發生誤判，情勢就有可能升高並失控，演變為軍事衝突。

不過目前中日雙方都在盡可能地保持克制、降低風險，因此我認為中日之間再次爆發戰爭的機率很低。日本社會目前穩定和平，他們不會想要再次陷入一場巨大的戰爭。

日本對戰爭的反省

記者：您認為日本政府在戰爭結束70年後的態度，是否也是造成中日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

卜睿哲：日本政府如何面對過去二戰的歷史以及表達他們的懺悔，將是中日關係走向的關鍵。除了道歉之外，現任的安倍首相與日本政府或許也能用實際的行動來表達悔意。像是人們關注的慰安婦問題，日本在90年代曾經試圖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努力，但是成效不是很好，人們期望日本政府或許能夠再次展現誠意，並用更寬大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二戰結束70年後，這些歷史遺留問題仍是揮之不去的陰影。但同時我

們也別忘了，日本人民也在那場戰爭中飽受痛苦，這並不是日本人民選擇要打的戰爭，這是他們的軍事領導人所選擇的戰爭。但是承受戰爭苦果的卻是日本人民。他們的年輕人被迫從軍打仗，美國的轟炸也對日本人民造成莫大的傷害。

戰爭的教訓

記者：最後我想請教您的是，我們回顧二戰這段歷史對於避免未來的衝突是否能起到作用？中美兩國在二戰時並肩作戰，當時很多中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去拯救美軍飛行員。如果現在的美國政府官員對這方面的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對中日關係或是美中台關係的看法是否會有所不同？

卜睿哲：美國國內仍對二戰這段歷史有著很深的興趣，但整體來說，或許更側重在歐戰和太平洋戰爭。對於中國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美國人可能關注的比較少，但我們的確應該更加關注。但是很遺憾地，二戰期間美國在中國的經驗與後來美國捲入越戰這兩件事情被連繫在一起。1970年代時，有一本書講述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3]，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這本書以史迪威的立場來敘述，但實際上這本書是向人們講述美國不應該加入越戰的書，但是這不是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我的確認為美國需要更多地關注中國當時在二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妳所正在拍攝的這部紀錄片。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作者芭芭拉·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

最後我想談談這場戰爭給我們的教訓，我認為有三件事情，是我們在70年後回過頭來看這場戰爭的時候所必須要牢牢記住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看清楚我們的對手有怎樣的性格和意圖。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低估了希特勒征服歐洲的慾望。他認為希特勒可以很容易地被滿足，張伯倫錯得離譜^[14]。如果當時英國和法國對希特勒採取更嚴厲的立場，很難說後來的發展是不是會有所不同。如果當時英法願意為捷克斯洛伐克向希特勒宣戰，歷史是否會有所不同？或許會，或許不會。但是面對一個已經下定決心要侵略鄰國的獨裁者，你對他讓步，完全不能解決問題。

其次，我們對於自己能力的限度也要了然於胸。當時的日軍將領在突襲珍珠港的時候，他們其實知道美國的力量很強大，如果攻擊珍珠港的話可能最終日本會被美國打敗，但他們還是決定執行這項任務。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但是當時日本覺得自己被逼到一個死角，他們必須採取行動。「這可能會成功，我們來試試看好了。」這種跳下懸崖的決定是非常嚴重

的誤判。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任何一個國家的文職領導人都必須確保他可以控制軍隊。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的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擅自行動，沒有事先得到天皇批准，是這些官階並不高的軍人擅自行動。但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如果立場後退反而會丟失顏面。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才是真正了解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人，他們可以將權力下放給軍隊，但絕對不可以讓軍隊為所欲為。

最後，我們必須牢記，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戰後會比戰前的情況更好，不論是繁榮的程度、社會的穩定或是人民的幸福。就算成為戰勝國，也一樣會因為戰爭而作出的犧牲讓國家陷入低靡。因此，不論國與國之間面臨怎樣的困難與歧見，都應該是先以政治和外交的手段去嘗試解決問題，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在和平的時候我們享受的是怎樣的生活，下決定之前務必三思，如果發動戰爭之後這個國家將必須失去的一切。尤其是現在的武器比二戰時殺傷力更強，可以造成的破壞難以想像的巨大，因此國家領導人必須要謹慎行事。

（第八章完）

1. 戰略縱深：戰術用語，指戰爭前線與重要城市、軍事基地、主要工業區等重要戰略位置的距離。 ←
2. 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戰略目的，首要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以防止美空军襲擊日本本土，並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鋪設一條縱貫中國大陸南北，並連接東南亞的陸上交通動脈；同時藉此行動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隊，摧毀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力。由於日本當局擔心設在廣西桂林的美空軍基地對其本土發動空襲，故將桂林作為此次作戰的最重要目標。這是有史以來日軍動員規模最大的一次攻勢作戰。最後日軍成功佔領美國航空隊基地，並給予中國人力與物質上相當大的損失，但同時也因為兵力不足而無法擴張戰果，日後於中國戰場長期維持守勢。 ←

3. 諾曼第登陸：1944年二戰中西方同盟國軍隊在歐洲西線戰場發起，至今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登陸作戰。當時由近3百萬盟軍士兵橫跨英吉利海峽到法國諾曼第海灘登陸。 ←
4. 杜立德空襲：美國於1942年4月18日向日本本土首次進行空中轟炸攻擊任務，以作為對日軍突襲珍珠港的報復。在美國戰爭史中，這是唯一一次美國陸軍航空軍的轟炸機在美國海軍航空母艦起飛執行的戰鬥任務。美國經由這次轟炸任務，證明盟軍有能力對日本本土進行空中攻擊，並且報復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的突襲。這個任務是由戰前曾是著名飛行員的吉米·杜立德(Jimmy Doolittle)中校一手策劃。此次空襲對日本造成的損失並不大，直接軍事作用很小，但是戰略意義卻很大。它一方面振奮了美國人的士氣，一方面促使日本海軍將主要注意力從南方戰線轉移到威脅日本的中太平洋地區，在沒有充分準備下倉促發動中途島海戰。 ←
5. 文武關係：一般指軍事人員和文職人員之間的合作關係，各國分別有不同的文武關係。 ←
6. 二戰結束後，美國曾以大批C-46型飛機援助國民黨空軍，並協助國民黨向東北地區空運部隊。 ←
7. 馬歇爾1946年來華調處，目的是促使國共雙方停止內戰。馬歇爾在調處的過程中，與國共雙方建立起三人委員會，分別由馬歇爾、張群（國民政府）、周恩來（共產黨）主持，負責各地停戰與調處，並協議決定國共雙方以5:1的比率裁軍。馬歇爾調處最後失敗，其主因在於這個協議並無任何制裁的力量，美國雖然參與調處，但並不打算以美國的軍事力量介入國共的停戰問題，因此當某一方不願遵守停戰，馬歇爾也只能召開三人小組進行調解。同時，馬歇爾手上能對調處產生作用的王牌只有斷絕美援，以壓迫國民政府撤布停戰令，因此對於國民政府有實質影響，但對中共卻影響甚微。 ←
8. 羅斯福總統的外公沃倫·德拉諾二世(Warren Delano, Jr.)在中國的澳門、廣州及香港的12年期間由茶葉貿易中賺取了100多萬美元。但返美後，德拉諾二世在1857年經濟大恐慌失去了所有。1860年，他回到中國，藉著鴉片貿易而大發橫財。他為當時正處於南北戰爭中的美國戰爭部銷售以鴉片為基材的藥物，但並非壟斷。 ←
9. 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宣佈：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 ←

10. 《對日和平條約》，通稱舊金山和約或舊金山和平條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部份同盟國成員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条约。1951年9月8日，包括日本在內的49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的戰爭紀念歌劇院簽訂這份和約，並於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該和約主要是為了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日本的戰後地位問題、與釐清戰爭責任所衍生的國際法律問題，和約第二條聲明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千島群島、庫頁島南部、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等島嶼的主權權利。於第三條中，日本同意美國對於琉球群島等諸島實施聯合國信託管理。這些規定造成後來南千島群島的爭議。

←

11. 「台灣地位未定論」，或稱為「台灣主權未定論」，認為台灣的主權歸屬未定，是關於台灣國際地位的論述之一。該理論的產生是源自於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認為如果韓戰擴大至台灣，將對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線不利，因而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實行台海中立化政策，同時表示：「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對日本的和平條約訂立，或經聯合國審議後，才能決定。」該聲明從此開啟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而後，儘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與同盟國各國相繼簽訂《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由於日本在這些和約中都只表示「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但對於台灣、澎湖脫離日本後的明確處置則無國際法上的有效明文規範，因此至今仍有各界人士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認為台灣、澎湖的主權歸屬未定。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人包含但不限於台灣獨立運動人士，訴求台灣的法律地位須由台灣人民自決。 ←
12. 1945年，陳儀將軍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接受日本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的投降，該會堂被國民政府選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第十五受降區的地點。同年，台北公會堂正式更名為中山堂。 ←
13.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作者芭芭拉·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 ←
14. 慕尼黑協定 (英語 : Munich Agreement ; 捷克語 : Mnichovská zrada ; 德語 : Münchner Abkommen ; 1938年9月29日—9月30日) 是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四國首腦——張伯倫 (首相)、達拉第 (總理)、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國的慕尼黑召開的會議。英法為避免戰爭爆發，簽署慕尼黑協定而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出賣了未在場的捷克斯洛伐克利益，是一項綏靖政策。 ←

第九章 芮納·米德：被遺忘的盟友



“ 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7到1945年這八年抗戰，是至今有關二戰這場最著名的世界衝突當中，最偉大、卻最不為人知的故事之一。西方國家過去這70年來，竟然不知道二戰期間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 芮納·米德

”

前言：作者在拍攝《穿越1945》這部紀錄片的過程當中，不過是在美國還是台灣，都有多位抗戰老兵和專家學者不約而同地向作者推薦閱讀英國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芮納·米德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包括馬英九總統也在他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談話當中特別提到米德教授的這本書，因此《被遺忘的盟友》可以說是《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本參考書籍。為此，作者在《穿越1945》紀錄片完成後特別致函米德教授表達感謝之意並邀請他出席《穿越1945》首映式，可惜米德教授無法前來現場，但通過視訊在倫敦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方正的訪問，我們在首映式上也播放了米德教授的這段訪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穿越1945》片中的主角之一陳鴻銓將軍也非常仔細地閱讀了米德教授的《被遺忘的盟友》，陳將軍將這本書放在他的客廳隨時翻閱，還在上面畫了滿滿的重點，並在台灣僑委會所辦的刊物《宏觀新聞報》上發表了一篇他的讀後感，作者認為非常富有參考價值，謹此附錄在後。以下是米德教授的訪問全文：

你所不知道的八年抗戰

我是芮納·米德，《被遺忘的盟友》這本書的作者。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7到1945年這八年抗戰，是至今有關二戰這場最著名的世界衝突當中，最偉大、卻最不為人知的故事之一。西方國家過去這70年來，竟然不知道二戰期間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這場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災難性的，至少有4千萬中國人喪生，8千萬到1億人流離失所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開始前啟動的現代化進程全被打得粉碎，而中國在戰時與戰後所經歷的這一切，型塑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強權。但是中國對日八年抗戰這段歷史卻鮮為西方所知。所以我決定借此機會，根據這些在過去5至10年當中才在中國大陸得以蒐集到的最新檔案和資料來撰寫這段故事。這本書並不是從零開始，卻絕對是第一次完整地用英文從頭至尾完整地敘述這段歷史，告訴讀者發生了什麼，並解釋為什麼發生。

中國為何被遺忘？

你也許會問，這場在中國持續了八年、對中國造成巨大傷害的戰爭，為何會被遺忘？畢竟這是傷亡如此慘重的一場戰爭，對當時親歷這場戰爭的中國人來說，無論是有幸存活下來的、還是不幸失去親人、無家可歸的人來說，這無疑地都是一場極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是當時所有中國人刻骨銘心的恐怖經歷。為何會被人們遺忘？真實的答案就是，這場戰爭被冷戰所製造的黑洞吞噬。

國共內戰

1945年以後，在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人們沒有興趣回顧或思索抗戰的細節，究其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絕大部分的戰役都不是由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打的，事實上是由毛澤東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打的，當然我們不能全盤否認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他們的確也很重要，但是蔣介石在1949年國共內戰之後逃到台灣，這意味著，在共產黨所統制的中國，400多萬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戰爭中協助牽制日軍這樣重大的貢獻，無法被公開討論。這種情況不但導致這段歷史的真相在共產中國被掩埋，乃至於在整個西方世界也被完全遺忘。

真相被冷戰的黑洞吞噬

中國的八年對日抗戰，消失在了冷戰的黑洞之中。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中國成為西方世界一個搖搖欲墜的盟友。到了1949年，中國在一場變革之後，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產國家，這使得西方世界很少再去關注1949之前發生的事。換言之，中國從一個朋友變成了被西方集團所反對的國家，當然那個時候美國與中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這意味著大家對那場戰爭共同的、充滿爭議的記憶變得更加模糊。與此同時，西方的歷史學者也不可能到中國的檔案館去接觸或研究相關的檔案。他們沒有任何途徑去到南京、重慶，或者其他戰爭發生的地點蒐集史料。這對學者來說，瞭解並書寫那段歷史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是西方世界和共產中國兩者共同的因素加在一起，最終導致中國成為一個被遺忘的盟友。

戰後中日情勢逆轉

1945年二戰結束之際，日本是戰敗國，中國則是取得勝利的同盟國。但僅僅5年之後，1949年到1950年冷戰開始，整個局勢出現逆轉。中國此時已成為我們難以預料、也無法溝通的共產巨人，日本則變成了英美兩國在冷戰中的盟友。而這意味著回顧二戰期間發生在中國的恐怖暴行已無法順應冷戰時期的政治趨勢。這使得我們最終只能在冷戰結束後的數十年才有機會完整地詳述這段歷史。

戰後重建秩序 歐亞情況不同

二戰早在1945年就已結束，但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什麼事件可以像被我稱之為「1945未完成的事業」那樣，成為當今中國在世界崛起的紐帶。日本被投放原子彈使二戰在亞洲突然恐怖結束。值得關注的是那些沒有發生的事件。

讓我們對北大西洋、美國以及歐洲做一個對比。歐洲無疑在對抗希特勒的苦戰中變得滿目瘡痍，但在法西斯政權被推翻後，新的秩序被建立起來，比如歐盟、北約組織。當然，這些組織被深深地嵌入冷戰中。但同時我們必須記住，在北大西洋，一個相對穩定、規範的政府，或者說國際政府體系被建立起來。而這種情況在戰後的東亞卻從未發生。

該地區在1945年後迅速分裂成兩大對立陣營，一個是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日本當然是其中一員，而中國顯然是世界上最年輕、而且是最大的共產黨國家。基於這個原因，在歐洲出現的多邊國際組織在亞洲並未出現。顯而易見地是，沒有這種秩序的建立，今天出現在東亞國家之間的爭論，時常火藥味十足，有時甚至到了很危險的地步。一個很明顯的證據就是，無論是中日之間在東中國海的島嶼爭端，亦或是中國要求美國停止給東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提供保護的爭論都異常地激烈。簡而言之，亞太各國無法在一個更廣泛的跨國架構上開展對話。而所有的這一切均源自於1945年戰後各方未能攜手就解決戰後問題達成一致，包括中國、日本、美國和大英帝國。

究竟是誰打贏抗戰？

在書寫完這段歷史之後，如果你問我，究竟是誰打贏了這八年對日抗戰，我的看法是，國民黨軍隊打了大部分的戰役，或者說正面戰爭戰役，例如淞滬會戰、長沙會戰、徐州會戰等本應為西方所熟悉的戰役。當然共產黨部隊也參與了一些重要的戰役，比如1940年的百團大戰^[1]就是很好的例子。雖然如此，共產黨的主要貢獻是遊擊戰，這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共產黨並不是唯一開展遊擊戰的，但大體上共產黨在陝西、太行山地區、中國南部等地建立了敵後根據，對日軍進行騷擾。所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貢獻，所以單獨說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打贏了那場戰爭都是不合理、不準確的，應該說是他們共同打贏的。

美國對華援助

而談到美國的對華援助，我認為，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是無法堅持這麼久的。首先不要忘了，對中國來說，能夠從1937年夏天一直堅持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整整四年半的時間，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到那段時期結束前，美國和英國一直給中國提供大量資金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以及非正規的軍事援助，支援性質的組織、比如飛虎隊的支援，事實上從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裡有一點我們必須記住，事實上，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國共兩黨，特別是國民政府抗擊日本的行動在國際上是孤立無援的。日本設法切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商業和金融。因此，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和其他途徑，例如從駝峰向中國境內運送援助物資，是對華援助體系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些外援的支持，我想很難看到中國能夠一直堅持到1945年。但與此同時，同盟國的援助雖然重要，但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中國人有足夠的信念和士氣，才能夠在那段日子堅持下去。

陳鴻銓將軍讀後感

《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係由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芮納·米德所著。

內容豐富，立論嚴謹，以學者客觀的、學術的角度寫出近幾十年來中國的處境與實情。將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河南大飢荒，以及我國為何於國內戰爭艱苦緊張之際，猶抽兵支援緬甸盟軍作戰，但反被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誣指為合作不力之不義行為，一一道來，把那場中華民族痛苦求存的奮鬥過程作公正的報導，給我們歷史的公道。米德教授在書中提出三個重點：

其一：中國在1930和1940年代所進行的悲劇的、巨大的鬥爭，那不僅是為了本身的國族尊嚴和生存而戰，也是為全體盟國，不分西方及東方的勝利迎戰歷史上最黑暗的勢力。

其二：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十年，蔣介石在國際局勢動盪不安下重建中國。政府從事多方面的建設，蒸蒸日上，它確有機會在世界舞台爭回地位，但日本的侵略使一切變得幾乎不可能。從稅收，提供糧食安全，到處理大規模難民流動的能力，問題大到不是任何政府所能成功處理。

其三：更公正坦誠地指出「國民政府是被外來攻擊、國內動亂和不可靠的盟友壓垮的」。

此種論述出自盟國作家的筆下確屬難能，推崇備至，尤以美國學者葛雷庫薩克於閱讀本書後深受感動，建議美國應列為國民必讀書目。但世界上有幾個國家有這種胸懷的人？在13億中國人裡又有多少人有機會閱讀此類鴻著？這是我們應該嚴肅省思的問題。

不過，可能作者出於無心或有所顧慮，有些對我國極具影響的事蹟反而輕描淡寫飄然而過，很有可能將來被歷史所遺忘或偏離問題的焦點。譬如有關五四運動乙節，書中曾兩度提及，內容如後：

一：為敘述1938年5月4日重慶大轟炸而提及1919年具有特殊意義的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發學生反帝國主義的示威運動，這一天成為廣泛的自由思潮象徵。這股思潮預見中國將以”科學和民主”重建文化，這兩個燈塔將拯救中國脫離政治積弱」。

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條約提及1919年的五四運動。「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必須放棄它在中國領土上的土地及在全球的一切殖民地。中國人以為領土會交還中華民國，以報答中國派出近10萬名工人到歐洲西線戰場協助英國和法國，可是領土卻授予日本。原來西方盟國與中、日兩國各自達成秘密協議，以使兩國都加入盟國陣營。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行動，再度給中國內政製造重大破壞。」「北京方面的回應既迅速，又憤怒。有個學生在公開集會場合揚言自殺，以表抗議。他的同學很快就動員起來。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等學府學生約3千人遊行通過城裡外交使節區，並且縱火燒毀被痛罵是千古罪人的政府總長寓邸，他經常為日本利益辯護。學生更發動大規模運動，誓言要以「德先生和賽先生」來振興飽受「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帝國主義」之苦的社會。示威活動幾個小時就結束，但是餘波蕩漾，影響未來數十年的中國社會與文化。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交織在一起，愛國的中國人要求以科技發展和政治改革，拯救中國不再永久積弱不振。

依上所述，一般年輕人很可能看不出這次運動真正的起因，以及為何引起當時高級知識份子如此激情的憤慨。吾人若回頭翻閱《中國通史》（陳啟平教授所著）中的記述，則可能略知梗概，觸發不同的想法。且看陳教授的講述：「國際間的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侵略從未停止，尤其是日本、俄國和英國，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對於中國更是野心勃勃。英國以我國的西藏、青海為它主要的侵略目標，並認為是它的勢力範圍，俄國以我國的新疆、蒙古為其勢力範圍，所以在滿清滅亡後，俄人曾一度支持蒙古所謂的『獨立』；日本在甲午之戰後，一直認為滿州是它的囊中物，是它的侵略對象，並且把它的侵略範圍由滿州擴大到山東半島，他們把這些地方都看作是他們的勢力範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於7月28日在歐洲爆發之後，日本就在當年8月23日以英日聯盟為藉口，對德宣戰，但日本並未派兵到歐洲與德國作

戰，反而派兵進攻德國租借我國山東的膠州灣。名義上是對德宣戰，而受損害最大的卻是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這塊地方是德國在遠東的海軍基地，日本在9月間出兵山東，擊潰了德國軍隊佔領青島膠州灣和膠濟鐵路，更一直向濟南推進，等於侵略了我們的山東半島。

中國當時是一個中立國，他們宣戰時，我國表示中立，但它居然侵略了中立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當時的袁世凱雖曾向日本提出抗議，可日本非但不理，反而於1915年反過來向中國提出五項要求，其中包括二十一條款^[2]。這二十一條要求內容非常苛刻，不僅要求佔領山東的權利，並且要求南滿州和內蒙古的權利，進而干涉中國的經濟、內政。如果承認二十一條，中國簡直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雙方屢次交涉，日本看透當時袁世凱想作皇帝，就向袁世凱這個野心家暗中利誘，5月7日，袁世凱居然在日本的最後通牒威脅下就範，在5月9日簽字同意。這就是有名的「五七」和「五九」國恥紀念日。

1917年8月14日，我國應美國之邀，對德奧宣戰，成為協約國的一員。1918年11月歐戰結束，同盟國失敗，協約國勝利，中國以參戰勝利國的身份，派遣陸徵祥、王正廷、顧維鈞等代表出席第二年在巴黎召開的歐洲和平會議。當時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要求把德國以前在山東的權利直接交還中國，並要求取消當年被迫承認的「日本二十一條」等。但巴黎和會的結果，英法等國竟一致袒護日本，中國的要求完全失敗。

日本又在會場裡宣布，1918年，就是段祺瑞當政時，中日訂立一個「山東善後協定」，在這個協定之中，中國政府已承認將山東權利讓給日本，使得中國代表十分難堪，乃拒絕簽字並退出和會。當此一消息報回北京政府之後，引起北京一般學生憤慨，又痛恨日本的侵略，痛恨軍閥政府出賣國家，於是指責當時辦理中日交涉的曹汝霖，也就是當時的外交部長、章宗祥（駐日公使）、陸宗輿（前任駐日公使），因為他們幾次擔任與日本的交涉，認為他們是漢奸，1919年5月4日這一天，北京學生舉行示威，搗毀了曹汝霖的住宅，並且毆打章宗祥。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罷課罷市。政府一看群情激昂，被迫將曹汝霖等人免職，以平息人民的憤怒，這

一事件稱為「五四運動」。

筆者之所以贅錄這些往事，並無他意，只是要下一代知道我們的過去，看清敵友，明辨真偽。像許家屯先生在其「世紀的經驗」乙書中說：「二十世紀實在是一個充滿了太多殺戮血腥的世紀，一個人類以空前的魄力和勇氣去探索發展道路，付出億萬生命代價的世紀，一個充滿了戲劇性轉折，希望變絕望、絕望又孕育希望的世紀。自己有幸經過了血與火的歲月，豈能虛度，不將自己的經驗教訓留給後人？」

（第九章完）

-
1. 百團大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由中國共產黨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以下皆以八路軍稱呼）在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間發動的以破壞華北日軍佔領的交通線、礦山為目的的破壞作戰（又稱晉南遊擊戰）。參加作戰的中國軍隊包括八路軍120師、129師和晉察冀軍區與當地民兵。也是八路軍在平型關戰役之後參與較具規模的戰役。戰爭初期戰報統計（第一階段）共達105個團，因此定名為百團大戰。 ←
 2. 《二十一條要求》是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不平等條約，導致了《中日民四條約》的簽訂。二十一條共分為五號，第一號有四條，是關於日本接收山東省內舊德國權利、並擴展築路權、定居權和通商權的要求。第二號的七條內容要求將日本在關東州租借地、南滿鐵路、安奉和吉長鐵路的權益再展期99年，以及日本人在內蒙東部和南滿的開礦、定居、通商權利。第三號有兩條，要求日本獨佔漢陽、大冶、萍鄉的煤鐵事業。第四號要求中國不將沿海口岸和島嶼割讓他國。第五號七條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人擔任軍事和財政顧問，且日本顧問需多於他國顧問的總數。中國員警由中日合辦或聘用日本顧問。中國軍隊所需的軍械器材由日華合辦的軍械廠供應，或向日本採購。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鐵路建造權利交與日本。承認日本在中國各地醫院、寺院、學校的土地所有權，並承認日本的“布教權”。二十一條所有條款並非北洋政府簽訂的最終條款，最後簽訂的是《中日民四條約》。 ←

第十章 黃介正：戰爭與和平



“ 70年後，我們還在處理二戰遺留下來的問題，
包括兩岸的問題、朝鮮半島的問題、釣魚台列

嶼的問題。今天如果要紀念二戰，心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和平，以和平手段解決紛爭，尤其是面對二戰所遺留下來的問題，更不可以考慮用軍事戰爭延續它，解決它。應該以外交談判代替軍事對抗，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才不枉費過去70多年以前，死傷那麼多人民，換來戰爭結束的代價。

”

—— 黃介正

前言：作者在2015年4月與黃介正教授進行的這段專訪，是整個《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過程中拍攝的第一個訪問。專訪特別選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家二戰紀念碑進行，當時正值櫻花盛放的時節。黃介正教授在訪問的空檔，凝視二戰紀念碑上的中緬印戰區字樣，低頭沉思，悼念美中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三軍將士。而二戰紀念碑水池旁牆上的每一顆星星，都代表一位在二戰中殉難的陣亡將士。作者同年7月前往台灣拍攝紀錄片時再次巧遇黃介正教授，他當時也受邀參與7月4日在新竹湖口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戰力展示。

黃介正教授簡介：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碩士及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所長，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安全部資深研究員。黃介正教授的父親黃世忠先生在抗日戰爭中曾轉戰中緬邊境。在國共內戰中曾參加徐蚌會戰。在一江山島戰役中，他是最後一個離開大陳島的軍官。以下是作者與黃介正教授訪問全文：

二戰洗刷中國百年屈辱、收復失土

記者：首先請您從歷史的角度談談二戰結束70週年對台灣以及對中國的意義。

黃介正：二戰結束70週年對台灣而言別具意義。2015年也是馬關條約簽訂120週年。120年前甲午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50年後，二戰勝利、對日抗戰八年結束之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將台灣歸還給中國。二戰結束70週年另外還有兩個特殊的意義，第一，因為這八年抗戰是我們從有民主共和國以來，最大規模、動員物資人力最多、犧牲最慘重，而且是對外的戰爭。過去100多年在中國幾乎都是內戰，大部份時間從軍閥割據到國共內戰，所以這八年抗戰是全體軍民一致對外，獲得最重要的勝利，對於共和國的歷史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從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到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開始，開啟了中國近代百年的屈辱，而這些不平等條約一環一環扣住中國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當中，因為中國全

國軍民奮勇地抵抗日本侵略，獲得了國際的肯定，所以在1943年，各國陸續與中國簽訂平等新約。101年來中國的屈辱，也是因為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對日抗戰，而解除了這百年桎梏。我們不論是就團結一致對外，或是解除不平等條約的角度來看，不論是收復台灣、澎湖這些失土來講，都使得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70週年別具意義。

台灣紀念抗戰 尊重歷史、尊重老兵

記者：現在的北京政府以強國之姿主導抗戰話語權，中華民國在現今的國際局勢下如何傳達自己的聲音？

黃介正：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是當初領導抗戰的政府，但現在的國際局勢使她的角色不易被國際看見。這讓部分人覺得紀念二次大戰在台灣不會受到太多國際的報導。但我個人並不這麼認為。第一，二次大戰勝利後，日本帝國政府和大本營^[1]向盟軍投降，是在美國的密蘇里艦，由麥克阿瑟將軍率領各盟國代表，中國代表是徐永昌上將，在密蘇里艦接受日本的投降。到了9月9日，是日本駐華的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在南京的中央軍官學校大禮堂，向我們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投降，這些史實都不能否認。日本帝國政府和大本營向蔣委員長投降的降書，現在還在台北台灣。抗戰中犧牲的國民革命軍和蔣委員長領導的國軍，將領犧牲的有206位將軍，戰死的軍人有365萬軍人，這些都是國民革命軍，也就是延續到台灣的國軍，這也都是史實。台灣用軟性而有歷史意義的方式紀念抗戰勝利，包括出版月曆和舉辦國際研討會。還有2015年在台灣湖口舉行的展演和閱兵，也和平常不太一樣，我們特別在展演中安排了一個老兵方陣，讓大家向這些曾經參與抗戰的老將士們致敬，同時也公開展出日本向中國投降的降書，並將抗戰期間國民革命軍各大戰區的軍旗全部複製出來，放在現場展示，讓所有參與閱兵的抗戰老兵、抗日名將遺族還有現役將領，讓他們看到自己以前打仗的軍旗，仍然陳列在他們左右，一起回顧歷史。台灣紀念抗戰勝利的主軸是，如果我們能夠尊重歷史，如果我們能讓老兵感覺到他們被尊重，那麼現役軍人的榮譽感自然會提升。我們不是用現代的武器裝備和軍事裝備來展露國家的威望，我們是用向老兵致敬的心情，

來舉行這樣的閱兵和國防展演，和硬性大閱兵的效果不同，也別具一番意義。

同盟作戰的信物 中緬印徽章傳承至今

此外，馬英九政府也特別邀請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陳納德將軍的女兒與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女士到台灣參加紀念活動。我們想展現的是，當時不是只有我們自己抗戰，同時我們也有國際社會的協助。從這一點來看，包括AIT現在在台北的辦事處的軍事聯絡協調組所用的徽章，仍然是當年盟軍中緬印戰區的徽章，上面再加一隻Flying Tiger（飛虎隊的標誌）。這些傳承我們也會繼續下去。



陳納德戴著中緬印戰區臂章



中緬印戰區徽章

兩岸應放下己見 共同紀念抗戰

雖然中國大陸九月份也舉行了一個大型閱兵活動，但台灣是從七七盧溝橋到八一四空軍節，2015年一整年都有一系列的紀念活動，讓國際社會平衡報導。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在當年並不是負責正面戰場，但共產黨的確也有參與抗戰，他們可以有他們表達紀念的方式，但台灣要向全世界說明，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是國民革命軍打的。206位犧牲的將領，其中除了一位是工農紅軍^[2]之外，其他205位都是黃埔軍校的學生。

我要特別強調兩點，第一，抗戰之所以要被紀念，是全國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東南西北，集合起來，對抗外國侵略的一個戰爭。所以海峽兩岸

沒有必要去爭奪抗戰是誰打的，或誰的功勞比較大，因為當年的抗戰是全國軍民一致對外，在共和國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所以北京政府過度貶抑台灣、淡化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軍人的貢獻是沒有意義的，畢竟現在黃埔軍校校址還在台灣高雄的鳳山。我們歡迎所有紀念抗戰的人，大家共同緬懷歷史，追求和平。

緬懷歷史 面對未來

另外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要比較人民解放軍和在台灣的國軍現在孰強孰弱。我們要看到什麼才是未來真正防衛全中國的軍隊。我自己在台灣跟軍校的畢業生講，The world is not enough for you. Taiwan is too small for you. 我告訴台灣的軍校學生，不可以把心都放在台灣小小一個海島防禦，要考慮未來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革，未來中國大陸黨軍關係的改變，考慮中國全體人民追求民主自由政治改革的方向。我告訴他們，不可以把心只放在小小一個島上，而是要去想未來如何防衛整個中國，那樣的胸懷才對得起先期的黃埔學長。我覺得這是教育和觀念的問題。大陸的解放軍也應該要很清楚。軍隊不是一個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軍隊是國家的軍隊，所以未來如何捍衛，要對外而不是對內。中國一兩百年的歷史基本上都是鄰居省打鄰居省。軍閥東北的打華北的，西北的打東南的，我們花費太多時間精力打自己人，我呼籲所有中國軍人，包括在台灣的、在大陸的，不論你是哪個軍校，哪個軍種，重點是不要打自己要打外國人，要捍衛中國，這才是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回想70年前，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共同來保衛中國，這才是我們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最重要的意義。

珍惜和平 勿重蹈覆轍

記者：回顧二戰歷史對現今國際局勢有何意義？如何不讓戰爭重演？

黃介正：全世界現在有很多衝突都是二戰後強國內幕交易所遺留的結果。比如看中東問題不能只看宗教種族衝突，也是看當年強權在戰後的安排。70年前二戰結束之後，我們希望不要再有戰爭所以創造了聯合國，希

望有安全理事會解決人類衝突的問題。但70年後，我們還在處理二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亞洲包括兩岸的問題、朝鮮半島南北的問題、中日台關於釣魚台列嶼的問題，這些都是二戰遺留下來的。今天如果要紀念二戰，心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和平，以和平手段解決人類的紛爭，尤其是面對二戰所遺留下來的問題，更不可以考慮用軍事戰爭延續它，解決它。應該擱置爭議，大家共同商量，以外交談判代替軍事對抗，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才不會枉費過去70多年以前，死傷那麼多人民，換來戰爭結束的代價。只要戰爭發起，所有的人民都是受害者，所有的軍人更是受害者。所以我們在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的時候，要考慮到生命的可貴、戰爭的恐怖，而不要重蹈覆轍。這才是最高的意義。

（第十章完）

-
1. 大本營是甲午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期間大日本帝國陸海軍的最高統帥機關，能夠以大本營命令形式發佈天皇敕命，是直屬於天皇的最高司令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期間都臨時設置了大本營，戰爭結束後即告解散。侵華戰爭爆發後設置的大本營一直存在到太平洋戰爭結束，被同盟國稱為「帝國總司令部」（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
 2. 左權（1905—1942），湖南人。中國共產黨軍事將領。1940年8月，與彭德懷等八路軍領導人一同指揮針對日本軍隊的百團大戰，突破日軍「囚籠政策」，取得巨大戰果。1941年11月，日軍向黃崖洞兵工廠進攻，左權直接指揮總部特務團在黃崖洞展開保衛戰，取得勝利。1942年5月，日軍向太行山區發動大掃蕩，對八路軍總部完成合圍；5月25日，左權率部掩護總部突圍，在山西遼縣的十字嶺戰鬥中，左權被砲彈擊中而陣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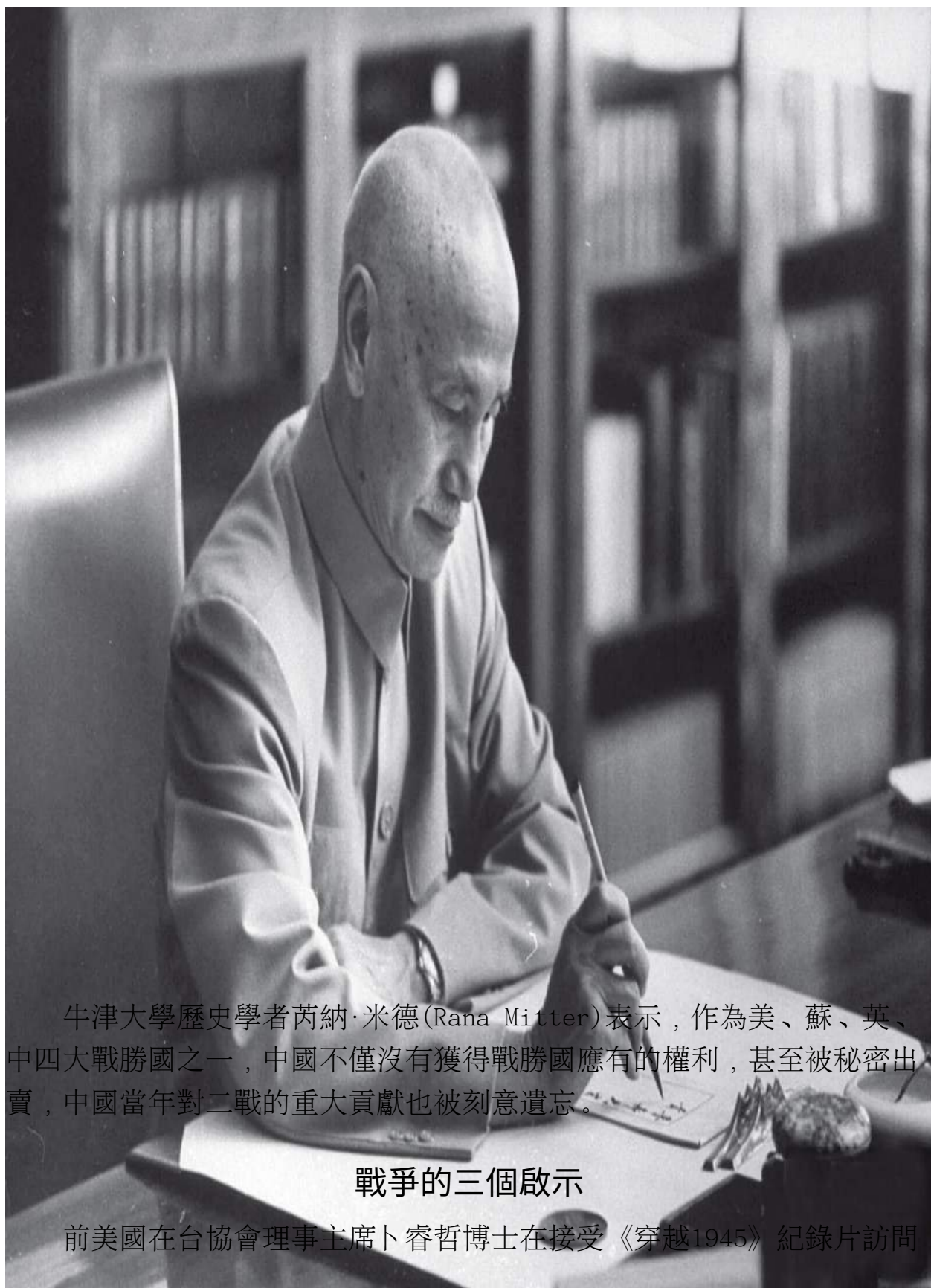
編後語：記取教訓 展望未來

作者在完成《穿越1945》紀錄片之後，深覺八年抗戰與飛虎隊的故事，其實緊扣著美中台關係的過去與未來。《穿越1945訪談紀實》電子書希望通過眾多受訪者不同的觀點，為讀者提供歷史的縱深，或許能為當今矛盾複雜的美中台關係找到一條思考的線索。

八年抗戰與美中台關係

在作者蒐尋史料的過程當中，蔣介石日記上的一段話，令人印象深刻。1943年1月11日，英美兩國與中國簽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取得國際平等地位，晉升四強。

不過蔣介石卻在日記中寫下「中美英俄雖並列四強，其實中國最弱，情勢有如弱者遇拐子、流氓和土霸！須知國家若不求自強，無論為敵為友，皆為俎上之肉，可不戒懼！」



牛津大學歷史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表示，作為美、蘇、英、中四大戰勝國之一，中國不僅沒有獲得戰勝國應有的權利，甚至被秘密出賣，中國當年對二戰的重大貢獻也被刻意遺忘。

戰爭的三個啟示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博士在接受《穿越1945》紀錄片訪問

的時候就在1943年戰期間美中結盟的美英蘇愉快經驗，其實導致戰後兩國彼此都不信任對方。抗他並指出這場戰爭留給世人們的三個教訓為示（意），我們必須瞭解對手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其次，一個國家在發動戰爭前必須清楚知道自己實力的底線；第三個我們需要學到的教訓是，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必須要管好自己的軍隊。」

二戰的遺留問題

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黃介正教授則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全世界現在有很多衝突都是二戰後強國內幕交易所遺留的結果。70年前二戰結束之後，我們希望不要再有戰爭，所以創造了聯合國，希望有安全理事會解決人類衝突的問題。70年後，我們卻還在處理二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亞洲，包括兩岸的問題，朝鮮半島南北的問題，中日台關於釣魚台列嶼的問題，這些都是二戰遺留下來的。」

我特別同意黃介正教授在訪問中所做的結論，他說：「今天如果要紀念二戰，心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平，以和平手段解決人類的紛爭，尤其是面對二戰所遺留的問題，更不可以考慮用軍事戰爭延續他，解決他。應該擱置爭議，大家共同商量，以外交談判代替軍事對抗，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才不枉費70多年以前，死傷那麼多人民，換來戰爭結束的代價。只要戰爭發起，所有的人民都是受害者，所有的軍人更是受害者。所以我們在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時，要考慮到生命的可貴，戰爭的恐怖，而不要重蹈覆轍。這才是最高的意義。」

來不及說的故事

除了記取戰爭的教訓、展望未來之外。在這本書的下冊，作者也特別匯集抗日名將後代對父親的回憶，希望從更人性化的角度，讓讀者體會到無情的戰火對下一代的影響，避免下一場衝突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可能性。

在《穿越1945》紀錄片的後製過程當中，作者90歲的父親突然離世，

有太多的話來不及對父親說，而在紀錄了這麼多抗戰老兵的故事、聽完這些多後代講述對父親的回憶之後，作者自己父親的故事，卻很可惜地，來不及說給大家聽了……

最後，在讀者闖上此書之前，作者想以父親在回憶抗戰歲月時經常哼唱的一首他兒時的歌曲作為結尾，聊表作者對父親的懷念，也將此書獻給我最愛的父親。

《盧溝問答》

永定河為什麼叫盧溝 盧溝橋又是什麼時候
橋有多寬多長多少洞 橋上的石獅子有多少頭 咿呀嗨
永定河水渾叫盧溝 盧溝橋是金朝大定二十七年修
橋有六丈六尺寬 六十六丈長 還有一十一個洞呀
橋上的石獅子有一百八十頭 咿呀嗨
什麼人的遊記寫得好 什麼人題詩老悲秋
什麼時候這兒打了一次仗 只殺得白骨如山水不留
什麼事萬年還遺臭 什麼事才千古美名兒留 咿呀嗨
馬可波羅的遊記寫得好 袁好問 題詩老悲秋
十三年打了一次仗 只殺得白骨如山水不留
自相殘殺萬年還遺臭 只有抗敵救國 才千古美名兒留 咿呀嗨

（全書完）